

史 逸 真 禅

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

诗曰：

魏帝逃禅建法幢，谐臣媚主激忠良。

纵横铁骑人难敌，姪直金銮气莫当。

不肖游田残稼穡，英雄肮脏厉刚肠。

急流勇退真豪杰，乐道逍遥云水乡。

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，酷信佛教，崇尚虚无，长斋断葷，日止一食，轻儒重释，朝政废弛。至天监十六年，诏：宗庙用牲牢，有累冥道，今后皆以面易之。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，遍处建立寺庙。改元大通，舍身同泰寺，群臣以钱亿万赎之。

后贤有诗讥之曰：

梁武不知虚寂道，却于心外觅真禅。

弑君篡国皆甘忍，煦煦求仁奚裨焉？

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五月，敕禁城内造一大寺，名曰妙相寺，极其壮丽宽敞。颁诏天下文武官员，荐举才德兼全高僧二员，为本寺正副主持。消息传入东魏来时，魏主临朝，闻奏梁主建寺招僧，舍身作善一事，暗暗称羨，问侍臣道：“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，也创一个大刹，筑起浮图，召高僧广行法事，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，下亦可祈黎民之福。卿等以为何如？”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：“陛下立此

善愿，上延圣寿，下庇苍生，乃天地仁孝之心也！”魏主大喜，颁诏工部知道，择日兴工。朝内大小官员，见了旨意，尽皆不悦，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。

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，姓高名欢，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，故封王爵，赐袞冕、九锡、剑履上殿。当下众官见了高欢，礼毕，共禀此事。高欢低首无言，沉吟半晌，正与决不下。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，高声禀道：“皇上新登大宝，众心惶惶，正宜澄心窒欲，求贤礼士，宵衣旰食，以副民望，以保金瓯。今乃不明君道，反信异端，建寺筑塔，劳民伤财，甚非治体。主公为朝廷柱石，若不极言谏阻，则社稷险危，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！”众官视之，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。

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，碧眼虬须，状貌魁伟，膂力绝伦。猿臂善射，箭不空发，使一枝方天画戟，无一个对手，能骑劣马，上阵如飞。立性鲠直，临事不苟。妻戈氏，甚相恩爱，早亡，誓不再娶。昔曾随高欢出征，与尔朱世隆大战。高欢兵败，尔朱世隆率军赶来，林时茂匹马截住。世隆部下六员健将：岳铭、程廷锡、王骄、陶钊、尔朱世宁、尔朱敬，一齐来战。林时茂独战六将，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。五将愤怒力追，林时茂又回身一箭，将程廷锡射于马下，翻身又战四将。尔朱世隆在土山，指挥众军重重围裹。林时茂撇了四将，一马奔上土山，势如猛虎之入羊群，无人敢当，被他直杀上山顶。尔朱世隆措手不及，林时茂箭到，早中左足，翻身落马，众将校拼死救出。四将亦不敢恋战，救护主将而去。因此高欢得脱大难。班师之后，重加擢用，升为镇南将军，参赞军务。次后屡建大功，不能尽述。

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，心下大悦，道：“将军所言，甚合孤意！明日早朝，必当面禀皇上。如不听孤言，只索挂冠而去。”众官俱各欢喜，散讫。

次日魏主临轩，百官齐集，有诗为证：

龙烟日暖紫重重，宣政门当玉殿风。

五刻阁前卿相出，下帘声在半天中。

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，朝见已毕。高欢俯伏金阶奏事，魏主令内侍扶起，钦赐坐下，其余宰臣侍立丹墀。高欢道：“臣昨见圣谕，欲建寺筑塔，延召僧众，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？”魏主道：“皇太后年高多恙，朕欲创寺召僧，广修善事，为太后祝寿，以尽人子之心耳。”高欢道：“陛下为皇太后祝寿，此乃尧舜之心。但寿算在天，非释氏所能延；孝道在人，亦非佞佛所能尽。皇上聪明睿智，岂不闻帝王之孝，有虞舜可师，文武可法；布衣之孝，有圣门曾闵，贤士奇莱。皆未尝谄佛修行，以为善事。若夫持斋诵佛，造寺收金，乃异端惑民之术，非圣主所宜留心也。若尊释教以为孝，则舍本而务末矣。”魏主道：“朕闻藏经有云：‘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；往生静土，能超万劫。’又云：‘帝王相继以治天下，皆缘罗汉托生。’可见佛力无边，为三教之首。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，恐非确论。”

高欢道：“陛下身登九五，务要清心寡欲，亲贤远佞，成就圣德。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，以为修善也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，臣请为陛下解之：夫佛氏崇尚虚无，绝灭人伦，悖逆天理，误天下之苍生者也。人禀阴阳之气，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，理所必有。假令尽皈佛法，则灭而不生，人无遗类，成何世界？世俗子女难育，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

夕之命，出乎不得已，谅非其本心也。虽云披缁削发，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？不能遂其所愿，轻则欲火煎熬，忧思病死；甚且逾墙窥隙，贪淫犯法而不之顾。至于佛会之说，其恶尤著：科敛人财，聚集男女，阳为拜佛看经，暗里偷情坏法，伤风败俗，紊乱纲常，莫此为甚。其罪一也。天地生物，以滋养人群，若从释氏戒杀之说，则兽蹄鸟迹，充斥宇宙；鱼虫鳞甲，填满江河，人生又何赖焉？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。坐关实无罪之囚，讲经为聚物之藪。持戒者，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；削发者，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。圣人作为民立教，仕禄于朝，农耕于野，商趋于市，工习于艺，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。惟此缁秃，暖衣饱食，游手好闲，口诵弥陀，心藏荆棘，蠹国害民，又莫此为甚。其罪二也。凡人既脱红尘，以皈净觉，则宜布衣蔬食，随缘而足。今之沙门，贪鄙万状，有如叩头乞食，剃肉点灯，屈膝桥栏，匍匐途路，沿门打坐，送渡求钱，此丧廉失耻，僧而乞丐，以求富者也；书符咒水，请圣参禅，惯分缘簿，善说因果，摇唇鼓舌，此僧而幻术，以求富者也；谈禅说法，塑佛印经，建寺建庵，修桥砌路，此又假公营私，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。至于涉险履危，梯山航海，贱入贵出，贸易开张，能思善算，以罔天下之利，此又僧而商贾者也；更若钻仓掘洞，鼠窃狗偷，据山掳掠，谋财害命，丧心肆恶，此则僧而贼盗者也；又若鬼主神谋，争田夺产，倚官托势，贿赂公行，争讼以求必胜，图谋以期必得，博弈赌钱，酗酒宿娼，逞无厌之欲，以为师徒衣钵计，此则僧而贪婪奸险，持诈力以敌天下者也。僧为世蠹，又莫此为甚。其罪三也。负此三大罪，重佛何为？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，振纲肃纪，崇正辟

邪，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，释教之谬，实所未闻。臣愚戇，冒渎天听，伏乞圣涵。”

魏主闻奏，微笑道：“朕闻相国所言，已洞见缙流之妄，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？往往显灵护国，阐法济民，亦似有益于人世，相国不可不察也。”高欢道：“臣闻上古圣主御世，唯以仁义为重，君臣敦睦于上，人民亲爱于下，故熙皞之治成焉。彼时佛老不尚，何助国济民之有？世祖永平年间，专尚释氏，远近承风，无不佞佛，十数郡中，共有一万三千余寺。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，一路纵火，烧掠殆尽，佛苟有灵，何不显身救护，而使济民利国之身，化为灰烬？可笑世间愚夫愚妇，不辞跋涉艰难，远山烧香，邀福求祥。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，渡海遭风涛之溺，捐躯丧命，悔恨无及。佛若有灵，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？设以此二端，问彼愚人，彼必委之以数。夫既有一定之数，则事佛又何益焉？盖禅教易以惑人者，生前谈果报之因，死后论地狱之苦。富贵而修行，必获来生禄寿；贫穷而敬佛，能消往昔冤愆。女可转男，祸堪为福。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，故谚云：‘谤经毁佛，必堕阿鼻’。立此危言，以愚心志，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，可胜叹哉！固亦有英雄杰士，功成名遂，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，寄迹禅林，游游云水。效子房之辟谷，仿通社之参禅，此明哲以保身，非实崇事于三乘也。陛下万民之主，社稷安危所系，正宜肃纲纪，正百官，承天顺民，创制立法，垂训百世，以为子孙不拔之业。岂可尊奉夷教，劳疲弊之民，靡费脂膏，构无益之寺乎？臣切为陛下不取焉。”魏主大悦，道：“若非相国良言，几被众佞所误。烦卿传示诸臣，朕即缴旨，不复建寺矣。”高欢谢恩出朝。

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：田有思、邬泮，削职为民，永不录用。朝野尽皆相庆，遍处播扬高丞相、林镇南有回天之力。因此，林时茂名扬四海，人人敬仰。止有高欢世子高澄，心下不足，暗成仇隙。

看官，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？原来高澄为人狠毒，性如烈火，酒色财气，博弈游猎，无所不至。侍妾数十，稍不如意，辄致之死。家丁僮仆，打死无算。高欢每每教训，只是纵性不改。极好阿谀奉承，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，投他府中，尽皆收用。这一班人狐假虎威，残虐百姓，远近人民，无不嗟怨。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才能，暗里不服，偏要灭他威风。

忽一日，正逢初夏天气，四月初旬，到处村乡田麦成熟。高澄带领一班棍徒，擎鹰逐犬，击鼓鸣锣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。凡是高山峻岭，无不游遍。哄至一山，名“系舟山”，乃大禹治水时，曾系舟于此。山边有一石如环轴，故名系舟崑。满山树木，遍岭藤蔓，十分险峻。但见：

巍巍万丈，叠叠千层。四围翠柏参天，遍岭苍松蔽日；翠柏上但见猿呼，苍松顶唯闻鹤唳。昏沌沌云封山岫，黑沉沉雾锁山峦。榛棘里虎狼逐队，草丛中狐兔成群。呜呜咽咽，山禽鸣古树高枝；习习潇潇，岚气吐巉岩幽壑。深林蔚秀，从教健翮飞腾；大麓宽平，一任良材驰骋。惊心处，无非水怪山妖；触目间，尽是闲花野草。只见潺湲飞瀑布，屈曲路崢嶸：不闻鸡犬之声，罕见行人之迹。正是：攀藤附葛犹难上，涉险登危路怎行？

却说众人打攒赶上山顶，放鹰逐犬，正打围之间，见一只大白鹿，睡在草内。众人呐喊捕捉，那白鹿失惊跳起来，冲开人，径往山下奔走，真个是疾同鹰隼，快似流星。高澄喝众军士放箭，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，连忙弯弓搭箭，觑亲射去，正中白鹿背上。这鹿带箭负疼，没魂的乱窜，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。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，追得这鹿慌了，一味地乱滚，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，约有一二十亩宽阔。众人哪里肯舍，不顾人田麦，呐喊围将拢来，钢叉、苦竹枪、长刀、大棍并力乱戳，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。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缚扛去，正要抬起，只见一人蓬头跣足，叫苦连天，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。

这人是谁？原来此人姓齐名德，就是本村农夫。正在沙沟里簪蟹，邻近牧童报说此事，慌忙跑来看时，众人兀自未散。见了这景象，不觉心内火生，腮边泪落，捶胸跌脚，痛哭道：“天呀！这几亩田麦，将已成熟，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，全赖此过活。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高澄怒道：“汝是甚人，敢这等撒赖无状！军校们，着实打这厮！”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，一齐动手，却如众虎攒羊，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，面肿血流，横倒地上。高澄还嚷道：“将这厮锁了，送到县衙去！”此时，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，俱忿忿不平，奈是渤海王世子，何等势耀，谁敢向前？只得远远站立观望，互相唧唧道：“没天理！这时候雷公哪里去了？”

正在喧闹之间，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，随着苍头，因往城外访友，打从系舟山前经过，见这伙人喧嚷，问苍头：“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？”苍头打一看时，复道：“高公子领

着军士打一个村夫。”林时茂就下马来，见高澄礼毕，问：“公子为何打这村人？”高澄道：“林将军，你不知道，这狗才无状，不识尊卑，辱言秽骂，因此打这厮。”林时茂又问齐德道：“你这村人，为何不知上下，辱骂高爷？若送官司，罪责不小！”齐德大哭道：“老爷呀，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。”林时茂抬头看时，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，惊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齐德道：“小人满家男女，全靠此田麦过活，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，因捉鹿放马，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。如今麦已成空，又被痛打，不如就死也罢，不然，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！”说罢号啕大哭。

林时茂听说，激得怒气冲天，嚷道：“高公子忒没分晓！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，人若无粮，岂不饿死？他来哭诉，出乎不得已。你们知事的，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，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？忍心害理，不体民情！”高澄骂道：“你这狗职，也与村牛一样。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，是何等样抬举。你得到今日，不思报本，反与村牛分疏，抵触俺，可恶可恶！”众棍徒一齐嚷道：“这是甚么鸟官，敢来触犯公子！”林时茂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，明日对丞相面讲，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，方豁俺胸中之忿！”高澄喝众人：“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军士见说，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，都不敢动手。林时茂发话道：“今日不与你斗嘴，明日早朝后，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！”回头吩咐齐德道：“你且去，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。”齐德磕头道：“深谢老爷恩德！”爬起来一步一跌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。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，漫不为意，一头笑一头骂，也进城中去了。众人领赏散

讫。

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，齐赴会议堂，参见高欢，共议朝政，至巳时皆散。高欢将欲退堂，林时茂向前道：“总参有事禀上主公。”高欢问：“有何事说？”林时茂将高澄打猎，踏坏民田，打伤齐德之情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公子终日游荡，不理正务，淫人妻女，僭人产业，为害不浅。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，引诱公子，无所不为，若是圣上闻知，主公面上须不好看。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，晓谕公子改过，不惟主公之幸，天下亦幸甚矣。”高欢听罢道：“孤已知道，将军请回。”林时茂拜辞自回。

高丞相上轿回府，厅上坐定，唤管门官进来，问：“公子在外，一向作何事业？”管门官道：“公子在府则攻书史，出外则习弓马，并无他事。”高欢怒道：“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，若不直言，先斩汝首！”管门官见丞相发怒，惧怕，只得跪禀说：“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、无赖之徒，终日饮酒作乐，出猎游戏，常打乡村百姓，坏了田中庄稼，吃了人家鸡犬。这些百姓，一来感老爷德政，二来惧老爷法度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街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。此事是实，余者不知。”高欢将管门官喝退，当下怒发冲冠坐大堂上。

午牌时分，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，高欢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，在外做的好事！若非林总参禀知，几被汝所误！”喝令军士：“拿下斩首！”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，众军士不敢不遵，只是将高澄松松缚了，且未动手。早有人报入衙里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，传出堂来：“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。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。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，所生四

子，独爱高澄。当下闻报，惊惶无措，急请高欢劝道：“丞相差矣！父子天性之恩，况儿子不犯军法，何故致之死地？只是训诲一番，教他改过便了。”高欢道：“夫人不知，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，在外生事害民，非止一端，为祸不小。异日干出事来，孤与夫人为他所累。今日若不早除，免致后悔。”言罢，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。娄氏双膝跪下道：“看妾薄面，饶他死罪，但重责这畜生，戒他下次。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，连夜配发远方，无人引诱，便没后患。”

高欢思想一会，道：“夫人请起，孤自有处。”即出堂叫军士：“拿转不肖子来。”开了绑跪下，喝道：“你这畜生，罪不胜诛！且看夫人之面，把你这头权寄在颈，以后再蹈前辙，必然诛戮！今日死罪既饶，活罪不恕！”教军士行杖。众军士跪下道：“公子虽然犯罪，小的们焉敢行刑？”高欢喝散军士，令虞候带进衙里，自打至数十余下，怒气不息。夫人又力劝，方才住手。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，不许足迹出门。当晚升堂，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、相随的棍徒，尽发有司问罪，驱遣刺配。又着虞候赍白银十两，送与齐德。因此，乡村百姓互相传扬，感叹林时茂的恩德。

且说高澄监禁在书房中，闷闷不已，又无一个心腹人在身畔，咬牙切齿，深恨林时茂，痛入骨髓。只待身子挣扎些，决寻畔隙害他性命，方泄此恨。不题。

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，棍徒俱已赶逐，心时暗想：“是我一时路见不平，将此事对丞相说知。这伙凶徒赶逐，却也罢了，只是他父子至亲，高澄虽然被责，日后相合时，必讲谗言，终须有祸。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。”心下踌躇半晌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俺如今妻妾双亡，又

无男女，单只此身，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，罪业深重。今此一计，一者避祸保身，二者消魔解瘴。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，闻知梁武帝最重佛教，不如走入中国，削发为僧，逃灾躲难，免遭暗害。”当下预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，随身衣服包裹停当，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。次日，聚集本衙虞候军士人等，分付道：“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，路途遥远，来往须费月余。若辞丞相，必定羁留不放。俺今不辞而去，汝众人须要谨慎，各守执事，如丞相爷差人问时，有书一封，着个精细的去呈上，自然明白，不可有误。”分付毕，即改换衣妆，扮做道人模样，令一苍头向上，挑了行囊，一主一仆，悄悄离家，出了城门，径望东南而进。

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，再表往事。梁朝建康城外，有一村民，姓钟名子远，娶妻朱氏，两口儿极是好善，年至四十余，并无子嗣。典田卖地，斋僧塑佛，不吝施舍，愿求子息接续香火。梁武帝晋通二年，朱氏忽作一梦，梦一猛虎入宅，因而有孕。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，产下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奇俊，人人称羨可爱，就取名叫做爱儿。年至七岁，聪明乖巧，无所不知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只是稟弱多病。一日，钟子远在家无事，与朱氏商议道：“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，求神拜佛，生得这个儿子，虽然聪明，却是常有疾病，未知养得成人否？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，以此多恙。闻得过继在外，改姓易名，便养得大。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，不但他有所倚靠，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，死亦瞑目。未知你心下何如？”朱氏道：“儿子是你生的，由你主张。但是千难万难，止得这点骨血，如今送他出家，心下一时怎地割舍？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，

庶可度日；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，朝捶暮打，教我如何放心得下？”子远道：“浑家，你的言语也说得是，且不必性急，慢慢地打听，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，送与他便了。若无好的，且留在身边，另作区处。”

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，子远夫妇商议之后，未及半月，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。将及巳牌，朱氏闭上门，正要到厨房内整治午膳，只听得有人敲门，朱氏笑道：“老人家终不耐饥，出门不多时，就回来吃午饭了。”走出来开门看时，原来不是丈夫，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。朱氏看那长老时，生得：

眉长耳大，体健神清。手持小磬，项挂数珠。身穿一领不新不旧褊衫，脚着一双半黑半黄僧履。却似阿傩降世，犹如弥勒临凡。

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，姓阎，法名智觉，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。这长老合掌向前，叫一声：“施主，问讯了。”朱氏连忙回礼道：“师父请坐。”智觉坐下，击动小磬，诵了数卷经，念了几句咒，吃了茶，问道：“钟檀越哪里去了？”朱氏答道：“他去地上种菜，还未回来。”智觉又问道：“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？”朱氏道：“依托三宝庇佑，遣日而已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笑声渐近，却是爱儿读书回来，对和尚唱个诺。智觉回礼道：“好位小官，回来吃午饭了？”爱儿道：“师父猜得着。”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，猛失声道：“咳咳，可惜！”朱氏问道：“师父为何叹惜？”智觉道：“施主莫怪，贫僧有一句话，不好出口，怕施主见责。”朱氏道：“师父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智觉道：“令郎相貌甚清，只

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，此为孤相，若在俗门中，恐无受用，又且寿夭。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，但恐施主见怪。故此失声叹惜。”朱氏道：“多承师父好意，指示迷途，焉敢见怪？”正说话间，钟子远回来了。智觉即起身问讯，袖米相别而去。

子远吃饭毕，依旧往地上种作，直至天晚方回。临睡时，问浑家道：“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？”朱氏道：“并无有人，有一事说起，倒也凑巧。”子远道：“甚事凑巧？”朱氏道：“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，把爱儿相了半晌，蓦然叹道：‘可惜！’我问他为何叹惜，他说：‘好一位清秀贤郎，只嫌额角上多了华盖骨，大抵寿少，恐无受用。贫僧有个好方子救他，只是怕怪难说。’我正欲问时，你却回了，隔断了话头，他就相别去了。察他的念头，想是要爱儿出家的意思。我正欲与你议此一事如何。”子远道：“这机会却也凑巧，我前日与你商议，正没个好师父出家，倒将这位长者忘记了。浑家，你不知，这智觉是个笃实老成的长老，况且寺又临近，不如选个吉日，送爱儿与他为徒孙绝好。”夫妻二人商量停当。

次日清早，钟子远径行圆慧寺中来，进了山门，只见殿门半开半掩，静悄悄并没个人影，子远咳嗽一声，也不见有人答应。子远就在佛殿门槛上坐了一会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和尚着实快活，日高三丈，尚兀自安睡未起。”正想之间，猛听得咚的一声响，子远吃了一惊。也是机缘辐辏，遇着响这一下。

正是：

有意种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毕竟响的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

诗曰：

削发披缁作野僧，止因多病入空门。

无缘歌舞三更月，有人修持一卷经。

诵梵罢时知觉路，参禅静里悟无生。

偶逢武帝求贤诏，引向金銮面圣君。

话说钟子远听到伽蓝案前一声响，急抬头看时，见一个老鼠在琉璃上偷油，见了人跳将下来，不偏不斜，却好跳在签筒上，将签筒扑倒，响这一声。子远思量道：“这寺里伽蓝，甚有灵感，不如将这事求一签，问爱儿出家，日后成得功否。”就跪在伽蓝案前通诚，求一灵签，以卜凶吉，求得第二十四签。子远看时，签上四句诗道：

枯木逢春月至秋，他乡遇故喜相投。

求名问利虽成就，未若禅林更好修。

子远看了诗，正合其意，甚是欢喜，坐在门槛上念诵。只听得有人叫一声：“钟施主，为何大侵早到我敝寺中闲坐？口里念些什么？”子远回头看时，却是管园的矮道人。子远慌忙起身道：“阿公，要见你阎长老说话，有烦转达。”矮道人笑道：“我去。”即忙进去。不移时，阎长老出来，迎子远到方丈里坐下。智觉问道：“钟老丈，久矣不到敝寺中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子远道：“小子不为别事，就

是师父昨日到舍诵经，相小儿无寿，说有什么计较可救。今日特造宝刹求教。”智觉道：“一向看令郎容貌，是一孤相，在俗门中，惟恐寿薄；若入空门为僧，必成正果，又且可以延寿，这便是救他的方子。虽如此说，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舍。”

子远道：“小子正为这事而来。适间问伽蓝求一签在此，请看一看。”智觉看罢道：“不必说了，这一签是上吉的，只怕施主心下恍惚，若出家时，必有收成结果。”子远道：“有何恍惚！既承师父美意，肯收留小儿，即选吉日送来。”智觉道：“施主，再要和你令正商议，不可造次。待贫僧拣一个空亡日子，办些盒礼过来，请令郎出家，方是道理。”子远道：“这也不消了，亦不必和贱荆计议，师父拣定日期，小子送来便是。”子远茶罢，起身告别而回，一一与浑家说了。过了数日，智觉着行童送柬帖到子远家里来，说道：“本月十二日，是华盖空亡日子，果肯不弃此日，圆成更好。”

话不絮烦，真个是光阴迅速，倏然又是十二日到了。这智觉长老，着道人挑些盒礼送来，不过是蔬菜点心之类。子远即央贴邻当里长的孔爱泉，写一张将子情愿舍身出家文契，叫：“爱儿，过来，别了娘，送你到寺中快活去。”这爱儿对朱氏唱了一个喏，叫声：“娘，我去呀。”只见两泪交流，不忍离别。朱氏放声哭将起来，道：“我儿，不是我做娘的心毒，只为你多灾多病，我爹娘命里招不得你，不得已送你出家。从此去，切要向上学好，勤谨听教训，不比在父母身边撒娇。”说罢，悲咽不胜。子远亦垂泪道：“爱儿呵，寺若远时，也不舍得你去了。今幸喜寺院邻近，阎住持

老师又且纯厚，你去决然快活，不必苦切。”可怜母子二人，牵衣难舍，连这道人邻舍亦各垂泪，免不得拭泪而别。

子远携了爱儿手，往寺中来。这智觉和尚出来迎接，到方丈坐下。子远将文契双手奉与智觉，智觉看了，收入袖中。吃茶已罢，即办斋供佛，子远叫爱儿先参拜佛像，次拜师父，凡寺中和尚俱各相见。行礼毕，长老取法名，唤作守净，众人坐下吃斋，斋罢，子远在寺里东西两廊，前后佛殿，闲玩到晚。斋毕，又嘱咐了爱儿几句方回。

闲话不题，且说这钟守净自到圆慧寺出家之后，真是缘会，精神倍长，灾病都除。智觉请师训读，果然颖悟异常，记作两绝。年近十四，经典咒忏，念诵乐器，无不精妙，更兼性耽诗画，善于写作。寺中和尚四五十众，尽皆敬服，智觉长老甚是爱惜。年至十六岁，长老与他讨度牒披剃为僧。好一个清秀俊俏的和尚，凡是宦门富室之家有佛事者，请得钟守净去，方才欢喜。自王孙公子，以至骚人墨客，无不往来交游。

说这金陵城里有一公子，姓谢，名循，乃是有名才子。其父谢举，现任梁朝左仆射之职，武帝甚相亲信，为人醇厚，家资巨富。这公子谢循，酷好诗画，与钟守净文墨往来，情义稠密。闻得妙相寺工程已完，朝廷颁诏，要文武官举荐和尚为寺中住持，谢循意欲父亲荐举这守净与天子，无便可说。一日，谢举晚朝回来，父子二人饮酒，说话间，公子问道：“爹爹在朝，曾有什么新闻否？”谢举道：“朝内别无甚事，当今圣上，酷信佛法，最重的是沙门。如今城中新创这妙相寺，不知用了多少钱粮，靡费太甚。又诏众官举荐两个有才德的和尚，为此寺住持。朝中外郡诸臣，至今未有

所举。我寻思：这城内城外，庵庙寺院僧人，哪得个出类拔萃有才德者？只这件新闻，心下踌躇未定。”

谢循道：“儿子也闻知这件事沸沸的说。儿子有一个相识的和尚，经典咒忏，件件皆精；琴棋书画，般般皆妙。况兼除荤戒酒，性格温柔，举止诚实。这长老可荐得与圣上么？”谢举道：“依汝所说，这和尚果然如此，尽可去得。你且说他姓甚名谁，在何寺挂搭？”谢循道：“这和尚名姓，爹爹多斗也尝闻得，就是圆慧寺姓钟的年少长老。”谢举道：“莫非是钟守净么？”谢循道：“正是此僧。”谢举点头道：“我倒失忘了。只怕他年幼，未必老成，待明日早朝面奏定夺。”二人晚膳毕，歇息了。

次早五更，谢仆射起来梳洗，穿了朝服，到朝房内来，只见纷纷文武官员齐集早朝。但见：

山河扶绣户，日月近雕梁。虬漏初停，绛帟鸡人报晓；鸣鞭甫动，黄门阁使传宣。太极殿钟鼓齐鸣，长乐宫笙簧竞奏。黄金炉内，游丝袅袅喷龙涎；白玉阶前，仙乐铿铿和凤管。九龙座飘飘渺渺，红云里拖尾扇掩映赭黄袍；五凤楼济济锵锵，紫雾中獬豸冠厮配红珠履。侍御宫娥袅娜，谨身内监端详。两班文武肃威仪，一国君王垂袞冕。左列着紫袍玉带，世官世禄，果然大老元臣；右立的翠绶金章，铁券丹书，端的皇亲国戚。苍髯阁老，公公正正，调和鼎鼐理阴阳；铁面台官，是是非非，培植纲常行赏罚。纠弹的绣衣御史，专飞白简之霜；匡弼的骨鲠谏坦，惯作青蒲之状。挥毫草诏，操象管潇潇洒洒，翰林学士，卖弄着山斗文章；挂甲顶盔，执金瓜狰狰犴犴，镇殿将军，妆点出貔貅气象。羽林卫

军容严肃，旌旗影里剑光寒；神策军队伍整齐，戈戟丛中彪体壮。班部中叮叮当当玉佩响，品臣执笏觐天颜；驾队里翩翩跹跹袍袖动，忠宰扬尘呼万岁。这正是：九重宫阙开阊阖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只听得净鞭三响，文武两班山呼舞蹈已毕，帘内中贵官喝道：“众臣有事早奏，无事退班。”忽见文臣班内左仆射谢举，执简当胸，俯伏启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今有妙相寺工程完毕，臣等奉诏，荐举两员才德兼全之僧为正副住持。臣访得圆慧寺中一僧，姓钟，法名守净，戒行清高，立心诚实，禅宗透入，玄微密谛，悉窥精蕴，才德俱优。此僧可充寺中住持之职。未敢擅便，伏乞圣裁。”武帝道：“朕方传访名僧，未得其人，今卿所荐不虚，可速召来面朕。”即着中书官写诏，就差谢举为使。

谢举谢恩，领旨出朝，差虞候飞马先到城外圆慧寺中通报，然后上马到寺中来，只见寺门前悬花结彩，众和尚击鼓鸣钟，请仆射下马，迎进山门，径入佛殿，看的人拥满寺前。钟守净忙排香案，领众僧一齐俯伏。谢仆射开读诏书，诏曰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‘释教宏开，爰启三途之苦；佛门广大，聿除八难之灾。登一世于春台，跻四生于仁寿。招提既建，国家之福德无边；慧照日新，佛教之法轮常转。唯尔左仆射谢举所荐圆慧寺沙门钟守净，秉性圆明，不失本来面目；操功清静，能培夙世根基。神定而戒行精严，律明而禅机透悟。在朕素为渴想，唯师一指迷途。兹即差谢举为使，前来礼请入朝，匡朕不逮，诏书到日，主者奉行，即速趋朝，毋违朕命。大通十二年七月日诏。’”

读诏已罢，钟守净和众僧山呼谢恩已毕，款留谢仆射素

斋。谢举道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圣上临轩以待，长老同下官就行。”钟守净穿了袈裟，慌忙上马，同仆射进朝。谢举先入朝内奏道：“臣奉圣旨，召圆慧寺僧人钟守净，已在朝门外候旨。”武帝传旨：“宣上殿来。”黄门官引钟守净直进殿上，武帝举目看时，果然好一个少年俊秀沙门。

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头顶五山绣帽，身披百衲禅衣。飘飘俊逸美丰姿，罗汉端然再世。红晕桃花两颊，青分柳叶双眉。儒门应自步云梯，何事招提栖止？

钟守净山呼朝拜已罢，武帝道：“朕今新构妙相寺，每听政暇时，欲到寺中谈经说法，参禅礼佛，以求正果，免堕轮回。特抡一位才德拔萃之僧，引归正觉。适间仆射谢举盛称贤卿才德，朕欲面受教益。况朕皈依佛教已久，经典之义，颇知大略，但不识释门真诠，果以何者为先。卿可细剖，以开朕茅塞。”钟守净俯伏金阶，正欲开谈启奏。武帝道：“卿开讲佛法，安可轻褻？”敕赐锦墩坐下。

钟守净谢恩，右首侧边坐了，奏道：“夫佛者，寂灭之道也。诸经典千言万语，只是教人守其灵明，忽使物欲迷障。所谓寂者，澄然清静；灭者，冥然浑化。人能守其初心，不为物欲所蔽，则心静神清，依然本来面目，不惟可以延龄，抑且圆寂时魂凝魄结，圆陀陀正觉菩提，自然登于彼岸。此寂灭二字之正果也。人能解得此意，然后持斋布施，诵佛看经，方有功德。不然，佛灯不照，不过是糟粕而已，何与于正觉哉？”武帝道：“卿言深透禅机，使朕豁然省悟。谢仆射荐举得人矣！”令光禄寺大排蔬筵，着谢仆射陪宴。斋毕，谢恩退朝。

次日早朝，谢举又率钟守净进朝候旨，武帝御笔亲封钟守净为僧纲司都法主、妙相寺正住持、宏仁阐教大师，一概寺院僧人俱受节制。钦赐锦绣袈裟一件、九宝僧冠一顶、锡杖云鞋，又赐近城良田二百顷以为斋供，外赐御轿一乘。差中贵官八员：两人持幢幡，两人捧僧纲司都法主妙相寺正住持印匣，两人赍敕诰，一人捧御烛，一人捧御香。其余细乐金鼓旗帐何止百余人，前呼后拥，送至妙相寺来。钟守净下了轿，进入大雄宝殿，参佛已毕，望阙谢身。本寺僧众和道人行者撞钟击鼓，俱来参见。钟守净一一礼毕，厚赠中贵还朝复旨，以下乐人轿夫等，俱各赏赐，不必细说。

原来这钟和尚素有望望，因此妙相寺中僧众俱无他议，虽有些器量窄狭，众人也只道佛家当如此俭啬，况又是天子钦差来的，寺里人不必说服他管辖，即公侯将相、国戚皇亲，俱各敬重往来。自钟守净进寺之后，天子时常驾临，说法谈经，参禅打坐。哄动了远近僧俗士女，都来听经，参见活佛，俱各载米赍钱，远来布施。烧香的人，隆寒盛暑，络绎不绝。施舍的钱财米麦，不可胜计，真个是富堪敌国。不要说钟住持受用过于国戚王亲，便是钟子远夫妻二人享用，也极其丰足。子远常对浑家说：“也不枉了教儿子出家一场！”此时，村民俗子看了钟守净的样子，个个羡慕为僧，天下习以成风，出家者甚众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林时茂主仆二人，自从离家避难，行了数日，不觉已到沁州沁阳驿地界了。看看天晚，过了绵山，投一村店安息。苍头放下行李，向厨下炊饭，林时茂客房暂睡。苍头正炊饭间，有一个老者，也在那里烧火，坐于灶下，将苍头不转睛的窥觑。苍头见了，心下疑惑，问道：“老丈为何瞧着

小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看兄有些面善。兄莫非在太原府中来的么？”苍头道：“我正在太原阳曲县内住。”老者又道：“兄尊姓？”苍头道：“在下姓林，住升仙院前。”老者思想了一会，嚷道：“我想着，兄莫非是林将军尊使么？”苍头道：“是也，老丈何以相认？”那老者欢喜道：“我当初在高丞相麾下犯罪，辕门临斩时，你拿酒饭与我吃，至今不忘。为何至此？”苍头道：“老丈莫不就是杜旗牌么？”老者笑道：“然也。”原来这老者姓杜，名悦，绰号石将军，因他有些膂力，颇通武艺，投在皇亲王驍骑麾下为旗牌官。因随高欢出征，失机当斩，亏林时茂一力救解，免死充军。在边塞上十余年，逢赦回乡，不期在村店相遇。

当下杜悦问道：“你家老爷好么？”苍头道：“如旧。现今要远出，访什么亲戚，唤我跟随出来。想是途路辛苦，身体困倦，睡在客房里，等我炊饭吃哩。”杜悦道：“爷爷，你便早些说也好！隔了十余年，不想恩人在这里相会！”跳起身就往客房里来，口里叫道：“林爷在那厢？”林时茂问道：“是什么人叫？且低声。”这杜悦走到床前跪下，道：“老恩主，小人受了莫大之恩，未得衔结之报，讵料今日在此相会！”说罢，纳头就拜。林时茂起身道：“老丈请起，素不相认，何劳重礼？”杜悦拜罢起来道：“老爷，你可记得十年前失机的杜悦么？”林时茂惊道：“你即是杜旗牌，当时俺救了你性命，免死出配边方，何以至此？”杜悦道：“一言难尽！恩主请睡，待小人去沽壶村酒来，酌一杯，以表孝心，慢慢的告禀。”即出房门，问店家讨一个酒瓶儿，径往市上去沽酒。

不多时，提了一瓶酒，买了几味肴馔回店，叫苍头烫起

酒来，就在客房里桌上摆下肴馔，请林时茂上面坐了，杜悦侍陪。两个吃了数杯，林时茂道：“公在边塞受尽风霜，俺时常挂念，今日得赦还乡，万千之喜！”杜悦答道：“小人自从老爷救拔之后，即往边上，一路历尽多少艰难苦楚，不可胜言。今得赦回故土，依栖着一个故友过活，因他借些资本与这店家左右乡民，时常令小人来收些帐目，不意得遇恩主。小人得获残生，实赖老爷再造之德，小人虽粉骨碎身，不足以报万一！”说罢，又吃几杯。

杜悦道：“老爷如今欲往何处访亲？”林时茂道：“俺非是访亲，因有一腔心事，难对人言，今与公谈，谅不泄漏。”将高澄打猎害民被父责罚的事情，备细说了一遍，“俺如今意欲走入梁园，削发为僧，潜身远害，故此全真打扮，以辞故国。”杜悦道：“老爷一生忠孝，真乃豪杰丈夫，若入菩提，必归正道！正是知几避害，明哲保身，出人头地之处，有何不可。只是一件，老爷这般打扮，虽似道家，但这些英雄气概，毕竟是一个将门模样，未免被人识破。况且又无文凭路引，梁魏两地，关隘防闲甚紧，惟恐有阻，难以过去。老爷有心出家，不如就在这里近处寺院，削发为僧，讨了度牒，消停几时，然后往梁国去，岂不美哉？”

林时茂道：“此论甚高！但这里近处寺院大概厮认者甚多，或看破时，反为不美。怎地得一偏僻幽静的寺院方好？”杜悦一面劝酒，笑道：“小人有一亲弟，自幼出家，在泽州析城山成汤庙侧首问月庵内为僧。这庵甚是僻静，此去却是顺路，数日可到。自小人问军之后，彼此并无消息。明日小人就陪老爷同去那里访问，一来为老爷大事，二来就探望舍弟一遭。倘遇缘在时，就彼削发披剃，甚为便也。”

林时茂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情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叫苍头收拾杯盘，同榻抵足而睡。

次日，三人鸡鸣起来，别了店主，一同往东。随路而进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，已到泽州析城山下问月庵前。林时茂举目看时，真个好一座清幽庵院，但见：

松篁交翠，湾一带流水小桥；殿角巍峨，显几处钟楼古刹。门临山岫，隔溪每听野猿啼；址靠岗峦，绝顶时惊斑虎啸。伽蓝殿树悬薜荔，梵王宫炉喷旃檀。两廊彩笔画菩提，倒座观音随龙女。经翻贝叶，禅床老纳响金铃；花供优昙，精舍沙弥称佛号。果然景致清幽，须信一尘不到。不闻贵客来相访，惟有僧敲月下门。

当下三人径进山门，只见金刚殿上，有一个小头陀扫地，杜悦问道：“小沙弥，动问一声，宝庵有一位永清长老，可在么？”小头陀道：“永清长老在禅房里打坐。”三人听说，不胜之喜。杜悦道：“相烦你通报一声，说是一个姓杜的弟兄特来相访。”小头陀丢了扫帚，忙进禅房通报。这永清长老听得，即忙出来迎接，见了亲兄杜悦，十分欢喜，笑颜可掬，请二人进禅堂内相见。

礼罢坐下，兄弟间别十余年，一旦相会，免不得叙些寒温，说些离别相念之意。当下永清长老分付办斋管待，问杜悦道：“这一位道者是谁，与兄同来光顾？”杜悦道：“我正是这道者特来见贤弟，这就是高丞相部下镇南大将军林爷。”永清长老慌忙起身稽首，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”问道：“林爷正好享福，为何这般打扮，做云游的模样？”杜悦即将林时茂出家情由细说一遍，永清长老道：“原来林爷为这个缘因。即要出家，贫僧敝庵极是僻静，人迹罕到，况贫僧

还有几张空头度牒，抄化文凭路引。待明日早晨，替林爷斋佛削发便了。”林时茂拱手称谢。当日晚斋已罢。各自这歇。次日，永清长老办斋供佛，看经诵咒，林时茂跪在佛前摩顶受戒，削发已毕，长老代取法名，名为太空，别号澹然。即将空头度牒一张填上法名，又有抄化文凭路引，俱付予林澹然收了。

在庵盘桓了旬余，林澹然思欲投梁，即便告行，永清长老弟兄二人苦苦留住。又过了数日，林澹然辞长老坚执要行，永清长老和杜悦款留不住，只得办斋送行。永清长老捧出一条熟铜打成的禅仗、一领绛色褊衫、一顶纯棉头搭、一个金漆钵盂，笑嘻嘻道：“这条杖子，却也古怪：两月前，有一禅和子，长眉赤脚，来此挂搭斋供，临去时道：‘无以为谢，愿留此物。’贫僧再三不肯受。他道：‘权且收下，日后可转法轮，施与一个盖世英雄、佛家领袖。’不想今日却好遇着尊驾，正是法缘，伏乞笑留。”林澹然收了，稽首称谢。杜悦又赠白金二十两，以为路费。林澹然道：“老师所赐，小僧不敢不领；老丈之赠，决不敢领。既已出家，要此何用？”杜悦道：“些须之物，不足以报大恩，聊为路途薪水之助。”林澹然坚辞不受。杜悦亦不敢强，道：“即然不收薄礼，小人相送一程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如此足感厚意。”当下拜辞永清长老，林澹然道：“日后得有进步，必不忘吾师大德！”永清送出山门，稽首而别。

林澹然同杜悦苍头三人一齐取路行了一日，投店歇了。次日，行至河内地方万善镇前，三人腹中有些饿了，见一村店，酒旗招贴，三人进店里坐下，叫酒保拿酒来。这酒保烫热两壶酒，铺下些鱼肉菜蔬，二人正吃之间，杜悦忽然泪

下。林澹然道：“杜公为何垂泪？”杜悦道：“小人非为他事悲伤。一来今日与恩主拜别，老朽年近七旬，风中之烛，朝不保暮，不知与恩主还有相见之日否？二来老朽只有一子，名成治，颇读兵书，亦通武艺，自我未犯罪之前，令他去梁国投母舅麾下，图一个进身。谁知去后，杳无音信，十余年不见一面，未知存亡若何，常怀悒郁。有此二事系心，所以惨切。”

林澹然道：“俺为僧道的，云游四海，与你虽然暂别，也有相逢日子。便是令郎，远投令舅，精通兵法，必不落于人后。但不知令舅尊姓大名，目今为梁朝什么官职？”杜悦道：“妻弟姓傅，名恂，向来闻得人说守边有功，官为总兵统制，镇守南陵郡，管辖十三州四十五县军民。到梁朝问时，便知端的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既如此，老丈不必惨切，快修书一封，待俺带去，慢慢访问令郎消息。若遇得机会送书与他，必然回来父子相会。”

杜悦拭泪称谢，即借店主笔砚，写了书，封固已毕，递与林澹然。澹然收了，道：“古人云：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承君相送，已是数日，足见厚情！就此告别，再图后会。”杜悦算还酒钱，苍头挑着行李，驮了禅杖，三人走出店门。行至三岔路口，杜悦道：“今此一别，实觉心中恋恋不舍，未知何日再相会也！”林澹然道：“君今年老，不可忧郁，以伤天和。相会有期，即此告辞。”二人垂泪而别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高欢一连数日不见林时茂来参，心下疑惑，差值日虞候往参府衙门查问。此时，参府军士一同虞候进高丞相府中回话，呈上文书。高欢拆开，放在案上细细展看，书云：“部下末将林时茂薰沐叩首状上大恩主明公大王

麾下：窃以茂乃一介征夫，常蒙国土之遇；区区武弁，更叨提拔之私。学不谙于韬铃，身不通乎谋略，常怀垂辔之情，未效衔环之报。数茂之罪，擢发难穷；王之恩，粉身莫罄。兹者，茂有眷属，系瓜葛之至亲远外遐方，叹鳞鸿之久绝。欲行一心探访，敢惜半载途遥？意欲叩别军门，恐妨静摄；遽尔潜离政府，罪律难逃。惟恩主大德海涵，使茂感恩岳重！冒死状上，统冀垂怜，回首故乡，可胜眷恋。年月日部下沐恩小将林时茂状稟。”

高欢看毕，失惊道：“林总参去访甚亲，为何有数月路程？汝等可知道么？”军士道：“参爷临行，只说这亲住得穹远，不曾说什么地方去处，小的们故此不知。”高欢发付军士去了，暗中思忖：“林镇南是个知己烈士，虑那畜生寻他衅隙，故此不辞而去。可惜没了一员智勇足备的大将！”心下郁郁不乐。部下将士一齐禀说：“林镇南此去，多分投于梁国。我这里军情虚实，他尽知之，况他智略过人，勇力盖世，若为梁朝所用，异日为患不小。丞相可速差精骑追赶转来，免生后患。”高欢道：“汝等不知：这林时茂为将，随孤多年，遇战敢前，有功不伐，立性梗直。想他此去，不过是知几隐遁而已，焉肯事二主，以为不忠之人？尔等毋得多言，孤自有处。”众人无言而散。次日早朝，高欢将林时茂辞官探亲之事，面奏魏主。不题。

却说林澹然与杜悦分别之后，同苍头向上，往东南进发，迤邐行了数日，一路无话。看看走近梁魏交界地面，到晚投饭店安歇。次早，苍头正欲挑担出门，林澹然道：“向上，慢着，俺句话与你说。自你随俺以来，勤谨老实，众仆之中，不能如你，俺故带你出来。如今俺已为僧，况前面是

梁朝地界，出家人仆从同行，甚为不便，今日与你分手，拿这行囊过来。”苍头双手递过皮匣，林澹然取出两封散碎银两藏了，次后只取禅杖钵盂褊衫便服，余者金银财物尽数交与苍头，道：“不是俺今日无情撇你，只是俺既跳出红尘，便要云游天下。自此之后，你当随便拣一个好去处，将此财物买些田产，自耕自种，足以养老终身，不必计念俺了。”

向上听罢，拜倒地上，放声痛哭道：“小人自从老爷收录之后，养育深恩，未尝忘报，今日又赐小人许多财物。老爷今日孤身外出，野店风霜，路途劳苦，正当小人跟随服侍，虽使上天入地，粉骨碎身，死而无怨！何故老爷今日不用？小人毕竟还要随老爷同去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主意已定，何必多言。就此分路，不须啼哭。只是前途谨慎平安，俺亦放心得下。”说罢，手持禅杖钵盂，背驮包裹，出门欲走。这苍头苦痛难禁，赶出门外，拖住林澹然衣服，跪在地下悲哭，不忍分手。林澹然含泪，假意发起怒来，喝道：“可恶这厮胡缠！”向上只得在地上拜了几拜，起身挑担，滴泪往西而去。

林澹然独自一人到武津关口，即是战国昭关，伍员适陈处也。守关吏见是个游方僧人，也不甚盘诘，况林澹然又有度牒抄化文凭路引，大落落地径闯进关里，就关口饭店坐下，叫店主办饭来。店内后生即忙铺下蔬饭。林澹然吃饭之间，问店主人：“贵境到建康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店主道：“敝地到京师尚有千里之程，只是有些阻碍，惟恐难行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浪荡乾坤，怎么难去？”店主道：“我说起来，委实惊心。”澹然骇异。

正是：

乌鸦与喜鹊同鸣，吉凶事全然未晓。
不知店主人说出甚地艰阻的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

诗曰：

古道荒凉人影绝，红颜土穴遭磨折。
天生侠士逞神威，叱咤一声妖兽灭。
贤良县宰能鉴别，荐引双双朝凤阙。
声名远播鬼神钦，千载流芳林俊杰。

话说林澹然在店中欲往京师，问店主人路程，店主道：“建康有千里之遥。但此去百余里，地名嵇山，乃睢阳地面，向来太平。不知怎生今日出一野人，虎头熊掌，身长丈余，专一吃人。本府太守差猎户士兵，山前山后，日夜用心剿捕，后被他伤损多人。因此行人难过，都大宽转往别路走了。若过得此山，一路平坦，直到建康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不信此畜有这般利害。”店主道：“师父有所不知：这野人口边露八个獠牙，长三五寸；一双臂膊，一丈有余；那十个指头，就如钢钩一般，利似霜锋；腿上粗毛，硬如针刺。跳一跳有三四丈远，浑身黑肉似镔铁打成，刀箭不能入，人若撞见，就骑着快马也难逃脱。一手揪来，先抠眼珠，次剜胸膛，吃了心肺，然后受用四肢身首哩。纵是八臂哪咤，也近他不得，师父若去时，早晚且不可行，直待午牌前后，等有伙伴，聚集了数十人，方可去得。”

林澹然道：“多承指教。但俺出家人，一心以救人除害

为念。前途有此妖畜，若不驱除，怎显得慈悲救物之意？除他不得，死而无怨！不知这畜巢穴在于何处，哪里是他出入路径？”店主道：“我一向听得人传说，在稽山正南路上一座土地庙里藏身。庙前是走路，庙后是一条阔溪，东南两边都是山村。东边还有几村百姓，西首人民都被他吃得慌，搬移别处去了。师父若要去，切须谨慎。今日天色将晚，且就荒店暂宿，明早起程罢。”林澹然称谢，就在店中歇了。

次早，算还饭钱，辞别了店主。澹然初入梁国，路径不熟，只望大路而走，一路无话。至第三日午牌时分，看看走到嵇山，并不见一个行人，远远望见正南路口一座古庙，果然寂静，甚是荒凉。趑步上前看时，但见：

屋宇皆倾坏，门窗四下空。雕梁尘满积，画壁已通风。乱草生阶道，啾啾吟砌蛩。神厨无顶板，案桌没签筒。左廊悬破鼓，右庑缺鸣钟。土地脱须发，夫人腿脸红。判官靠壁北，小鬼拄门东。烛台堆鼠粪，炉内可栽葱。屋檐珠网丝，瓦片似飘蓬。萧条真惨切，四顾绝人踪。

林澹然将包裹除下，和禅杖放在土地神座前，对土地稽首。将包裹内所余干粮吃了，手提禅杖，周围廊下前后细细寻看，并不见一毫踪迹，也没一个人影。只见土地橱座下白雪雪几堆骨殖，橱左边侧首一块石板，滑溜溜却似水洗磨光的一般，其余都是些灰尘乱草，并无别物。林澹然暗忖道：“这孽畜在此栖身，败得庙里光荡荡的，只有这几堆骨头，甚是可怜！”忖了一会，无处搜寻，提起禅杖在这光石板上撒了几下，嗟叹数声。只听得石板底下，嚤嚤的有人做声响。林澹然道：“却不作怪么，莫不这孽畜在石板底下存

身，也不可知。”拄着禅杖将石板四围看了一转，原来是摇得动的。将禅杖双手用力撬起来，只见底下是一土穴，穴内甚宽，两个少年妇人，鬓发蓬松，形容憔悴，坐在石条上。内有一张床，两头是石，中间数根乱木，横搁为床，上面铺些乱草。余外山禽野兽，堆积满地。

林澹然喝道：“你两个妇人，是人是鬼？为何在这石板底下安身？好好对俺实说！”那两个妇人一齐哭道：“佛爷呀，我两个是本村居住的百姓，一姓唐，一姓宓，丈夫都是倚靠田庄过活。一日丈夫出去耕田，我两个在门口闲话。猛然起一阵狂风，风过处，见一怪物走到面前，把我二人惊倒在地，被他一手一个，拿到石板内。只疑命尽，谁知不分昼夜，轮流淫媾，每日采些山桃野果，与我们度命，就如在阴司地狱一般，苦不可言。今日遇着活佛，望救蚁命！”言罢，双膝跪下，泪如涌泉。林澹然道：“你且说这畜物怎样出入？”妇人答道：“每日间夜里出去，日间躲在洞中。近来却又早晨出去，傍晚方回，止有些野兽山禽之类拿来，今日天色阴暗，这时分已晚，将次回来了。望乞佛爷怎地救得我两人性命，实是再生父母！”林澹然道：“你二人且不要慌，只躲在这洞里。待俺把这孽畜断送了，然后方救得你二人出来。”

三人说话未完，忽然一阵腥风起，刮得尘飞满庙。林澹然忙将石板仍旧盖了，手提禅杖立在庙门内张望时，又见一阵风起，这风比前更大，腥气触人。远远望见野人，双手提着一只大鹿，走将来。林澹然闪在门后，定睛细看这野人，果然生得厉害！但见：

身躯怪异，分明野兽又如人；状貌狰狞，却像魔王

疑是鬼。光闪烁，眼射两道金光；乱蓬松，顶撒一丛黄发。两条臂膊浑如靛墨妆成，十个指头一似纯钢打就。腥气难闻，行动处阴风匝地；雄威可畏，哮吼时霹雳喧天。且休言勇力超群，果然是吃人无厌。虎豹见伊魂魄散，豺狼撞你命遭倾。

只见这孽畜眼观看他处，看看走入庙中。不提防林澹然在门后，举着禅杖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畜生休走！”将禅杖劈头打去。野人吃了一惊，侧身闪过，就丢了鹿，大吼一声，舒两只黑爪，向前扑来。林澹然舞动禅杖，滚将入去，那畜物并不惧怯，揠手舞脚向前扑人。两个斗了一会，林澹然暗想：“和他这等相斗，怎能除得？”心思一计，倒拖禅杖，往东山凹里便走，这野人伸开长脚，箭一般赶来。林澹然觑他来得近了，扭回身，将禅杖照肩膊一戳。说时迟，那时疾，野人即忙躲过。澹然却不打他肩膊，就势往下毛腿上用力一扫，正扫着他膝儿骨，只听得“啞”的一声，这毛腿早已打折，野人就矧到地上，挣扎不起。林澹然随即照顶门着力一下，打得个发昏，就连肩带脊，不住手的打了数禅杖。那消半顿饭时，除了一村大害。

有诗为证：

野兽无情势莫当，村民数载尽遭伤。

贤僧施展屠龙手，一杖当头命即亡。

话说林澹然仗平生武艺，没顿饭间，将野人打死，见他气绝了。用得力乏，即走到庙里门槛上坐了半晌，喘息已定，跳起来，仍将禅杖撬起石板，叫道：“这孽畜已被俺打死，你两个且上来说话。”这两个妇人，欢天喜地，答应道：“谢神明！原来也有今日。佛爷且住，待我们取些物件

上来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却又作怪，土窟里有什么东西？”只见两个妇人在洞里将些竹木搭起，你我相扶，扒将上来，手里各提了一个破衣包，见了林澹然，只是下拜，口里齐叫：“救苦救难的佛爷，重生的父母，再世爷娘，救我二人性命，何以报答！”磕头不止。

林澹然道：“你且起来，不须拜了。你二人趁早寻路，认回家去；贫僧自在庙内，暂过一宵，明早取路，要上京都。这野人可叫人来烧毁就是了。”那两个妇人道：“佛爷说什么话！你今舍生拼命，除此畜物，救了妇人与满村百姓，恩德如天，如何便去？今晚佛爷同村妇到家里，用些晚饭，就在草舍权宿一宵，明早着地方报县官知道，办些香花灯烛礼物，叩谢佛爷，留下大名，以便各家供奉。这两个包裹内都是这畜生吃了人遗下的金银首饰，乞佛爷收下，权为路费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出家人要此金银首饰何用？你两个自收去养活，或者与丈夫做些资本。也不必报知县官，亦不劳众人酬谢，俺今晚在此庙中暂歇一宵。你女俺男，若到汝家，甚为不便，你两人自去罢。”两个妇人再三道：“佛爷，这古庙中甚是荒凉，并无人影，怎地在这里安歇？还是到我们家里去，不妨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贫僧断然不去的，不必多言。天色已晚，快去快去，若再夜深，难以寻路。”两个妇人见林长老坚执不去，只得背了包裹，拜辞出庙寻路去了。

喜得七月中旬，正值皓月当空，两个妇人趁着月光，一步步捱到家时，但见空闺冷落，四壁歪斜。推门一看，屋内止有破桌破凳，家伙数件而已。两个只得在破凳上坐了，商量道：“今夜且将就坐到天明，门前俟候，若有人行过，叫他去报地方知道，请这活佛转来，谢他便了。”

且说林澹然独自一人在庙里神橱内睡了一夜，不觉天色已明，心内忖道：“若再迟延，必被这地方人等缠住，不如及早收拾动身。”慌忙将包裹装束，手提禅杖，拽开脚步，往东南而走。

这两个妇人等不到天晓，五更时就站在门首伺候人过。将近天明，有一伙近村菜户，约十数人，口唱山歌，挑着菜担到城内去换柴米，手里都拿着一条枪棒，也是防备这野人的。两个妇人连忙叫道：“你众位哪里去的？”内中一个答应道：“我们都是进城里去做买卖的，你问我们怎地？”妇人道：“列位，生意且请暂歇起，有一桩喜事与你计较，烦你们到村前村后、猎户保正人家通个消息。”那伙人问：“有甚喜事，要我们通报？”妇人道：“你众人手里拿着枪棒做甚？”那伙人道：“你岂不知这村里土地庙中，野兽吃人？故用枪棒防备他。你这两个女人好大胆，在这孤村破屋里住，又没个男子，好险也！”妇人道：“我们正被野人掳去，昨晚赖一位进京的活佛，不消几禅杖，除了这畜，救我两人性命。故烦你们通报，好叫地方得知，重重谢他。”这伙人听说野人被个和尚打死了，个个伸舌摇头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必是佛来下降了！”各各丢下扁担，四面八方飞也似跑去传报。

少刻间，各村居民若大若小，扶老挈幼，都奔到土地庙里来，喧天震地，闹丛丛何止五七百人，将野人尸首围住了看。内中有一人道：“众位不要看这孽畜，且理正事，同到庙里拜谢活佛要紧！”众人都应道：“说得是！”一齐挤到庙里，并不见个人影，众人四下搜寻，亦没踪迹，一齐笑道：“又是异事！这长老想是有翼翅的，腾空去了？”有的道：

“此长老决非凡人，必是什么神灵下降，杀这畜生，救了我满村百姓，依旧上天去了。不然如何除得这般恶物？”又有的说道：“不要慌，先着两位保正去县里报知。方才听得报事的说，这长老要往建康去。料他去亦不远，我们一齐赶上，毕竟追着，拜求他转来如何？”众人齐道：“此论甚当！”有几个保正、里长，忙忙的到县里报去了，这一般后生村民猎户，一窝风同往东南赶来。

原来林澹然从早晨走到午时，走不上三十里之路。看官你道为何？一者路上没了饭店，未曾饮食，腹中饥饿；二者对付这野人费了气力，因此精神疲倦，慢慢的挨着，走不多路。被这伙人一霎时赶着了，一齐喊叫：“师父慢行！”林澹然听得叫唤，立住脚看时，只见一起人抢向前来，拜的拜，扯的扯，不由澹然做主，平空地搀将转来。

再说睢阳县尹，乃浙东人士，姓丘名吉，字祥甫，是一清正之官。当日才坐早堂，见这几个里老慌慌张张撞到堂上，知县道：“你这几人为甚事的？”里老道：“小人是嵇山保正等，为报喜事。蒙老爷德庇，嵇山土地庙里野人，幸遇一位游方长老打死了。故此特来报知，乞老爷钧旨。”丘吉道：“这野人是猎户相助打死了，是这和尚独自一人？”里老道：“昨日晚间是这和尚一人打死的，今早众人方才知知道，比及奔到庙里，这长老已自去了。故小人等先来报知，另着人追赶去了，未知追得着否。”丘吉道：“与地方除害，合当重酬，既然去追，谅他也去不远，必追转来。”叫跟随的：“快备马，我须亲自去迎他一遭。”

丘吉上马，急急望土地庙来。未及到庙，远远见人声喧哄，打团团围住一个和尚在庙里跪拜。丘吉即下马，步行到

庙，众人见县尹来，都一字儿排列两边，林澹然起身合掌问讯，丘吉回礼，叫里正：“快备坐来！”宾主坐了，丘吉道：“吾师高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今欲进京贵干，怎么遇着这野人，被吾师所毙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贫僧姓林，法名太空，贱号澹然，北平人氏。游方数年，为到建康访一故友，打从贵境经过，昨晚偶在庙前遇着这孽畜，被贫僧数禅杖断送了性命。此乃些须小事，何劳大驾亲临？”丘吉道：“敝治嵇山，出此异兽，吃人无厌，勇不可当。满村百姓，来往人民，尽遭毒害，下官屡着士兵猎户捕捉，反被所伤。今日得遇吾师，除此大害，真乃神人！下官与百姓皆叨覆庇矣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主，佛祖尚舍身以利物。今日替民除害，乃贫僧份内事，何劳尊官过誉。”

丘吉即携手同出庙外，看这野人，惊得毛发皆竖，道：“好利害之物，不知伤了多少生灵！”看了半晌，依旧到庙里坐下，分付：“各村里老保正百姓人等，都要打点幢幡香烛，笙箫鼓乐，迎林老师到县中去。”这些百姓听到县尹分付，各自去备办齐整。县尹叫该房书吏一班办斋款待。顷刻，村民聚集稟覆，一应鼓乐幢幡等项，俱已齐备，丘吉请林澹然上马，令猎户等一面放火，烧毁野人尸首。只听得一派鼓乐之声，前面开导，后边一班百姓，焚香为烛，簇拥而行。

不一时已到县前，丘吉同林澹然下马，上堂重新施礼，分宾而坐。次后，从百姓、书吏、皂甲人等，都到堂上拜谢林澹然，澹然各各答礼。丘吉发付众人：“且去，明日里长、保正等，率众人早来伺候。”众人答应散旋。请林澹然后堂饮酒，不觉天晚，令人送至县前安惠寺中歇宿。当晚丘

吉与六房书吏商议道：“我看这林长老，一貌堂堂，仪表出类，决非凡俗僧流，必是一等豪杰。近闻京都妙相寺已有一员正住持了，因寺内钱粮广大，屡遭盗贼偷劫。朝廷颁旨，要天下官员人等荐举一员有才德兼武艺者为副主持。我欲亲送此僧到京，以充乃职。汝众人心下如何？”众书吏道：“老爷主意甚好，小的们也看这长老磊落不凡，若为此寺住持，决替朝廷出力，老爷必定高升！”丘吉心下欢喜。

次日天色黎明，门皂跪禀：“各村里长、保正，领众百姓捧着金银彩缎匹，在门外候老爷发落。”丘吉随即上马，率领百姓到寺中来，本寺和尚，撞钟击鼓迎接。丘吉入殿参佛毕，林澹然出见，平揖坐下。茶罢，丘吉令承直与众百姓捧过金银彩帛道：“昨蒙吾师大德，无以为报，今有官给银一千贯，并敝治百姓备得些薄礼相酬，乞笑留万幸！”林澹然合掌辞谢道：“贫僧云游四方，托钵为生，随缘度日，要此金银何用？身上破衲足以避寒，要此缎匹何用？昨承大人款留，叨领盛斋足矣。今早正欲登堂叩谢，又蒙大驾光临。乞尊命发付众人各收金帛回去，将官给赏银周济贫穷被害之家，即贫僧之受惠。”丘吉再三苦劝，林长老坚辞不受，丘吉只得教众百姓拜谢，领礼物回去，将官银查给百姓。安惠寺住持安排斋供款待。

林澹然起身拜谢告行，县尹道：“吾师请坐，下官有片言相告：适才众人谢礼，吾师坚执不收，下官亦不敢强。今愚意欲伴吾师同往建康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大人理摄县事，岂可离境远行？上司知道，亦不稳便。贫僧随路抄化而往，岂敢劳车驾也。”丘吉笑道：“吾师有所不知：本朝京城之内，敕建一妙相寺，极其广大，费了偌大钱粮，

今已有一员正住持在彼卓锡。近因寺内施舍者众，广有金银财帛，屡被盗贼偷劫。圣上降旨捕获，并无下落，连朝廷也无如奈何，敕下各省官员人等，举荐才德武艺兼全长老为此寺副住持。如举称其职，荐官升擢重用，倘或受贿妄举，荐官一体究罪。下官看吾师临财不贪，有功不伐，立身谨慎，膂力过人，堂堂一表，乃才德皆优之高僧也。野人肆毒吃人，无人敢近，吾师只身除害，此万夫之勇也。荐与朝廷，必称此职。下官已动文书，申明上司矣。明日吉辰，即与吾师同赴京都。”

林澹然稽首道：“贫僧有何德能，当此大任？况今年迈力衰，经典未谙，这妙相寺住持，不比寻常，设或差池，有累尊德，此实不敢奉命。”丘吉道：“下官主意已定，吾师不必太谦。”即叫本寺和尚分付道：“好生管待林大师，不可怠慢，明日起程。”林长老再三辞谢，丘吉坚执敦请，相别回衙，安惠寺和尚将林澹然敬奉款留，酒肴菜饭，极其丰盛，小心服侍，一宵无话。次早丘吉升堂，令该房书吏写了文书，差押司皂快分投各上司去了，将县印交与县尉权管。收拾行囊，带了干办，径到安惠寺，接林长老并马出城，取路往京都进发。

路中闲话不题，不一日，已到建康地面。当下两人进金川门来，林澹然仔细观看，这建康城中，果是皇都气象，繁华富贵，实与外郡不同。但见：

皇都壮丽，时看玉烛之调；紫禁巍峨，永奠金瓯之固。六阶三市，肩摩毂击尽王孙；八相九卿，展采分猷皆髦士。库藏中钱如山积，仓廩里粟似泥沙。家家户户尽笙歌，往往来来俱礼乐。聚八方之玉帛，会四海之珍

奇。随他俭啬也奢华，任你贫穷都饱暖。

当日寻觅客馆安歇。

次日五鼓，丘吉同林长老齐赴早朝，远远见午门外灯火荧煌，文武官员聚集于侍班阁子前，等候朝见，只听金钟响罢，却早天子临轩，众文武鸳序排立，山呼舞蹈毕。丘吉出班，俯伏奏道：“臣乃睢阳县知县丘吉，有事奏陈。”黄门官道：“汝是县尹，为何不理县事，又非朝觐之期，擅离本县，所奏何事？”丘吉道：“臣奉圣旨，特荐一员智勇足备沙门为妙相寺副住持，亲送至此。恳乞转达天阙，以陈备细。”黄门官奏禀，武帝传旨宣丘吉上殿，丘吉随至殿阶俯伏。武帝道：“卿所荐之僧，何方人士，是何法名，何以知其智勇足备？一一详奏，朕当选用。”

丘吉道：“臣叨圣恩，除授睢阳县知县，到任之后，喜得岁稔时丰，民安物阜。近来，离县四十里有一村名为嵇山，出一异兽，虎头熊体，身長丈余，指似钢钩，行如飞鸟，满身铁肉，专一吃人。村民过客，尽遭其害，臣屡差士兵猎户捕捉，皆被伤损。满村百姓，惊惶逃走，无人敢近。忽于七月中旬，一游方僧人姓林，法名太空，别号澹然，从东魏来，经过嵇山土地庙中，遇此恶兽，被僧数杖剪除。酬以金帛，坚辞不受。臣见其廉而且勇，非寻常缁流可比，特荐为妙相寺副住持。伏乞圣裁。”武帝听罢，道：“这僧今在何处？”丘吉奏道：“此僧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武帝即传旨宣林和尚面君，林澹然随着黄门官，进入殿上，三呼舞蹈已罢。武帝看了林澹然一表人材，威风凛凛，心里大悦。

有《蝶恋花》词为证：

炯炯双眸欺闪电，态度雍容，喜色春风面。满颊蒙

茸星万点，达摩飞锡来金殿。破衲离披随体转，云水为家，不把功名恋。侠骨天生金百炼，芳声遍处人钦羡。

武帝道：“卿是自幼出家，还是中年披剃？通何经典，习何武艺？睢阳害人之畜，怎生剿灭？可详言之。”林澹然奏道：“臣乃将门之子，自幼颇习武艺，因见阎浮世界，功名富贵，到底无根。生死轮回，缠劫无尽。中年猛省回头，削发披缁，以了生死。经典咒忏尚未精习，弃家云游，寻师访道。偶从嵇山经过，一路闻人传说野人凶狠吃人，臣奋死除害，以救地方百姓。今因丘县尹得瞻天颜，若为妙相寺之住持，臣实不称。乞赐臣云游方外，自有逍遥。祈保陛下万寿无疆，皇图永固！”武帝道：“朕视卿堂堂仪表，必是英雄豪杰，可惜出家为僧。经典之类，卿试习之，自然通达，何虑不精？今能除害救民，其功不小。妙相寺正少一员副住持，朕访求久矣，得卿为之，大慰朕心！朕意已决，卿勿固辞。”即着光禄寺办斋，赖礼部侍郎程鹏、光禄卿吴继宣、荐官丘吉三人陪宴。丘吉、林澹然二人谢恩而退。

正是：

不因渔父引，怎得见波涛？

毕竟林澹然果肯为妙相寺副住持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平安村苗二设谋

诗曰：

作善从来是福基，堪嗟世道重阍黎。
三乘未祝皇妃寿，万镒先为侠士窥。
纸帐漫惊禅梦觉，黄金应使盗心迷。
变生肘腋缘何事，只为奢华一着非。

话说丘吉荐林澹然于朝，梁武帝大悦，即敕光禄寺大排蔬筵款待。丘吉、澹然谢恩出朝，光禄寺中已差人迎请。众官见礼毕，分宾主登筵，奏动一派鼓乐，互相酬劝，至晚方散。丘吉同林澹然在会同馆驿中安歇。

次日五更，枢密院官传出圣旨，着礼部官送林长老进妙相寺中，封为僧纲司副法主妙相寺副主持、普真卫法禅师，钦赐袈裟冠杖等项有差。升丘吉为晋陵郡丞。又差僧纲司僧官率领人众，各执宝幢细乐，一同送到妙相寺来。正住持钟安净率领本寺僧众来迎，林澹然一行人进寺，俱入佛殿，参佛谢恩，以后一一行礼坐下。

礼部侍郎程鹏道：“此位禅师姓林，法讳太空，别号澹然，祖居东魏，才德兼全，智勇足备。在嵇山除了恶兽，救济万民，睢阳县尹丘先生廉得，荐为宝刹副住持。奉圣旨，令下官送登法座。伏愿二师同心阐教，合志修持，互相翼赞大转无量之法，使佛日增辉，皇图巩固，勿负朝廷恩典是

幸！”钟守净道：“早晨圣旨到来，山僧已知其详。目今寺中屡遭贼寇，为此日夜萦心，今幸林住持飞锡光降，敝寺增辉多矣，敢不尽心听教！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本意云游方外，托钵随缘，不期偶逢丘县尊荐拔，得面朝廷，又蒙圣恩钦赐为本寺副住持。小僧一介卤夫，不通文墨，惟虑才不称职，有负圣恩。或有不到，乞师兄海涵，指教为幸！”钟守净逊谢毕，排下蔬筵，邀众客进禅堂饮宴。酒行数巡，食供几套，众官起身告别，钟林二住持送出山门，上马相别而去，其余人从，各有赏赐。

不说丘吉辞朝临任，特表妙相寺，自从林澹然入门之后，光阴迅速，又早月余。二位住持打诨过日，我看你动静，你看我行藏，二人都冷眼偷瞧，无所长短。林澹然终是将门出身，度量宽大，气宇沉雄，不以财帛介意，待寺中众僧人等一团和气，本寺僧众，俱各悦服。钟守净毕竟是个小家出身，胸襟窄狭、吝啬贪鄙，爱的是小便宜，待人时装模做样，恃着自己有些才能，不以他人为意，僧众外虽敬惧，内实不平。凡寺中一概钱粮财帛出入，皆是钟住持掌管，林澹然毫不沾手，惟坐禅念佛而已。

又过了数月，时值初冬天气，黄菊篱边甲褪，芙蓉江上收残。寒威逼体，边关戍卒整征衣；冷气侵肤，山寺老僧修破衲。当日却值十月初三日，乃是梁武帝宠妃王娘娘寿诞之辰，圣上钦差内监、太尉，赍捧香烛纸马、钱米蔬菜，到妙相寺来，令钟守净、林澹然主坛，又差二十四员僧官，做七昼夜预修功德。免不得敲钟击鼓，诵经念佛，满寺僧众，各守执事，循规蹈矩，毫不紊乱。城里城外，来看道场的，堆山积海。早惹动了一伙强人。

看官，你猜却是何故？原来钟住持欠了主张，每当寺院做道场，所用都是磁漆器皿。这钟住持以为朝廷宠妃生日，与寻常不同，供桌上都用御赐的赤金香炉烛台、金丝果罩供佛奉僧，碗盏之类皆用金银，还有那古铜玩器花瓶。动用之物，尽是金镶玉碾，人间罕见，世上稀闻，极其华丽奢侈。果然财动人心，内中引动了个歹人，姓苗名龙，排行第二，离禁城三十里。地名安平村居住。祖父出身微贱，全凭奸狡成家，创立田庄，颇为富足。父名苗守成，中年无嗣，也是祈神拜佛，求得这个儿子，就如掌上珍珠。只因溺爱不明，失于训诲，任性纵欲，撒泼放肆，长起来惟爱结交花哄，饮酒宿娼，秉好赌博。苗守成夫妇训治不落，郁郁成疾，相继而亡。自此家业凋零，田园卖尽，这苗二嫖赌不止，后来渐渐无赖，习了那飞檐走壁，东窃西偷之事。前村后舍，人人怨恶，故取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街老鼠”。村坊上人编成一出曲儿，互相传唱：“老苗儿费尽了平生辛力，一味价剝肉成疮，经营货殖。可怜见破服缠身，齏盐充口，何曾见锦衣玉食？亏着这些儿俭啬，成就了百千万亿。呀！划地里祸生不测，老阎王肯容时刻？小苗儿忒煞风流，镇日价舞榭歌楼，花朝月夕，浪饮贪欢，那知稼穡？霎时间将铜斗儿家私，尽归他室。幸投了明师，暗传艺术，欲上高墙，平生两翼。这的是替祖宗推班出色，方显得没来由为子孙做马牛的模样。老天呀，要后代兴隆，须修阴德。”

此时苗龙也挨挤在寺中，看这道场完了，殿上白雪雪银器皿，赤光光金炉台，心下暗忖：“我一向偷偷摸摸，纵得些财物，哪里够我受用？今日殿中这些金银家伙，算来将及万金，若纠合得十余人，劫将去，岂不是一场富贵？”眯着

眼，仰着天，自思自想。站了一会，即抽身离了寺中，取路回家。

奔出通济门外，已是申牌时分。行不数里，到一镇上，地名鸡嘴村，却也是人烟辏集去处，内中有几家开赌坊的闲汉，与苗龙亦是相识。当日苗龙正走到镇上，只听见背后有人叫道：“苗二哥，哪里去来，这等忙忙的走？”苗龙立住脚，回头看时，乃是相识旧友，姓韩，双名回春，是个积赌闲汉，苗龙财物不知被他骗了多少。近时遭了一场官事，弄得手里无钱，身上甚是褴褛。苗龙见了，答道：“韩大哥，许久不会，一向好么？”韩回春道：“小弟一言难尽。今日二哥为甚事进城去来？”苗龙道：“本月初三日，是王妃寿诞，钦差二十四员僧官，在妙相寺做七昼夜预修功德，又着钟、林二住持主坛，好生齐整，好生富贵！今日起早，特地到城里去看一看，忙回来，天色已晚。小弟有桩事，正要见大哥商议，不期凑巧相遇，却喜利市。”韩回春道：“二哥有甚事要与小弟计议？”

苗龙正要说话时，又复闭口。韩回春道：“二哥有话便说，何故半吞半吐？”苗龙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寻个幽僻所在方好。”韩回春口中不说，心下暗想：这呆老鼠来得蹊跷，有甚心事计议，且听他说出来便知。应道：“二哥，小弟一向疏失，正要寻你酌三杯，今日偶凑。这镇市后面山坳里有一座冷酒店，甚是清楚，并无闲杂人往来，店主人又与我厮熟，我和你且去那店里沽一壶酒，慢慢说话何如？”苗龙道：“恁地恰好，只是扰兄不当。”韩回春道：“相知弟兄何妨？”二人厮拖厮扯，脚赶着转入山坳里来。

奔到酒店内，拣一副座头坐下，叫酒保：“打几角酒，

有什么好下酒之物，拿几品来。”酒保烫了两角酒，切了一盘熟牛肉，煎了一碗黄豆腐，搬来放在桌上，摆下杯箸，二人筛酒来吃，吃过数杯，韩回春道：“适才二哥说有甚事见教，这里颇寂静无人，试说何妨？”苗龙道：“再吃数杯便讲。”两个又吃了五七杯，苗龙道：“大哥平素是快活人，无拘无束，极其脱洒。近日为何衣衫褴褛，面色无光，蹙着两道眉头，这般狼狈？”韩回春叹口气道：“不要提起！若说将来，羞死人罢了！”苗龙道：“兄为甚事，可与弟说知？”

韩回春道：“不怕二哥笑话，小弟这桩事，应了两句俗言：卖酒的淹坏了溪边田，汤里来，水里去。小弟一向亏这几个骰子，弄的是酒头，赢得是全筹，真实丰衣足食，薄薄地成了些家业。近来被一个砍驴头的神棍，姓周，浑名醉老虎，是当朝周太尉之侄，最惯装局诈人，不知怎地闻知小弟的大名，故意叫一家中人，拿些财物，奔到舍下来，与小弟赌。小弟不省其意，这一双手，毛病不改，何消三掷五掷，弄些手段儿，把那厮囊中之物赢得罄尽。不期这醉老虎暗带伴当，立在人丛里，见那厮输了，即向前抢去骰盆筹马，叫破地方，我家这些相识朋友慌了手脚，各自逃散。醉老虎将小弟与他家中人，一条绳子缚了，着落本图总甲，登时送人县堂，暗中用计。那县官不由分说，先奉承我三十大竹片，押入牢房监禁。那厮将家人保出，贿赂了县主上下，县主听人情，将小弟三拷六问，定要招成二百两全银。小弟受刑不过，只得一笔招了，央人变卖产业家伙，不够还他，又借贷了一半，尽数当官赔纳。那县官徇情，又枷号我一月，折钞免配，方才脱得罗网。自从吃了这场苦官司，门面被他破

坏，鬼也没得上门。半年之间，历遍苦楚，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又要还债。几番待悬梁自尽，又舍不得这条穷性命，思量别寻生计，手中缺少本钱。正是羊触藩篱，进退无路。二哥，你怎地带挈得小弟些儿也好。”

苗龙心下暗喜道：此事有几分机括了。便道：“大哥遭此祸，小弟一些也不知。自古说，苦尽甜来，否极还泰，兄长不须烦恼。目前有一场大富贵，若要取时，反掌之间，只怕兄长不肯向前。”韩回春笑道：“二哥又来取笑！贫困之人，哪里去寻富贵？若果有些门路，二哥提挈小弟，得一日快活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上天入地，皆所不辞！”苗龙拍着手道：“这一套富贵，非同小可，若弟与兄长取得来时，可知道一生受用！”韩回春陪着笑脸道：“好阿哥，委是何等富贵，便实与小弟说说，可行可止，自有权变，何故欲言又忍，藏头露尾的？”苗龙道：“大哥不要性急，这一桩事不比寻常，兄长若对天立誓，不露消息，方好尽心相告。”韩回春道：“今日苗某与韩某计议一大事，若有不同心协力，别存他意，以致败露者，天雷击死，必遭横祸，身首异处！”

苗龙听罢，即移身近前，与韩回春一凳坐了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这一场富贵，远隔着万里，近只在目前。就是适间所说，妙相寺中佛殿上摆的白银器皿、古铜玩物、金香炉、金烛台等项，细算来，约莫有万两之数。这些物件，都是妄费的钱财，怎地劫得到手，尊驾与小弟今生快活不尽！”韩回春摇着头道：“这却是难。这一桩财宝，劝二哥休要想他，不必费心，免劳算计。”苗龙道：“小弟略施小计，手到可擒，大哥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？”韩回春道：

“二哥有所不知，妙相寺新添了一员副住持，叫做林澹然，原是将门子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好生了得！若遇着他，空送了两条穷命。二来这皇城地面，不比乡村去处，我等若明火执杖打将进去，免不得惊动人众。纵然劫得金银，巡城军卒追上之时，怕你飞上天去。这叫做灯管煨鳊——直死。故此难以下手，只索留了性命。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忽然一人赶近前，将苗龙掀胸揪住，喝道：“我这里是什么去处，许你二人在此商议做劫贼？我先出首，免受牵累！”惊得苗龙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。韩回春也吓得发颤，定睛仔细看时，大笑道：“李大哥，休得取笑！不是小弟在此，苗兄几乎被你唬死。”那人放手笑道：“苗二哥，不必惊惶，前言戏之耳。”苗龙方才心定。

二人声喏而坐，那人叫酒保再烫酒来，另添肴馔，点上一盏灯，重新酌酒。韩回春道：“苗二哥未曾与李大哥相会？”苗龙道：“未曾拜识尊颜。”韩回春道：“这就是店主人，姓李，讳秀，号季文，是一位仗义疏财的杰士，小弟自幼与他莫逆之交。”苗龙道：“有眼不识泰山，未得亲近，今日幸会！”李秀道：“不敢。”动问苗二哥：“适才说妙相寺这一套富贵，小弟在间壁房里听了多时，尽知其事，但不知果是实么？”苗龙道：“李兄既与韩大哥相知，都是个中人，说亦无害。这寺内金银物件，皆是小弟亲眼看见，岂有虚诈？正在这里计议。若依韩大哥所言，只落得眼饱肚饥，空成画饼。”

李秀笑道：“苗兄无谋，老韩太懦。依着小弟愚见，管取这金银财物，唾手而来！”苗龙道：“足下有何妙策，见教为幸！”李秀道：“适间二兄商议之时，小弟窃听，说到

金银二字，不觉热血攒心，手舞足蹈，恨不得飞去抓来，好机会如何错过？若依韩兄畏刀避剑之言，到老不能发迹。我也闻得林澹然武艺高强，也知道禁城中军卒严谨，如依我行事，万无一失！”韩回春欣然道：“李兄，你且说什么妙计。”

李秀道：“我店中有三个做酒后生，前后有四个相知有手段的庄客，连我们三个共是十人。明日却是第七日道场圆满，我与你计议停当，陆续进城，到寺中看了动静，且四散在近寺幽僻处藏身。待到三更，道场散时，谅这此秃厮辛苦了七昼夜，岂不熟睡？苗二哥须放出那飞檐走壁的本事来，我们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一齐照会入去，不用明火执杖，亦不许呐喊杀人，径到钟守净卧房里，将守净捉住绑起，逼他金银物件出来，叫他不敢喊叫。得了手，挑出门时，将守净又如此而行，只不要惊动林澹然，便是高手。却是五更时分，城门开了，我们捱门而出，若路上撞见巡城军卒，也不怕他了。比及地方与寺中知觉时，天已大晓，我们到家安顿，还可睡一觉将息。二兄，此计何如？”苗龙拍掌笑道：“好妙计！好妙计！虽然不上凌烟阁，也赛过诸葛与张良。我们几时去？”韩回春笑道：“看兄不出，倒有此贼智！我们就安排起来，依此而行，美哉！妙哉！”李秀道：“二兄谨言，隔墙有耳，不可造次，被人知觉，反成大害。”三人计议已毕，放怀尽兴而饮。

此时夜色深沉，李秀道：“我们且去睡觉，养养精神，明夜方好行事。”苗龙、韩回春就在李秀家下歇宿。次日，直到日午，起来梳洗。这做酒后生并庄客，李秀早间预先照会，都到李秀家中伺候。李秀叫浑家炊了一斗米饭，煮一个

大猪首，宰了一只鹅，开了一大罐酒。苗龙为头，洞洞之声，念了几句，烧了利市纸，众人一齐狼餐虎食，享了福物。吃得醉饱。收拾了杯盘，打点进城器械。苗龙、李秀、韩回春，都暗藏一把腰刀，带了一根铁尺，先取路入城。次后酒生、庄客各暗藏利刀短棍，一个个闯进城里。

却说苗龙、韩回春、李秀三人到得妙相寺时，又早红日将沉，天色将晚。三个走入佛殿上细细游玩一遭，果然热闹，实在是繁华，比寻常道场不同。但见：

三尊大佛，尊尊顶嵌夜明珠；侍列诸天，个个眉攒祖母绿。文疏贵重，上印着舞凤飞龙；经典庄严，外护的绣衣锦套。斋供般般精洁，都盛在白玉雕盘；器皿件件新奇，俱系是良工巧制。香炉金铸，上面有万寿回文；灯架银妆，下蟠着双螭交尾；净瓶奇特，乌金界道献珊瑚；香盒玲珑，雕漆为胎镶玛瑙。铙钹纯金打就，笙箫碧玉裱成。桌围经袱尽销金，禅氍袈裟皆织锦。磬声嘹亮，原来是十载古铜；铃杵辉煌，正不止百年旧物。净水注三爵，每爵重四十余金；盂兰只一盆，满盆贮镇国之宝。正柱上贴一对万花异锦春联，祝赞皇妃千万寿；山门外挂一张四六对仗文榜，开陈佛事许多般。真赛过金谷园中，说什么临潼会上！人言白酒能红面，我道黄金解黑心。

再说三人看见金炉烛台银器之类，各各暗喜，细细看了半晌，走出殿外闲立，只见庄客酒生也都在人丛里闲看挨挤。李秀见了，把眼一瞥，各各点头会意，前后四散，往卧房、库房看门路去了。不一时，敲动晚钟，佛殿上两廊左右、侧殿禅堂，点上灯烛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钟守净、林澹然

二住持上坛诵咒念经，与王妃解冤释劫，普渡群生；坛下僧官奏动细乐，做大功德。此时看的人挨肩叠臂，越发多了，将近更尽，管门道人报道：“圣上差王妃亲弟王太尉来寺中送圣，已进山门。”二住持即忙下坛，迎接到佛殿上参佛，见礼毕，王太尉分付虞候：“凡一概闲杂人等，夜深之际，不许在寺混扰，都教赶出山门外去！”这一班虞候，拿着藤条，只顾赶逐。看的人渐渐散去，苗龙、李秀只得闪在山门外面僻静去处。

看看二更尽，经事功德已完，众僧吹打一通，却早化纸，二住持款王太尉吃斋。少顷斋散，又听得谯楼已打三鼓，二住持率领僧官，送王太尉上轿回衙。次后，僧官各各拜辞，回寺而去。钟守净叫道人闭上山门，发付行童执了几盏灯笼，分头前后两廊、殿上殿下，遍处照过，方才回房，收拾金银器皿藏顿，灭了前殿后殿两廊灯烛，二住持与僧众各自回房歇息。不题。

再说苗龙、李秀、韩回春、庄客、酒生都在近寺左侧幽僻处藏躲，侧耳听时，已是三更将尽。苗龙摸到寺前，咳嗽一声，李秀、韩回春俱会意上前。回春和苗龙轻轻商议道：“四鼓起了，不动手更待何时！”三个走到寺后墙边看时，酒生、庄客都在那里探头张望，苗龙查点人数，十个仍是五双，一齐涂黑了脸。李秀道：“苗二哥，你可先进墙里去，开了后门，我们好进来。”韩回春道：“这一带上墙，打紧又高又厚，二哥怎地过去？”苗龙一面笑着，一面将手腰里去摸，摸出一对熟铁尖钉，光溜溜有一尺余长，一只手捻着一个钉，左手将钉插在墙上，左脚蹲上墙去，右手将钉插在墙上，右脚蹲上墙去，却似猢猻溜树一般，眨眼间早扒上墙

头。知会了众人，往下轻轻一跳，跳在草地上，摸着墙门，扭开铁锁，开了后门。李秀见了，照会一千人闯入墙内，将墙门依旧闭上，一齐摸到里面耳房边听。只听得鼾声如雷，正是夜眠如小死，这寺中僧众道人一连辛苦了数日，才得着枕，却早都睡思昏沉。

苗龙听了一会，见没动静，双手去撬门，撬得门咯咯地响，惊动一只黄犬，钻出洞来乱吠，苗龙提起铁尺，照头一下，已是半死；又复一尺，但见四脚朝天，见阎王去了。韩回春惊得寒抖抖地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黑魑魑不辨东西，钟和尚卧房不知在哪厢哩！”苗龙道：“不要慌。日间我已看得备细，西首那土库里却是林和尚的卧室，东边黑墙内却是钟和尚的卧房。我们径往东首，闯将入去就是。”

苗龙将门扇一重重都撬开了，一齐穿过厨房，闪出禅堂，又摸过穿堂，却到黑砖墙外。苗龙扯过一株晒衣竹竿，靠在墙上，溜进墙里，将石门开了，众人一同闪入里面。苗龙又将房门撬开，悄悄地闪入房中，李秀向前捱到钟守净床边。只听得钟守净梦中说道：“我的活宝，放撒手些，定要拿班做势，弄得我一身热汗！”李秀笑道：“好和尚！在这里做春梦，骗小沙弥哩。”即身边抽出火草，点起火来，苗龙抢到床前，将守净一手按住。钟守净梦中惊醒，惊得魂不附体，急待挣扎，早被李秀、韩回春将绳索背剪馄饨样捆了。钟守净叫道：“不好了，行者快起来！”这行童正在睡中，听得叫唤，急忙跳起身来，一双眼再也睁不开，不知住持叫些什么。拿了裤子作布衫穿，左扯右掬，只是穿不上，也被庄客、酒生向前捆了。

苗龙腰间掣出一把明晃晃腰刀，搁在钟守净项上，喝

道：“不要做声！若叫喊时，便杀了你。我等众好汉不为别事，只要那日间佛殿上金炉烛台、银宝器皿，还要借白银三五千两使用。好好献出，佛眼相看，留你秃厮性命。倘若执迷不悟，先教你一命归阴，然后将这寺中大小秃驴尽皆砍死！”钟守净哀告道：“大王爷爷，乞饶草命！金银物件，都在侧首库房地窖子里，任从大王爷爷拿去，只是乞留狗命。”苗龙听罢，着酒生看守着钟守净、行童，自同韩回春、李秀、庄客一齐动手，掇开侧首门扇，奔入库房里来。

正是：

不施万丈深潭计，怎得骊龙颌下珠？

毕竟苗龙众人果然劫得金宝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

诗曰：

财物从来易动人，偷儿计画聚群英。

窖中觅宝擒奸释，杖下留情遇侠僧。

谈佛忽然来活佛，观灯故尔乞余灯。

梦中恍惚相连处，何异仙槎入武陵。

话说李秀、苗龙、韩回春等，一同抢入库房，撬起石板，果然香炉烛台、金银器皿都在地窖子里，又见侧首一个皮匣，扭开一看，约有数百两散碎银子。苗龙等不胜之喜，叫庄客打开带来的细布袋，将香炉烛台、皮匣物件都装在袋里，酒生、庄客、韩回春每一人驮了一袋。李秀将房侧悬挂的旧幡扯下两条，把钟守净、行童两个口都包住了，李秀挟了行童，苗龙挟了钟守净，一伙人悄悄地走出卧房，径奔前门而来。

却说林澹然从夜深送佛化纸吃斋，收拾已罢，回到禅房，正脱衲衣要睡，猛然想道：“这道场做了七昼夜，城里城外，不知引动了多少人来看耍。佛殿上供奉摆列的，都是金银宝贝，自古财物动人心，倘有不测，不可不防。且在禅床上打坐，待到五更，睡也未迟。”闭目定神，坐了一会。只听得东首后门边，犬吠地吠响，侧耳听时，又不见动静。心内疑惑，跨下禅床，手提铜杖，步出卧房，径往东首

佛殿后廊下穿堂看时，只见一带门直到厨房，都是开的。

林澹然大骇，急走到后墙来看，后门依然关闭。覆翻身趑出来，钟守净土库边，见石门大开。林澹然走进石门禅房里，觉有些灯亮，此时苗龙等正在房中动手，隐隐听见一个低喝道：“好好献出宝来，饶你性命！”一个道：“乞饶贫僧狗命，宝物任大王取去。”林澹然心里想道：“是了！必有劫贼日间看见金银器皿，故深夜来此劫取，怕俺知觉，悄悄地在此做事。俺若赶入去，反要伤了钟守净性命。谅这伙毛贼，决不敢从后门出去，后路窄狭，难以转动，况又近俺禅房，必从前门而走，俺且坐在山门侧首等他，不怕他飞上天去了！”

有诗为证：

浩气凌霄贯斗牛，无知鼠辈起戈矛。

夜深不遇林时茂，守净资财一旦休。

这林澹然终是将官出身，心下甚有见识。轻轻闪出佛殿禅堂，径到山门右边一株大杨柳树下坐了，将禅杖倚在树边。等了一会，只听得金刚殿侧门开处，黑影里一伙人走将出来，前头两个汉子，挟着黑魃 魃样物件；后面七八个大汉，都驮着布袋。看看走近前来，林澹然跃起，倒提禅杖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狂贼劫了金宝，待往哪里去！”李秀、苗龙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即撇钟守净、行童，掣出腰刀，向前砍来。这韩回春、庄客、酒生都慌了，胆战心寒，没奈何丢了布袋，也拿着短棍铁尺，上前助力。林澹然一条禅杖挡住，交手处，却早一禅杖擦着李秀手腕，扑的倒在地上。又一个溜撒些的庄客要抢功，提起铁尺望澹然顶门上打来。林澹然把禅杖望上只一隔，将铁尺早隔在半天里，庄客右手四个指

头都震断了，负着疼也倒在地上。苗龙看见风势不好，心里已知是林澹然了，撇却手中腰刀，跪在地下磕头，叫：“爷爷饶命则个！”这韩回春与众人见苗龙跪了，也一齐跪下，磕头乞命。

林澹然是慈心的人，见众贼跪下求命，即收住禅杖，喝道：“俺这里是什么去处，你这伙毛贼，辄敢恣行抢掠？莫说你这几个鼠贼，俺在千军万马中，便也只消这根禅杖。谅你这几个到得哪里，大胆来捋虎须！今日你自来寻死，如何轻放得过？”说罢，举起禅杖，正欲打下。这苗龙是个滑贼，有些胆量，他双手扒向前来，寒簌簌地哀告道：“爷爷，待男女稟上，再打未迟。男女等也是良家儿女，只因命运淹蹇，又值恶薄时年，卖妻鬻子，家业凋零。出于无奈，只得做这偷摸的勾当。日间窥见爷爷佛殿上金银宝玩，动了歹心，实欲劫取，图半生受用。不期冒犯虎威，乞爷爷开天地之心，施好生之德，佛门广大，饶恕则个。”说罢，众贼哀哀的只是磕头。

林澹然踌躇一会，远远望见草坡上，圆混混两件东西，滚来滚去，因黑夜月色朦胧，看不明白。林澹然喝道：“那草坡上滚的是什么物件？”苗龙磕着头道：“爷爷，不敢说，小人等罪该万死，这是东房正住持钟法主老爷和一个行童。”林澹然失惊喝道：“你这一般该死的泼贼！快快救起钟老爷来。”众人即忙点起火草，上前将守净、行童解了绳索，去了布条，脱衣服替他穿了。林澹然上前看时，兀自口呆目瞪，动弹不得。林澹然怒道：“泼贼！既要饶命，好好将器械纳下。”这班贼都将腰刀铁尺战兢兢纳在林澹然面前。澹然又喝道：“都脱衣服俺看！”一齐都脱衣解带。赤

条条的待林澹然搜看，身边并无暗器。林澹然道：“着两个好好地扶钟法主、行童进房去。”苗龙道：“若爷爷不打，情愿服侍钟老爷。”随令韩回春扶了钟守净，一个酒生扶了行童，一直送到钟守净卧房里去了。余贼低头伏气，跪在草里喘息，也不敢动；这李秀和庄客两个，倒在地上哼哼地乞命。

顷刻间，韩回春、酒生两个带一个道人出来，禀复道：“已送钟老爷回房了。”林澹然分付道人：“快去办些茶汤调理钟老爷。”那道人飞也似去了。原来这两个贼恐怕林澹然生疑，故叫这道人出来回话，众贼跪在地下，面面相觑，没作理会处。欲待弃了李秀、庄客奔走，又虑明日扳扯出来，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定。林澹然道：“俺已饶你，为何不走，还指望些什么哩？”这伙贼都哭将起来。

苗龙道：“小人等今日穷极，干了这犯法的事，万死尤轻，蒙爷爷慨然赦宥，正是死里重生，感恩无地。只一件，小人等虽然得生，终久难脱罗网，这两个被爷爷打伤的挣扎不动，须是小人们扛他回去。路上若撞着巡军盘诘，定遭擒拿，终是死数！若小人们各自逃去，丢下这两人，爷爷虽大发慈悲饶了，钟老爷受亏，必然不肯甘休，着落官府拷问。这两个必定扳出小人们，也是个死。算来算去，左右是死，不如各人受爷爷一杖，落得干净，不枉做英雄手内之鬼。”说罢，只是磕头。

林澹然笑道：“你这泼皮，倒也有些志气。也罢，汝等且打开袋子、皮匣与俺看。”众贼将叉袋、皮匣开了，林澹然一一检过，喝道：“快将袋里金银物件送到钟住持卧房里去，交割明白。这皮匣内银两，赏与你众人拿去均分，做些

本分生理，不许再生歹心，有害地方，若蹈前非，撞到俺手里时，这番休想得活！”众贼听了，一齐磕头跪拜，拜罢起来，将叉袋照旧驮到钟守净房里，交割了，又带那个道人出来回话。林澹然又道：“汝众人轮流背这两个打伤的人，俺自押送到城门边，以免拦阻，保全汝等去罢。”众贼不胜感激。苗龙等抹去脸上黑煤，两个酒生扶了庄客，两个扛了李秀，苗龙背了皮匣，一齐都出山门。林澹然押后，幸得一路无人知觉，直送到城外。众贼倒身拜谢，悄悄都去了。

林澹然独自个拖了禅杖，回到寺里，却早邻鸡三唱，天色黎明。澹然走到钟守净房里探望，钟守净、行童被绳索缚伤了四肢，浑身麻木，都睡在床上叫疼叫痛。一见林澹然来，即以手挽住衣服，扯澹然坐在床上，口里不住声叫：“师兄是贫僧重生的爹妈，恩若丘山，今夜若非恩兄解救，几乎命丧黄泉。此情此德，铭刻肺腑！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师兄休得如此说。俺与你义同手足，蒙圣恩受了偌大供养，愧无以报。况俺与师兄职任不小，圣上钦赐许多金银炉台等物，若被劫去，查点怎了？今幸佛力浩大，得以完璧，万全之喜，乃师兄鸿福，何谢俺为？”钟守净睡在床上，合掌称谢不已。林澹然又道：“这件事不可播扬于外，就是寺里知觉的人，须分付他不可传说出去。圣上知道，只说你俺无一些才干。适才，皮匣里银两，俺已赏与众贼去了，若少钱粮，待后补上。师兄可将息贵体，内外墙壁门扇，小僧自着人修葺。暂且告别，晚间再来探望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多承活命之恩，誓当补报。外边若有动静，乞师兄遮盖则个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这个不必分付。”当下辞了钟守净，自回房中歇息。

有诗为证：

挥金施巨盗，耀武救同胞。

恩义须兼尽，威名泰岳高。

却说钟守净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林住持好没分晓！盗已擒获，为何不送官诛戮，以警将来。反饶放去了，将这一皮匣银两赏他？自古道：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’莫非自己藏匿过了，假说赏与贼人，未可知也。有心不在忙。慢慢地看他摘破便了。”

后人看到此处，单叹这人心最是不平。“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钱。”这八个字真道不差。有词为证，词名《重叠金》：

昨宵见你炎炎热，今朝倏尔成冰雪。今昔一般情，
如何有二心？急里闲人贵，闲处亲人赘。搔首自评论，
从来无好人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苗龙等一行人，自城边别了林澹然，抱头鼠窜，都到李秀家里，闭上店门，放下李秀并庄客，却好天色已明。随即打开皮匣，将里面银子取出看时，一齐欢喜。苗龙作主，将一半自与李秀、韩回春三人分了，这一半，庄客、酒生七人均分毕，都坐在李秀房里。苗龙先开口道：“我们这十个弟兄，几乎到阎王殿前、阴司地府走一遭。若不是遇着这仁慈慷慨的林爷爷，如何得有今日？实系再生，好险好幸！”韩回春拍着大腿道：“罢罢罢！古人说得好，知过必改。我弟兄们，今日在万死里逃得性命，重见天日，从此后将分的银两各寻生理。图一个好长进，莫辜负林爷爷一片好心！”

李秀睡在床上道：“自古及今，也没这样好人。我适才手腕上被打，血晕在地，实料命归阴府，哪思再活人间。今

得性命，重见妻儿一面，实出望外。这恩爷大德如天，报答不尽，谁承望又赏这若干银两。自今日为始，各人家里安立林澹然爷爷一个牌位，上书着姓名，把赤金贴了，每自早晚侍奉拜祷，愿他身登佛位，早证菩提。若遇每月朔望、四季节序之辰，各出分子做功德，保他寿年千岁，福享无疆。你众弟兄们道我这主意如何？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好，受了他莫大之恩，正该如此报答。”众人吃了些酒饭，各自散了。这李秀并庄客有了钱钞，自去寻医疗治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林澹然在妙相寺中赶散了盗贼，救了钟守净性命，又见隆冬天气，幸喜防闲得密，内外人等并不知觉。钟守净趁林澹然不在时，几次到他房里搜检，并无踪迹，钟守净方才心里信林澹然是个好人。自此后，凡寺里一概钱财粮帛等项，与林澹然互相管辖，有事必先计议，然后施行。不时烹茶献果，讲法谈禅，就似嫡亲弟兄一般。寺里僧众见他两个如此，也各心里喜欢。

光阴荏苒，疾似流星，但见爆竹声中催腊去，梅花香里送春来。当日是正月十三，上灯之夜，家家悬彩，户户掌灯。怎见得好灯？古人有一篇词，名《女冠子》，单道这灯的妙处：

帝城三五，灯光花市盈路。天街处处，此时方信凤阙都民，奢华豪富。纱笼才过处，喝道转身，一壁小来且住。见许多才子艳质，携手并肩低语。东来西往谁家女，买玉梅争戴，缓步香风度？北观南顾，见画烛影里，神仙无数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步月归去。这一双情眼，怎生禁得许多胡觑？

贴近妙相寺有一员外，姓周，名其德，也是金陵有名富

户。因染了疯疾，岁底下本寺伽蓝船灯一座，又许下经愿数部。疾痊之后，酬还心愿，雇匠人造下一只木船，五彩油漆，外边俱雕刻小小人物，撑篙架橹，掌号执旗，吹打乐器，枪刀剑戟悉具，四围悬挂彩结珠灯；船里供养伽蓝神像，两边排列从人；船灯之前，又结一座鳌山，灯上将绢帛结成多般故事。寺里寺外都悬灯结彩，哄动了满城士女，哪一个不来妙相寺里看船灯？因此上惹出一个妖娆，适偿了前生孽债。

说这佳人，住在本寺后门东首小巷里。丈夫姓沈，名全，乃是个旧家子弟，白小生来好穿好吃，只耽游玩，懒读诗书，况自幼娇养，不会生理。不尴不尬的有一伙恶少，起他个浑名，叫做“蛇瘟”，街前街后，贴上数十张没头榜文，名为《蛇瘟行状》，写道：双眼斜睨不亮，两袖低垂不颺。语言半吞不吐，行步欲前不上。贪睡假鼾不醒，生理佯推不惯。饮酒盅儿不放，吃食箸儿不让。廩无粒米不忧，囊有千文不畅。腹中干瘪不饯，肚地膨膨不胀，满身风痒不搔，遍体腌臢不荡。巧妻侮弄不条，邻族情疏不向。凭群炙搏不焦，任你煮煎不烂。先君克众不良，生下贤郎不像，编成不字奇文，好做蛇瘟行状。

这沈全早年父母双亡，娶个浑家，也是富户之女，姓黎，小名赛玉，生得甚是飘逸。嫁与这沈全数年，家业渐渐凋零，奴仆逃散，田产填了债负，止留得一义男小厮，名唤长儿。亏这黎氏十个指头挑描刺绣，专一替富贵人家做些针指，赚来钱米，养着沈全。当日诽诽地闻得人说，妙相寺里船灯鳌山甚是好看。黎赛玉是个少年情性，又值闲月，当下对沈全道：“这妙相寺里船灯，人人说好，我这里止隔一两

重墙，甚是近便，远处的若男若女兀自来看，要怎地不去看看来？”沈全道：“你要看，自和长儿同去，我在家里寻个觉好睡。”

黎赛玉见丈夫相允，随即梳头。插花戴簪，换了衣服，叫长儿执些香烛，步行到这寺里来游玩。进得山门，到了佛殿上，点了香烛，拜了几拜。次后同长儿到廊下看了船灯，又到山门边观看鳌山，在人丛里捱来捱去，看了半晌。长儿道：“娘，回家去罢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寺虽近便，却也难得来的，今既来此游玩一番，你可引我往禅堂、后殿两廊、小殿里左右看一看去。”长儿引娘回步，同到后殿禅堂厨房周围观看。

忽听得一伙人道：“东首法堂中，钟住持在那里讲佛法，我们也去听一听，不脱人身？”黎赛玉闻得，也同长儿到东首法堂里来，听这钟住持开讲佛法。两个立在人丛背后听了一会。钟守净端坐在坛上，开讲那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义，正讲到第六个佛字，道：“善知识，欲解佛字，只不离了这些儿。”把手指着众人之心。众人把身一开，钟守净猛抬头，忽见黎赛玉站在人后，钟守净斜眼一睃，见他生得十分标致。

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宝髻斜飞珠凤，冰肌薄衬罗裳。风来暗度麝兰芳。
缓移莲步稳，笑语玉生香。微露弓鞋纤小，轻携彩袖飘扬。
天然丰韵胜王嫱。秋波频盼处，佛老也心狂。

钟守净不觉神魂飘荡，按纳不住，口里讲那个佛字，一面心里想这个女菩萨，正谓“时来遇着酸酒店，运退撞了有情人”。这钟守净倒也是聪明伶俐的，不知怎地，看了黎

赛玉一点风情，就是十八个金刚也降服不住了，一时错了念头，锁不定心猿意马。这妇人也不转睛的将钟守净来觑。钟守净只得勉强在坛上支吾完了，行童进上茶果，钟守净道：“贫僧今日困倦了，众施主暂且散去，明日再来听讲。”众人见说，一齐散了。黎赛玉领着长儿，同众人出了山门，取路回家。

有诗为证：

从来女色动禅心，不动禅心色自沉。

色即是空谁个悟？反教沙里去淘金？

却说钟守净初次见这妇人，虽动尘心，不知妇人姓氏住居，又不好问得，只自心里乱了一回，也只索罢了。不想临出门时，这妇人领着一个小厮同走，钟守净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好生面熟！”想了一会，猛然省道：“是了！这小厮时常到我寺中井里汲水，得便时问他端的，便知分晓。”

当下，寺里闹丛丛地早过了两日，至第三日，却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。钟守净、林澹然早上斋供了神佛，令管厨房的和尚备斋，庆赏元宵。至晚击动云板，聚集合寺僧众，禅堂里点上灯烛，摆下斋席。钟守净、林澹然二人为首，余者依着年岁序坐两旁。内中也有吃酒的，也有不吃的，或谈玄理，或讲闲话，直至更阑才散。

钟守净对林澹然道：“贫僧数年不曾看灯，今宵幸得风和月朗，天色晴明，况今岁之灯比每年更盛。虽然夜色深沉，谅此良宵，残灯未彻，欲与师兄同步一回何如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承师兄带挈，本当随行。但有一件，目今寺里看船灯鳌山的士女甚多，黑夜之中，或有不良辈乘隙偷盗，如前番故事，或是非火烛，干系不小。师兄若要看灯，带一小童

随去，贫僧在此前后管理，以防不虞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师兄见教极是。小僧略略遣兴即回，乞照管则个。”

钟守净戴了一方幅巾，穿了一领黑线缎子道袍，着一个行童，小名来真，提了灯笼，出山门，取路到御街大道看了。又转过于家市口，遍处观看。只见香尘滚滚，士女纷纷，灯月交辉，果是人间良夜。

有赋为证：

绛蜡光瑶，千百种花灯竞放；皇州景丽，亿万家弦管争鸣。飞复道以连云，凌星桥而渡汉。鳌山炫彩，聚四方五岳之精；瑶岛增辉，竭人力天工之巧。龙盘玉树，收罗水族之奇珍；凤舞梧桐，毕献羽翎之幻象。毛虫灯麒麟作长，走兽灯狮子居先。张异域之屏围，挂名人之手笔。生臻灿烂，纵然蛟客亦神惊；锦绣辉煌，便是离娄须目夺。万卉中牡丹领袖，百果内文杏枢衡。行行技艺尽标能，物物雕镂俱极巧。又见众仙试法，更有百怪呈灵。玲珑灯架饰珠玑，皎洁灯球妆翡翠。说不尽繁华世俗，接不暇富贵民风。金鞍玉勒有王孙，翠幌朱帷咸贵戚。绮罗队里，多少花客月貌足惊郎；冠盖丛中，无数墨客骚人堪动女。

正是：

浓情乐处香盈路，游倦归来月满庭。

钟守净和行童趁着灯月之光，也不点灯笼，两个穿东过西，走遍了六街三市，看之不足。又早谯楼鼓响，却是二更天气，家家烛尽，户户收灯，看灯的渐渐散了。但见：

条条街静，处处灯收，蟾光斜向禁城倾，银汉低从更漏断。笙箫绝响，踏歌人在何方；锣鼓声稀，逞技郎

归哪院？王孙公子收筵席，美女佳人下绣帏。

钟守净唤行童点了灯笼前导，自却徐步而行，取路回寺，与行童一头走，一头讲道：“夜已深沉，若往大路回去，一发远了。不如抄路往后墙小巷去，倒也省走几步。”即取路往小巷里来。却好转得弯时，远远的听得一个小厮在月下唱吴歌，唱道：“好元宵，齐把花灯放。捋肩擦臂呀，许多人游玩的忙。猛然间走出一个腊梨王，摇摇摆摆，妆出乔模样。头儿秃又光，鼻涕尺二长，虱花儿攒聚在眉尖上。干头糯米，动子个余棗行，把铜钱捉住了就缠帐。何期又遇着家王郎，揪耳朵剥衣裳，一打打了三千棒。苦呵！活冤家跌脚泪汪汪。明年灯夜呵，再不去街头荡。”

钟守净抬头一看，见个年少妇人，一只手扶着班竹帘儿，露着半边身子儿，探头望月，似有所思。守净促步上前，细看那妇人，就像十三日来寺里听讲经的冤家，那唱歌的原来就是随行小厮。

这黎赛玉因当日元宵佳节，见别人家热热烘烘，开筵设宴，张灯酌酒，庆赏灯夜。自己夫妻二人，手中没了钱钞，寂寞寞的吃了些晚饭。沈全原是懒惰之人，早早先去睡了。黎赛玉无可消遣，因想昔日荣会，目前凄楚，心下不乐，不欲去睡。冷清清立在门首，扳着脸儿看灯望月，聊遣闷怀，不期钟守净却好走来撞着。黎赛玉眼乖，月下便认得是钟和尚，即抽身闪入帘里。

钟守净走了几步，心里不舍，故意将灯笼一脚踢灭了，转喝行童：“不小心，为何把灯笼灭了？快到那家点一点烛，好走路。”行童即忙转去到黎赛玉家里，借灯点烛，钟守净随即跟着行童走到帘外站立窥觑。黎赛玉叫长儿忙替

行童点烛，钟守净在帘外假意骂道：“叵耐这畜生将灯笼打灭，半夜三更，搅大娘子府上。”赛玉笑道：“住持爷怎讲这话？邻比之间，点一点灯何妨。”钟守净忙进帘里，深深稽首，谢道：“混扰不当！”赛玉慌忙答礼道：“不敢，请便。”行童提了灯笼，钟守净又作谢了而行，不住的回头顾盼，迢迢回寺。林澹然与众和尚都在禅堂等候，见钟守净回来，各归卧室去了。

钟守净进房里禅床上坐下，吃了一杯苦茶，行童铺叠了床，烘热了被，服侍钟守净睡了，方才熄灯安歇。钟守净虽然睡在床上，心里只是想着这妇人，如花似玉，怎地能够和他说一句知心话儿，便死也甘心。翻来复去，再三睡不着，直捱到五更，神思困倦，朦胧在太湖石畔，凭着栏杆看池里金鱼游戏，正看间，道人来报：“佛殿上一位女菩萨来许经愿，要接住持爷亲自忏悔。”

钟守净至殿上看时，却是这听讲经的美人。钟守净打个稽首，扯着风险问道：“施主娘子，今日许经愿，还是择日接众僧到府上诵经，还是在敝寺包诵？”那美人答道：“妾有一腔心事，特来宝刹拜许经忏，以求早谐心愿。寒舍不净，敢烦住持爷代妾包诵此经，敬奉白银二两，以为香烛之费。”说罢，伸出纤纤玉指，将银子一锭双手递将过来。钟守净双手去接，却是一枝并头莲钗儿，藏在袖里。此时钟守净心痒难抓，又问：“施主高姓贵宅，为甚心事许愿？”那美人道：“住持欲知奴家姓字住处，乃田中有稻侧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，寒头贝尾王点污，出沉帝主为丈夫。为有一段姻缘，特许良愿，以求如意者。”钟守净听罢，不解其意，即请美人到佛堂里用斋。

那美人并不推辞，就携着钟守净手，到佛堂中。守净愈觉心痒，忍不住挨肩擦背，轻轻问道：“施主适才许愿，实为着甚的一腔心事来？”那美人去鬟低鬟，星眼含娇，微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贱妾身耽六甲，常觉腹痛不安，故烦许愿以求一子。”钟守净趁口道：“和尚有一味安胎种子灵丹，奉与娘子吃下去，管取身安体健，百病消除，临盆决生男子！”美人欢喜道：“若蒙赐药有灵，必当重谢。”钟守净道：“我释门中之郎中，非世俗庸医之可比，先求谢礼，然后奉药。”美人道：“仓卒间未曾备得，怎么好？”钟守净笑道：“娘子若肯赐礼，身边尽有宝物。”美人道：“委实没有。”守净道：“贫僧要娘子腰间那件活宝，胜过万两黄金。”美人带笑道：“呆和尚休得取笑。”

钟守净心花顿开，暗思道：“今番放过，后会难逢，顾不得了！”即将美人臂胸搂住，腰间扯出那话儿，笑道：“这小和尚做郎中，十分灵验，善能调经种子，活血安胎，着手的遍体酥麻，浑身畅快。”那美人掩口而笑。

二人正欲交欢，忽见壁缝里钻出一个红脸头陀，高声道：“你两人干得好事！咱待也插个趣儿。”一手将美人夺去亲嘴。钟守净吃了一惊，心中大怒，按不住心头火起，将一大石硯劈面打去。头陀闪过，赶入一步把钟守净劈领揪翻，大拳打下。钟守净极力挣扎不得，大声喊叫：“头陀杀人！地方救命！”行童来真听得喊叫，谅是钟守净梦魇，慌忙叫唤。钟守净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，挣得一身冷汗，喘息不安，心下暗暗嗟吁不已。少顷，天色黎明，行童请吃早膳。钟守净披衣而起，漱洗毕，举箸吃那粥时，哪里咽得下喉？即放下箸，只呷两口清汤，叫行童收去。

自此之后，恰似着鬼迷的一般，深恨那红脸头陀，又想梦中四句言语不明，自言自语，如醉如痴，废寝忘食，没情没绪。把那片念佛心撒在九霄云外，生平修持道行一旦齐休。合着眼，便见那美人的声容举止。精神恍惚，恹恹憔悴，不觉染了一种沉痾，常是心疼不止。林澹然频来探望，请医疗治，并无效验，林澹然也没做理会处。凡平日缙绅故友来往的人，并不接见，寺中大小事务，都凭林住持一个管理，钟守净只在房中养病。这病源只有服侍的行童略晓得些，也不敢说出。终日病势淹淹。

又早过了一月，忽值三月初三日，乃是北极佑圣真君寿诞。本寺年规，有这一伙念佛的老者，和一起尼姑来寺里做佛会。当下众士女念佛诵经，哄哄的直到申时前后，化纸送圣毕。吃斋之际，内中有一个老尼问：“今日为何不见钟法主出来？”众和尚答道：“钟住持有恙在身，久不出房矣。”那尼姑失惊道：“怪道久不相见。钟住持出家人，病从何来？即有贵恙，须索进去问安则个。”斋也不吃，袖了些果子，起身径入钟守净卧房里来。

原来这老尼姑姓赵，插号叫做蜜嘴，早年没了丈夫，在家出家，真是俐齿伶牙，专一做媒作保。好做的是佛头，穿庵入寺，聚众敛财，挑人是非，察人幽隐。中年拜一位游方僧为师，师名妙本。街坊上好事君子，撰成一出无腔曲儿，教闲耍儿童念熟了，每见赵尼姑行过时，互相拍手歌唱，以成一笑。曲云：

“妙妙妙！老来卖着三般俏：眼儿垂，腰儿跳，脚儿娇。见人拍掌呵呵笑，龙钟巧扮娇容貌。无言袖手暗思量，两行珠泪腮边落：斋僧漫目追年少。如今谁把前

情道？本本本，眉描青黛颜铺粉。嘴儿尖，舌儿快，心儿狠，捕风捉影机关紧。点头掉尾天资敏。烟花队里神帮衬，迷魂寨内雌先棍。争钱撒赖老狸精，就地翻身一个滚。”

这赵尼只有一个儿子，叫名乾十四，又无生理，倒靠娘东拐西骗，觅些财物，以过日子，还要偷出去花哄哩。因食用不足，常得钟守净周济些钱米。故这尼姑是受恩过的人，见钟守净有病，怎得不惊急急走入去探望一遭？

不因此去，有分教，正是：

游鱼吞却钩和线，从今钓出是非来。

不知见了钟守净有何话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

诗曰：

诙谐利口若悬河，术秘机深识见多。

活计摆成花粉阵，芳名播满丽春窝。

甜言蜜语如铺锦，送暖偷寒似掷梭。

古诚谆谆人莫悟，至今犹说重尼婆。

话说钟守净正坐在禅椅上纳闷，见赵尼姑来到，便问道：“赵菩萨许久不见，今日方来望我？”赵蜜嘴蹙着眉头道：“我的爷爷，谁知道你染成这等贵恙？若早知道时，忙杀也偷一霎儿工夫来问安，这是老身多罪了。若果实知道不来望你呵，阿弥陀佛，我顶门上就生个盘子大的发背！”钟守净笑道：“但你讲话就脱空，顶门上可生发背哩？妈妈，你是个贵冗的人，我怎的怪你。向来尊体健么？”赵蜜嘴道：“靠佛爷洪福，老身却也穷健。如今贵恙有几时了，恁地面皮黄黄的，瘦做这般模样？”钟守净道：“从正月里得了贱恙，淹淹缠缠，直到如今不得脱体。”赵蜜嘴道：“我的佛呀，怕少了钱、少了钞，怎么不接个医人疗治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名医也延过十余人，并不见一些应效，只落得脾胃荡坏了，因此久不服药。”赵蜜嘴道：“自古养病如养虎，轻时不治，重则难医，不须另请良医调治便好。”

钟守净叹口气道：“我这病体不争这两个时医便医得好

的，纵使扁鹊重生，卢医再世，亦恐劳而无功。”赵蜜嘴道：“佛爷，怎地就讲这没脊骨的话！你正在青春年少，又不是七十八十岁的人，怎的便医不好，还自耐烦调理则个。”钟守净道：“我这一种心病，比诸病不同：不要说吃药无效，便是众医生诊脉时，先不对症了，故此难疗。”

赵蜜嘴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这个和尚话语来得蹊蹊，什么一种心病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又问道：“贵恙若说是心病，这病源医人哪里参得透。昔日染病之初，还是受风寒起的？呕气起的？伤饮食起的？忧愁思虑起的？辛苦起的？病有根源，佛爷必自省得。自古明医暗卜，必须对医人说明了起病根由，方好服药，自然有效。”钟守静又叹口气，道：“说他怎地！”赵蜜嘴哈哈地笑道：“佛爷，只管讳疾忌医，哪个是你肚里的蛔虫？”

有诗为证：

老姬专能说短长，致令灾祸起萧墙。

闺中若听三姑语，贞烈能教变不良。

钟守净道：“我这病症，难对人言，你是我的意人，讲与你谅亦无妨。从正月元宵夜间，得一奇梦，忽然惊醒。自此以后，渐觉精神恍惚，情绪不宁，就如失魂的一般，饮食无味，梦魂颠倒；更是一样心疼，最不可当；常是虚寒乍热，口渴心烦；日间犹可，夜里最难。今将两月，渐加沉重，只恐多是不济了。”

赵婆听罢，摇着头道：“古怪，古怪！这病体应了一句话，道：‘心病还将心药医’。我是个不识字的郎中，不诊脉的医士。”附耳低言道：“佛爷，你这症候，有一个阴人缠扰，故此日轻夜重。若要病痊，除非服那一点药才好哩。

我这猜何如？快对我讲，待我替你寻这个胡子郎中。”钟守净道：“休得取笑。”

赵蜜嘴道：“取笑取笑，各人肚里心照，佛爷休要瞒我。‘要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’。我当初丈夫初歿，得一奇疾，与你贵恙不差分毫，病了半年，恹恹将绝，毕竟也去寻了一条活路，救得性命。我赵婆不是夸口说，凭你说风情、作说客、结婚亲、做买卖、踢天弄地、架虚造谎，天下疑难的事，经我手，不怕他不成。自有千般本事，只是手中没了钱，被人鄙贱，故此动掉不得。一向承住持爷厚意赏钱送米，不知受了多少深恩，未有丝毫报答。设若用着老身，虽生人头活人胆，也会取将来。”

钟守净满腔心事被赵婆一言道着，点醒了念头，心里热杂杂的，把嘴一努，叫行童点茶。行童自去厨房里烧茶去了。

钟守净起身，关上房门，红着脸将赵婆纳在交椅上，双膝跪下。赵婆失惊道：“我的爷老子！我只可请医，年纪老了，作不得医人了。”慌忙双手扶起钟守净来。守净道：“待小僧拜了干娘，然后敢讲。”赵蜜嘴笑道：“休要如此，尊体不健，有话但讲，果有着得力处，无不尽心。事成之后，拜亦未迟。”把钟守净拖起来纳在椅上。

守净道：“适才干娘所说，句句钻着我的心，如今瞒不过了。正月十三那日在东厅里，和一伙道友正讲佛法，只见一个女人，立在人以后听讲，生得十分美貌；粉腻腻一个俏脸，笋纤纤一双玉手儿，身材窈窕，性格温柔，那一双翘尖尖小脚儿，更是爱杀人，俨然活观音出现。临去时，频以秋波送情。一时心动难制，这也只索罢了。过了两日，正值元

宵之夜，我见今年灯盛，随着一个行童，到大街三市看玩。不想回来夜深，抄路打从后墙小巷里过，忽见这个冤家立在门首竹帘边看月。我已走过了，心中不舍，以借灯为由，回步在帘外细看半晌，月下更是俊俏得紧。回到寺中，越发难过，一夜睡不着。捱到五更，方才合眼，梦见冤家来寺许愿，讲道：‘我是：田中有稻侧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，寒头贝尾王点污，出沉帝主为丈夫。’我不解其意，诱到房中调戏他。正在妙处，被一个红脸头陀瞧破，闹将醒来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心中耿耿不乐。自此得病，直到于今，不知他梦中四句是何解说。小僧也不思量这块天鹅肉吃，只求得见一面，讲句知心话儿，死也甘心。”

赵蜜嘴听罢，瞋着眼道：“好个出家人，要思量干这没天理的勾当！我若替你图谋，连老身也要落阿鼻地狱，快休指望，老身哪里耐烦管这笔闲事，撒开，撒开！”抽身就走。

钟守净慌了，将衣袖一把扯住，哀求道：“妈妈，你方才说的，十能九会许了，小僧故诉衷肠。你若不许小僧时，小僧也不敢央烦干娘了。若恁地变卦，真真害杀我也。”赵蜜嘴笑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假吓你一吓，就如此慌慌张张。若要与那话儿成就时，他必有许多做作：或打或骂，假怒佯嗔，都是真的。像你这样胆怯，怎能成事。自古说：‘色胆大如天’，若要干这事，须是胆包着身方才好。我已思量定了，这女人宿缘有在。梦中那四句话，正合着这个人，住持与他前缘宿分，故此梦里泄漏真情。”

钟守净见他说话有些来历，连忙跪下求告，道：“干娘，你且猜是谁，待小僧快活则个。若果有门路，我小僧可

是辜负干娘的人？”赵婆搀起道：“我是猜诗谜的惯家，你若叫别人猜，十年也猜不出，须是我一猜就着。他梦中对你道：‘田中有稻侧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’。这两句是拆白的话，讲出他那姓来：‘田中有稻’是禾字，‘侧半初’是侧边加半个初字，人下小小是余字，凑完成却不是个黎字？他与你讲道他姓黎。”钟守净点头道：是了，是了。后两句如何解？”赵婆道：“后两句是他的小名。‘寒头贝尾’是个赛字，王字污一点是个玉字，他小名唤作赛玉。出沉者，沉字出一出头；帝主者，人之王也；他讲沈全是他的丈夫。住持爷，你这般聪明，如何不省得？”钟守净听罢，拍手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真是个活神仙，若是读书，赛过聪明男子。是便是了，不知这小巷里竹帘中的那人果是沈全妻子黎赛玉么？干娘密为之计，救拔小僧，倘得事谐，必有重谢。”赵婆嘴道：“佛爷讲哪里话？老身平日受了多少恩惠，些须小事，反讲起酬谢来。这墙外小巷中果是沈全家，他妻名为黎赛玉。但请宽心调养，待贵体平复方可行得，此一节事托在老身，不怕不成。只一件，性急不得，缓缓图之，自然到手。”

钟守净道：“这黎赛玉，只怕干娘不曾与他相识。”赵婆嘴道：“老身昔日曾替他家换些珠翠，如今许久不曾相会。这女人的父亲叫做黎钵头，一生本分，家里亦颇过得，生下这个女儿，嫁与沈郎为妻，沈郎出身倒也好的，不想是个蛇瘟，不务生理，弄得家业凋零。亏这女人做得一手好针线，赚些钱米养活丈夫，虽在不足之中，却也不见有甚闲话。俗语道得好：‘世间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。男子火性，妇人水性，须用些精细工夫，慢慢搏弄他心随意肯。你不知

这偷风情，要随着性子儿走也：有爱钱喜物的，也有贪酒好色的，也有重人物的，也有听哄骗的。我到其际，随方逐圆，一步步儿生情透路，便是铁石心肠，我张蜜嘴一哄，就要软了。你也要用些心机，第一来惜不得钱财，二来顾不得面皮，三来论不得工夫。依此三着而行，所事决然成就。”

钟守净听罢，喜不自胜，笑道：“小僧听了干娘这话，不觉病体宽爽了一半。这三件，别人须不能，在小僧都依得。我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工夫，面皮要老也容易。望着意，不可爽信。”赵蜜嘴道：“你但放心，不必叮咛，今日天色晚了，老身暂且告别，待静夜再思良微，捱身做事，好歹后一日来复你。”说罢起身。钟守净道：“今日本就留干娘一饭，只是西房林住持有些夹脑风，不通世务，若知道，必生疑忌，因此不敢款留。有慢干娘，莫怪。”赵蜜嘴道：“我与你怎讲此话？慢慢的有得吃哩，你且宽心睡一觉儿。”打个稽首，相别而去。钟守净随即着一个道人提了一壶好酒、两盒蔬菜，送到赵尼姑家里去，说住持爷送来与老菩萨做夜菜的。赵蜜嘴收了。不题。

却早过了两日，钟守净眼巴巴望这赵婆复话，自早至晚，并不见他踪影，心里惆怅了一夜。次日，巴不得天明，绝早起来，着行童悄悄到赵尼姑家里去，分付道：“住持爷立刻等老菩萨讲话，请他就来。”行童到得赵婆门首时，大门兀自未开，行童叩门，赵婆问是谁，行童道：“是我。”等了半晌，只见赵乾十四蓬着头出来开门，问道：“小官那里来的？清早敲门做甚？”行童答道：“我是妙相寺钟住持爷差来请老菩萨讲话的。”赵婆儿子听罢，也不做声，自在地上拾了一把乱草去寻茅厕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婆子刁钻不是痴，钟僧须索自寻思。

入门欲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

说这赵婆故意做作，上身穿了一领破布袄，下把一腰旧裙子拴了腰，扶墙摸壁，走将出来问道：“小官莫非是钟老爷差来的么？”行童应道：“正是。”赵婆道：“请坐，我昨日早间正要煮些粥儿吃了，来见住持爷。不期灶下无柴，柜中缺米，因此将儿子咒了几句，反被他嚷我一场，饭也没得吃，倒唠了一场大气。饿得眼花，气得头晕，昨日睡了一日，不曾来望得住持爷。小官，烦你转达，待老身寻得柴米，贱体略略挣扎些，来拜复住持的话头便了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俐口伶牙，拿班作势。

柴米送来，方能了事。

行童道：“住持爷立等老菩萨讲话，同我到寺中吃早饭去。”赵婆嘴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，成甚体面，况且身子狼狽，寸步也移不动。多分明日来见住持爷，相烦申意。”打发行童回寺。

此时钟守净眼巴巴等候回音，忽见行童来到，便问：“赵妈妈怎地不来？”行童将赵婆与儿子争闹、少柴没米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钟守净笑道：“这老婆子却也没些转智，既无柴米，何不着人到我这里借掇，却在家里寻闹？”看官听说：赵婆这些做作，正是骗财物的圈套，钟守净哪里省悟着。两个道人驮了五斗白米，挑了一担大柴，送到赵婆家里来。这赵婆与儿子料得钟守净决然着套，都不出去，烧茶专等。果然见两个道人挑柴送米来了，赵婆接了，欢天喜地。

陪道人吃茶罢，送出门道：“拜上住持爷，承惠柴米，午后面谢。”道人自去了。

赵蜜嘴午饭后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径往妙相寺里来。进得寺门，见那一个挑柴的道人，正在殿上点香，一见赵尼姑来到，丢了香，先进房里通报去了。钟守净分付厨下预先烧好茶伺候。

只听得脚步响，赵婆哈哈地笑入房里来，见了钟守净。连连的打问讯，谢了又谢。钟守净道：“小可的事，何必致谢，且请坐吃茶。”就问：“干娘，你原约昨日来见小僧的，使我悬悬地望了一日，望得眼穿，盼得肠断，好失信人也。”赵婆笑道：“不要提起，只因为家里少长没短，呕了一场闲气，贱体不快，故此失约。不合又在行童面前老实告诉了，蒙住持爷赐柴赐米，正谓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暂且收了，再图后报，特来拜谢。目前贵体比往先好些么？”钟守净道：“贱恙颇觉有一分儿好意，只是心里热焦焦的过不得。日前所求事体，曾有些良策么？”赵婆道：“老身费了一夜神思，设下一条妙计，今日特来商量。”钟守净道：“既有良策，即便施行，小僧无有不依。”赵婆低声道：“耳目较近，难以言语。”钟守净发付行童出房去了。赵婆将椅子移近前来，附耳低言道：“如此如此，这计何如？”

钟守净听罢，跌脚道：“妙！妙！果然是个女张良！”赵婆道：“不要先欢喜，若言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，还须密用心机，到手时方才是稳。”钟守净带笑叫行童换茶，赵婆起身告行。钟守净道：“且坐，小僧有一件粗物相赠。”就在箱里取出一匹茶褐色绝细的绵绸，对赵婆道：“权送与干娘做件衫子穿。”赵婆推辞道：“此绸老身决不敢受，未有

寸功，焉受重赏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干娘不要嫌轻推却，若收去，小僧心里才安，另有计较。”赵婆接在手里，谢道：“常言讲得好，长者赐，不敢辞。老身只得权收了，后当补报。”作谢而别。

钟守净独坐，思量这赵婆计较，果然有些妙处，越想越有滋味，随着他此计而行。当晚分付厨下道人：“磨起一斗糯米粉来，做成豆沙馅子，明早候用。”当夜睡不安枕，天未晓，便穿衣起来，着道人买了两个猪腿，将那隔夜磨起的米粉裹了馅子，做下一盒凉圆，蒸熟了，用两个朱红盒子盛着；又取象牙梳子一副、名人诗画檀香骨子金扇二柄，藏于匣内，使道人挑了，行童引路，送到元宵夜里借点灯那一家去。分付道：“如此如此，他若不肯收时，不要管他怎的，只出了盒子就走。”

行童领了分付，和道人一径到沈全家里来。却好沈全不在家，那妇人坐在轩子内做针指，忽闻帘外声唤，步出看时，见一小厮和道人挑着盒子走入来。赛玉问道：“你两位是何处来的？”行童答道：“我们是妙相寺钟法主差来，有些薄礼奉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妙相寺虽然邻近，日常间未有往来，何故有礼相送？二位莫非差了？”行童道：“大娘子，你记得正月十五夜更深时分，有一位长老同小人来借灯点烛么？”黎赛玉道：“正是，那元宵夜里，长老来借灯，我想着有些像妙相寺里的钟住持，果然是他。”行童道：“那长老正是钟法主，因搅了大娘子府上，心里不安，次日要来拜谢，为染了些小恙，一向失礼。昨日圣上差一员中贵官赍此圆子赐寺中二位住持，钟住持想那夜里搅扰，无可奉谢，特着小子送这几个圣上钦赐的圆子来，与大娘子做点心，望乞

笑留。”

黎赛玉笑道：“何须住持爷如此费心，这礼物怎好受得？烦二位带转去。”行童道：“住持说，一定要大娘子收的，小人们怎好带得转去？礼虽菲薄，倒是住持一点敬心，若大娘子不受时，教我们不好回话。”黎赛玉道：“佛门中的东西难以消受，况且无功受禄，决不敢领。”两下推逊了半日，长儿向前道：“娘，既是钟住持送来的，也是一点敬意，收了待后回礼就是，休必恁般推却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蠢牛，你省得什么子？”道人趁口道：“还是这位大哥讲得有理。”行童把眼一瞅，道人即将盒子递与长儿，长儿接了，顺手倒在桌上，就抢一个圆子丢在口里吃。黎赛玉再欲推托时，行童又将这猪腿也出放桌上，道人接了空盒，先挑出门，行童开了拜匣，将金扇牙梳放于针线筐里，三五步也跳出门去了。黎赛玉勉强收了，道：“有劳二位，多拜上住持爷，另日奉谢。”行童和道人回寺而来。

钟守净依门痴痴的专等回话，见行童回来，忙问何如。行童把初时推却，次后收留的话说了。钟守净不胜之喜，即着行童通知赵尼姑去了。

话休絮烦。却说黎赛玉虽然收了这些礼物，他是个伶俐的人，有些瞧科，终是不安，也不去收拾，就放在桌上，心内自想自猜。不多时，丈夫回来了，进得门，见桌上放着两个猪腿，又有许多圆子，筐篮上金扇牙梳，惊讶道：“此物何来？”黎赛玉道：“我不讲，你不知道，也是没要紧的事。正月元宵夜间，我在门首看月耍子，见一个和尚同一个小厮，行过我们首，偶然灯笼黑了，问我借灯点烛，原来就是妙相寺里钟住持。他道打搅了我们，今日特送这些礼来相

谢。我再三不肯收，被行童定要放在这里。我正等你回来计较。”

沈全笑道：“有甚计较，他好意送礼物来，反怪他不成？只顾收下吃了再处。这和尚倒也是知趣的，正为雪里送炭，我昨晚到今午时，点了一日肚灯，早上出来寻相识借钱，捱破面皮，并无一人肯借，只得空手回来。今放着许多现成之物，不讨自来，不吃待怎地？俗言说得好：‘看了米囤倒饿死。’长儿，快烧起锅来煮猪腿，先将圆子来点饥。”黎赛玉见丈夫如此说，心下也放宽了。

沈全看了扇上诗画，十分欢喜，正在夸美之际，只听得帘外有人咳嗽。赛玉门眼里张望，见是赵婆，忙迎出来，笑道：“老妈妈，许久不来寒舍耍耍，今日甚风吹到此？”赵婆道：“一向穷忙，不得功夫望你，今日因便，特来相拜。大娘子，你近日好么？”黎赛玉道：“有什么好，日用不敷，苦守薄命。妈妈你倒更觉清健了。”赵婆道：“儿子没挣扎，终日淘气，怎得清健？今有一串上好滚圆雪白珠子，是一宦家侍妾央我货卖几百贯钱钞。我想起大娘子是识货的，故特来问一声，或要时，倒也便宜。”黎赛玉道：“苦也，哪得闲钱换这珠玉受用？妈妈，你不知我家艰苦，只看我身面上，布草兀自不充，焉能够想这富贵的道路？”赵婆道：“大娘子又来太谦了，你是不要他用，若要时，打什么紧？”黎赛玉道：“恁般光景，今生休要指望。”赵婆道：“青春年少家，休讲这话。大官人发迹时，正要受用哩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莫想这地步。”赵婆即起身道：“大娘子既不要，老身告别，另日再来看你。”黎赛玉道：“且请坐，用几个点心了去。”赵婆道：“不消了。”黎赛玉道：

“又不是为你买的，有现成的在此，不嫌时，便吃几个何妨？”赵婆道：“大娘子恁地讲时，只得吃了去。”

长儿用盘托出圆子来，赵婆接手上，吃了两个，问道：“这圆子是何处买的？恁般细腻好吃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是妙相寺钟住持送的，为元宵夜间问长儿点灯，他道是打搅了我们，今日着道人送两柄金扇、一副象梳、两个猪腿、一盒圆子来相谢。”赵婆道：“天呀，你自不吃，倒先请我吃。这钟和尚莫不就是那正住持钟守净么？”长儿答道：“正是正是。”赵婆拍着手道：“这个天杀的和尚，好不富贵，好不受用！不知怎地结得当今皇帝的缘法，钦赐他许多金银宝贝，封做天下都法主，四海闻名，哪一家皇亲不钦敬，哪一个仕宦不结交？等闲的和尚，只好比他那脚上毫毛，兀谁赶得上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讲他怎的，这也是宿世修来福分，故今生有这般受用。”

赵婆点头笑道：“大娘子讲得有理，我和你只是前生未曾种得福根，今世里却有许多磨折，如今再不结些善缘，一发堕落了。正谓：人身难再得，作善是根基。”黎赛玉道：“我也晓得，只因手里少了钱，要行行不得的苦。”赵婆道：“不是这等讲。他富贵的，行那富贵的事；我贫穷，干我贫穷的事。比如那修桥砌路、塑佛造殿，这是有钱的所为；我和你行些方便，积些阴德，烧些香，念些佛，听经拜忏，也是修行的道路。还有那千人会，若去得几次，人身不脱。只怕大娘子惧官人拦阻，不肯出去烧香赴会哩。”黎赛玉道：“不怕，甚人敢来拦阻？只愁没人引路，况兼年幼，怕惹人笑话，故此一向未敢出门。”赵婆道：“大娘子旧家儿女，谁敢笑话？古人道：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。临欲回首之际，

丈夫儿女也替不得你，怕什么外人谈讲。下次或遇做佛会时，我来相请，可也去么？”黎赛玉道：“妈妈若肯带挈时，怎地不去？”赵婆又坐了一会，讲笑谈天，作谢出门。

自此以后，赵婆时常到沈全家里来，或央黎赛玉补些衣服，做些寿鞋；或是拿绒线来挑花刺绣。不时送些柴米资助，或将酒食来同吃。这都是钟守净的钱财，要赵婆交结他，好引进干事。这黎赛玉夫妻二人，哪知赵婆奸计，只道是他好意，甚是感激。赵婆若来时，就如嫡亲父母一般，不离口的亲娘妈妈，冷水也烧做热茶款待。

却又过了月余，早是四月，初八日乃释迦牟尼佛生日，不拘大小庵观寺院，都做盂兰盆大会。当日却是初六，赵婆预先和钟守净计议定了，却到黎赛玉家里来。赛玉烧茶，殷勤相款，赵婆道：“今日特来相请大娘子去赴佛会哩，不知有功夫去么？”黎赛玉道：“终日清闲耍子，怎地没功夫。但不知是何处佛会，望妈妈带挈则个。”沈全道：“老妈妈又来多事了，做佛会有甚好处，男女混杂，惹是招非的。与我撒开，别寻道路，免劳挈带。”

赵婆变了脸，正言作色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大官人讲这等落地狱的话，虚空过往神明监察着你哩！谤佛的罪孽深重，恁地怎得好人生？佛偈讲得好，将相与公侯，累劫皆从三宝修；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就如大官人，生得五官周正，不哑不聋，得这样一个男身，与女人先差五百劫，岂是容易？又配着这等如花似玉、百能百会的一位娘子，皆是前生种成善根，修行得来，今世方能受享。还有些儿修不到处，只是一个平民。若前世修行念佛，结缘种福，苦行精进，得到时，今世就做那荣华富贵、福寿双全的人了。你看又有那贫

穷孤苦、残疾夭折的，这都是前世谤佛行凶，不登三宝地，不赴千人会，不修不积，未曾结缘种福，故此今生受苦。少年人正要惜福延寿，不可讲这堕落的话。佛阿佛，大官人还不知道哩？”

沈全笑道：“自盘古到今，也有修行的，并不曾见何人做佛，空自吃了一世苦；也有作恶的，不曾见谁人落地狱。俗语云‘黑心人倒有马儿骑，落得快活’。老妈妈，据你这般说时，富贵的有金银布施做会，就代代富贵；贫穷的口也糊不来，哪得银子布施做会，就代代贫穷？这样看起来，世上人不消争名夺利，只消去做佛会，便世世富贵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人死就罢了，四生六道凭你去投胎，有何报应？”

赵婆道：“大官儿，你虽是聪明，哪晓得我佛门中的奥妙。比如你们读书的尊孔圣人，道家尊太上老君，我们尊佛，各尊一教。其实，三教总是一教，惟有我佛教最大，不生不灭，变化无穷，包得那儒道两教来。盘古，皇帝未生，先有我佛出世，太上老君是我佛的化身。就是孔夫子，也是我佛的化身，故此，孔夫子也修行也吃蔬。”沈全大笑道：“老妈妈专会扯谎，孔夫子可是信佛的人么？他为何肯吃蔬修行？”赵婆道：“我贴邻有一学堂，常听得学生读书，读道：‘夫子在齐，三月不知肉味，’这不是吃蔬？又读道：‘斋必变食饭，蔬食、饮水。’这不是吃短头蔬。苦行修行？我皈依的师父尝说，愚夫谤佛，犹如醉汉骂人，都是迷而不悟。大官儿放省悟些，不可口孽造罪。”这沈全呵呵地笑起来，跳起身，伸一伸腰，口里道：“妙妙妙，三般俏，我不管你们闲事。”遂一面走，一面唱出去了。

赵婆也起身要行，赛玉留住道：“老妈妈，不要理这失时的短命，我自与你讲讲儿。”赵婆道：“我怎与这蛇蝎计较，他男子汉只说得男子汉的话，不知我们做女人的苦处哩。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，上看公姑脸嘴，下凭丈夫做主。最可怜我等五漏之体，生男育女，污秽三光，罪孽不小。若不生育，老来无靠。身怀六甲，日后担忧，及至临盆，死生顷刻。幸而母子团圆，万分之喜；倘有不测，可怜就登时三魂渺渺归阴府，七魄悠悠入九泉。那时万孽随身，一灵受罪。阎王老子好生厉害，查看孽簿，叫牛头马面又落血污池里，不得出头，又有那鹰蛇来嗜，恶犬来咬。此时丈夫儿女都替不得，好苦楚也。若有钱的，阴间做功德超度，还有托生日子；如夫主无情，别偕姻眷，不修佛行，这一点阴魂浸在池时，永劫受苦，不得翻身。皆因不曾在佛地上走过，以致如此。若走过佛地的，虽落池中，无诸苦楚，池里便生莲花接引他托生，不受恶缠了。”

黎赛玉听罢，不觉耸动心肠，眼泪纷纷的滚下来。赵婆道：“大娘子，不必垂泪。若能及早回头念佛，来世便女转男身。如今四月初八，是西方佛祖释迦如来的寿诞。妙相寺年规，大雄宝殿里做会，男女僧俗道众何止千人。本寺两位法主会议，男女混杂，不当稳便，今年改了旧规，两位住持各管辖一处，东首敞厅里是钟住持为主，接引女眷们念佛；西首厅里是林住持为主，接引男客烧香。这规矩甚是有理，省了许多是非。老身在东厅里簿子上写了一个为头的名姓，要我拉请三五十位女眷同去赴会。我想，这钟住持是有德行的老爷，行事极有法度，谁敢不服？况且女众们一处儿拜经念佛，极其清静，又没半个闲杂人敢来混扰。故劝大娘子去

走一遭。免些罪过，比那小去处，胜过百倍，讲便是这等讲，大娘子，你自主意。别人勉强劝去念佛，是没功德的。”

黎赛玉道：“恁地时必然去走一遭，妈妈千万挈我同去。只是不知要多少斋钱。”赵婆道：“斋钱不必在意，都是老身一力包办。今日就要吃蔬净身，初八日起早梳洗，我来接了你同去，切不可二心三意，不志诚反造罪孽。”黎赛玉道：“念佛是一桩正事，岂有二心三意？只是妈妈须索早来相伴同行。”赵婆道：“不必讲，决然早来回往。”讲罢，相别而去。

黎赛玉到初八日，五更便起来点灯梳洗，一面着长儿煮熟了早饭，预先吃了，只等赵妈妈来就行。不多时，听得敲门，赵妈领着几个女伴进到家里，约了同行。黎赛玉穿了一身齐楚衣服，分付长儿晚间寺中来接，和这赵婆一行人，取路往妙相寺来。进了两重山门，果见纷纷人众往来，一应游僧、长老、道人、野老都寻着男子队里，径到林住持西首禅堂去了。一概尼姑女众，都随着女伴到这钟住持东首厅里来。

只因这个佛会，有分教：面壁禅师沉欲海，守贞良妇煽淫风。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毕竟听经后做出什么勾当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

诗曰：

念佛人图种福田，反为奸秃结良缘。

巧言一片凭婆佻，刺佛千尊瞧玉仙。

桃浪乍翻津莫问，草庐三顾水成欢。

终须仗得弥陀力，极乐西方在目前。

话说黎赛玉随着赵婆等，同到妙相寺东厅里来，夸不尽禅堂精洁，铺设整齐。这些烧香念佛的女眷，约有三五百人，普同打一问讯就坐。不移时行童道人等捧出茶来，女众们吃茶已罢，道人焚香点烛，上了琉璃诸佛，供桌上都摆列果品蔬食之类。内中有几个为首尼姑，入里面拜请正住持钟法主老爷上坛，敲动云板。行者出来回复：“奉钟住持爷法旨道：今日盂兰盆大会，佛祖寿诞之辰，本当上坛主行法事，普渡群迷众生。无奈不期疾作，心疼不止，难以上坛，令周闾梨、朱班首二长老代行执事。”行者讲罢就去了。

又等了一会，忽闻钟声响处，细乐齐鸣，众和尚簇拥周闾梨、朱班首二僧出来，女众们一齐稽首。二僧上坛讲经说法，女众一齐念佛，声震天地。诵一卷经，念一起佛，吹打一通乐器，到午时暂歇。吃了午斋，依旧诵经念佛，直到申牌时候，化纸散场，就于禅堂、佛堂、敞厅、侧殿各处摆下斋席。这些念佛的女众，各自寻班逐队，与熟伴儿同坐，你

我互相告诉，有说媳妇不孝的，有说儿子不肖的；这个恨夫主不贴体，那个怨家道甚艰难；或谈妯娌是非，或诉邻居过失。人人嗟命薄，个个叹无缘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婆和黎赛玉一伙同来女人，坐在侧首佛堂里吃斋，斋席将阑，见一行童来道：“赵妈妈，钟老爷请你讲一句话，立等就去。”赵婆即随行童往钟守净房里去了。黎赛玉却无熟伴，冷清清的坐在那里伺候同回。等了一会，不见出来，这些同席女伴们斋毕，俱纷纷的起身散去了。只落下黎赛玉一人在斋堂内。

黎赛玉坐立不安，要回家去，又不见长儿来接；等得心焦，又不敢去催逼。看看天色将晚，不见一人来往，心下疑惑不定。正徘徊嗟怨，忽见赵婆走出来，笑吟吟道：“大娘子，等得心焦了？老身进内与钟老爷讲起话来，不觉又是半晌。”黎赛玉问道：“钟住持和妈妈讲什么要紧的话，教我等得好不耐烦？快快回去罢。”赵婆道：“大娘子且慢着，有一句话要和你商议。适才钟老爷不为别事，请我进去，只因目今圣上择日做大道场，超度阵亡将士，特宣钟住持主坛。钟住持要做一领簇新的大红川锦袈裟，上面要绣三百六十尊小佛，已备一个缘簿，托我举荐几位女施主，每一位绣佛十尊。绒线金条，钟住持都有，只要施主们出手，替他绣一绣。将次绣完一半多了。我想大娘子手段甚高，针指出色，方才在住持面前讲出大名，钟住持道：‘原有一面之识。’甚是欢喜。老身斗胆，已书大娘子姓氏在缘簿上了，只不曾押得花字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黎赛玉道：“日前受了钟住持厚礼，常常在心，未曾酬答。今即要绣佛，甚是易事，有何不可。”赵婆道：“既蒙

大娘子慨许，还要亲手押个花字才准。”黎赛玉道：“既是妈妈代我上了姓氏，何必押字？”赵婆道：“这钟老爷是个笃实的长老，若没有花押，犹恐不稳。缘簿上施主们，人人都是有花押的。”黎赛玉道：“花押不难，教人将出簿子来，我押就是。”赵婆道：“房里现成笔砚不去写去，要搬来移去的？我伴你略进去押了花字，即出后门回家，路又近便，却不是好？”黎赛玉应允。赵婆引路，一同进去。转弯抹角，都是重门小壁，足过了六七进房子，方引入一间小房里。黎赛玉仔细看时，四围尽是鸳鸯板壁，退光黑漆的门扇，门口放一架铁力木嵌太湖石的屏风，正面挂一幅名人山水，侧边挂着四轴行书草字。屏风里一张金漆桌子，堆着经卷书籍、文房四宝、图书册页多般玩器。左边傍壁摆着一带藤穿嵌大理石背的一字交椅，右边铺着一张水磨紫檀万字凉床，铺陈齐整，挂一顶月白色轻罗帐幔，金帐钩，桃红帐须。侧首挂着一张七弦古琴，琴边又斜悬着几枝箫管、一口宝剑。上面放着一张雕花描金供桌，供奉一尊渗金的达摩祖师。面前一对古铜烛台，点着光亮亮两枝蜡烛。中间一个蹲狮香炉，口里喷出香馥馥龙涎凤脑来。两旁放着一双紫玉净瓶，插着时鲜花草。这阁里甚是清楚洁净。黎赛玉看了，暗暗称羨道：“好去处！好受用！”当下问道：“妈妈，缘簿在何处？将来押字。”赵婆道：“缘簿叠在经卷里，怎地钟住持老爷还不出来？我去请他，相见了好押花字。”即转身走出门外，随即将门关上，口里道：“省得闲杂人来搅扰。”

黎赛玉坐在椅子上，等了半晌，不见赵婆与钟住持出来，心里惊惶，起身推门，门已锁上，却推不开。四面看时，又没门路，叫了几声赵妈妈，并没人答应。

正踌躇无计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壁门开处，一个和尚捱身入来，依旧双手将板壁上了，走向前对黎赛玉深深稽首。黎赛玉看时，却正是钟住持，即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赵妈妈却在何处，怎地不见她？”钟守净笑道：“赵干娘有事，自回去了。”黎赛玉道：“住持爷，将拿绣佛缘簿来，待我押了花字，好回去。”钟守净陪着笑脸儿道：“不要押什么花字，只要成全了好事，才放去哩！”黎赛玉道：“既不要写缘簿，黄昏黑夜，留我女人在此何干？”

钟守净向前一把搂住，双膝跪下道：“我的亲亲娘，没奈何，救小僧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！”黎赛玉两手推开，红着脸道：“啊呀！出家人不差，好做这没天理落地狱的事，成甚模样！我若喊叫起来，你却怎的见人？”钟守净跪在地上，笑道：“小僧这阁里，四面都是高墙，莫讲喊叫，便是敲锣擂鼓，兀自没人听得。只求亲娘方便小僧。”黎赛玉怒道：“贼秃真有心机，老狗做成圈套，骗我来此，强求淫欲。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，妾身宁死不辱！”

钟守净道：“亲娘息怒，容小僧诉禀衷肠。自从正月十三日东厅讲经之际，偶然见了亲娘玉貌，爱慕不禁。亲娘临去之时，又承青盼，小僧愈觉难熬。至十五元宵夜，重蒙厚爱。从此，小僧废寝忘食，得了相思病症，讲不尽黄昏寂寞，白昼凄凉，吃药无功，求神少应，小僧自分多死。今日幸得亲娘降临，可怜见小僧伶仃病体，费尽了万千神思，方得见亲娘一面。若赐片时欢会，救小僧一命，这是莫大的功德。”黎赛玉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，我丈夫亦是有名气的，你不要倚势强奸，逼人性命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娘子还是真不肯，假不肯？”黎赛玉摇头道：“实是不肯。不要胡缠！”

钟守净立起身来道：“罢罢罢！小僧无福，娘子不肯垂怜，这病越添得重了，终须是死，不如死在娘子跟前罢了！”即伸手在袜筒里摸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来，向颈上欲待自刎。黎赛玉看见慌了，即双手抱住道：“痴冤家！怎地要女色倒不要了性命？”夺了刀，往地下一掷。钟守净乘势转身，将黎赛玉紧紧搂住，道：“亲娘，既不容小僧自刎，乞哀怜救济则个！”常言道：妇人水性。黎赛玉被钟守净缠了这一会，又见他少年聪俊，是个富贵有势力的和尚，不觉欲心也动，按捺不住，当下双手亦抱住钟守净，同到床上。正欲脱衣解带，共枕欢娱。黎赛玉猛然腹中绞痛起来，一霎时唇青面紫，手足皆冷。钟守净惊惶无措，抱住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吓死我也！佛爷保佑，人命关天，怎了怎了？”赛玉忍着痛，推手道：“不妨，这是我的旧病，速将姜汤我吃。”守净方才心定，忙推开壁门，奔入厨房，取了姜汤，复进阁中来。赛玉呷了数口，转觉腹中作响，一股气从膈上卷至脐下，疼痛不止。钟守净搀扶摹扶，不住的茶汤调理，直至四更将尽，方才疼定。赛玉和衣靠在几上，弄得钟守净神疲力倦，连珠箭的打哈欠，也倚着桌儿睡去了。

顷刻间晨钟声响，遍处鸡鸣，钟守净醒来，搂定黎赛玉道：“我的娘，这会儿玉体好些么？”赛玉道：“好了。”钟守净欢喜，双手捧定赛玉脸儿，在灯下细细看觑，依旧如花似玉，非复病时模样。搂过来亲了数个嘴，一手摸入怀中弄乳，一手替解衣带，复求云雨。赛玉推辞道：“今日断然不可。”守净笑道：“晚上已蒙娘子慨允，脱衣就寝，因病发阻了高兴。今已无恙，正好与小僧一乐，为何又言不可？”

赛玉道：“我自幼爱吃冷物，积成一病，每月行经之期，必先腹中绞痛，然后经通。凡经次不忌房事，要成血淋；况住持早晚佛前行动，若秽污了身体，罪过不轻，连我也难逃罪孽。”守净笑道：“我们佛祖是大慈大悲的，哪里管这等闲事？”

此时钟和尚欲火难禁，兴发如狂，正是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，一手将赛玉搂住，一手持入裤里。赛玉慌忙推时，已被他摸着那话儿。守净忽失声道：“我的亲亲，为何这等着谎？尿皆溺出来了。”赛玉笑道：“呆和尚！你且将手看一看，可是尿吗？”守净伸出看时，满掌鲜血淋漓，心下大骇，道：“这是何故？终不然原有血淋病症的？”赛玉道：“适才我与住持讲过，女人家经水每月通流一次，人人如此。你这只手只索罢了，有一个月点不得香烛，近不得佛像经典哩！”守净一面取汤洗手，一面将元宵夜间之梦讲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我向来恨这个红脸头陀，阻住了巫山云雨。大娘子今夜经通，败了一场高兴，只是我和尚福薄，不得消受。”赛玉道：“佳期有日，不必愁烦。”

二人谈讲之间，不觉天色已曙，赛玉猛然省道：“昨早我出来赴会，近晚长儿必来接我，不见空回，我丈夫怎生不疑？倘问我时，教我如何回答？”钟守净笑道：“娘子放心，小僧和赵干娘计较定妥，方好放胆做事。昨日傍晚，长儿果来接你，被我骗进后进旁禅将酒灌醉，扛在床上，将房门锁了，只怕这早晚还未醒哩。你丈夫处，晚上我使赵干娘先去讲了，说：‘大娘子和几位女众们在寺里看钟住持上坛放焰口，老身和长儿在那里陪伴，直到明早方回。你自去睡，不消等候。’这事已预先调停定了，娘子何必忧虑？”黎赛玉

听罢，方才放心，取镜梳洗毕。

二人对膝而坐，细谈衷曲。守净道：“荷蒙娘子错爱，小僧感恩无地。今日别去，又不知佳期在于何日？”讲罢，潸然泪下。赛玉道：“男子汉好没见识。既有长情，但问赵妈妈求计便是，俟个机会，即可相见，何必如此苦切？”钟守净流泪不止，赛玉再三温存，安慰了一会。

忽听得人叫开门，赛玉已知是赵婆声音，令守净开门。赵婆走入来，哈哈的笑道：“大娘子，住持爷，你两个双贺喜也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多谢干娘作成。”黎赛玉不觉面皮通红，低着头翻书不应。赵婆道：“大娘子许大年纪，还害羞哩。这个何妨？斋僧布施，倒有大功德的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干娘休要取笑，可吃些早饭么？”赵婆道：“早饭不用了。大娘子可作急回家，免被旁人瞧破。”

钟守净令行童拿钥匙到后边小房里，叫那长儿来讲话。行童开了门，叫长儿时，兀自鼾鼾酣睡不醒。行童将手摇了几摇，长儿方才醒来，一头伸着腰，口里还道：“好酒好酒！”行童笑道：“好酒再喝一杯？”长儿起来，睁眼看时，吃了一惊：“我怎的吃醉了，却在这里宿了一夜？娘知道决要打哩！”呆瞪瞪立着。行童道：“不要慌，且随我来，钟老爷唤你讲话。”

长儿跟着行童到小阁里来，只见赵婆同娘、钟和尚三个坐在那里，长儿失惊问道：“娘怎地昨夜不回家去？”黎赛玉骂道：“蠢才！你怎的贪这口黄汤，吃得滥醉，亏了住持爷，着人扶你进房里睡了。这等长夜，尚兀自不醒，若不着人叫你时，明日也睡得去哩。昨日夜间钟住持做焰口道场，累赵妈妈在此陪伴一夜，不然教我独自黑魇魇地回去？”

长儿立在侧边不敢做声。

赵婆笑道：“大娘子骂他怎的？我和你左右是念佛看道场耍子，便等他睡睡何妨？只索打点回去，不消絮聒了。”讲罢，斜着眼看着长儿，把眼一瞅，即起身走出阁子外，长儿会意，即随出门外来。赵婆衣被里摸出个纸包儿递与长儿，轻轻地道：“钟住持讲你老实至诚，日后有抬举你处。因见你衣裳褴褛，与这三钱银子，做件袄子穿。回家去大官人问时，只随着娘的口讲便了。”长儿接了银包，口中不讲，心下思量道：“这钟住持为甚的昨日灌我醉了，今日又有银子与我？必有缘故。该不与娘有什么不伶俐的勾当么？且收他银子，再做道理。”答应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

二人复回到阁子来。桌上又摆下点心茶果，因恐赛玉脸红，不敢用酒。钟守净陪着赵婆黎赛玉同坐吃茶，长儿也吃些点心。黎赛玉即起身辞谢钟守净告回，守净欲留不敢留，欲别不忍别，一步步掩泪送出阁子门外。黎赛玉亦有留恋之情，因碍长儿在前，勉强忍泪道：“请住持爷自便，不劳送了。”钟守净怕人看破，只得包着两眼珠泪回步，怏怏而别。

有诗为证：

情透爱笃两留恋，顷刻分离意黯然。

郁结相思多少恨，低头含泪闷无言。

黎赛玉同赵婆长儿径出后门，悄悄穿小巷而回，却值沈全坐在门首，看见浑家回来，进得门即问道：“昨日念佛，怎的晚上不回，直念到今日这时候才来？少年女眷被人谈论，成何体面。”黎赛玉笑道：“昨晚道场圆满，正要回来，女众们都劝我道：‘千难万难出来一次，夜间钟法主放焰

口，超度众生，极有功德，怎的不看看去？’因此在寺里念了这一夜佛，却有甚事谈论？”赵婆接口道：“谈论他娘的鸟！寺里多少妙年女伴，在那时做会看道场，偏你有人谈论终不成？我老身也在那里打和尚。大娘子，不要理他，我晓得你熬了这一夜，精神困倦，且去睡睡儿，不要淘气。”沈全听罢呵呵大笑，自走出街上闲耍去了。黎赛玉送赵婆到门首，自去房里寻睡。

这赵婆别了赛玉，复转身取路，又到妙相寺钟守净禅房里来。只见钟守净坐在禅椅上打磕睡，但见：

四体浑无力，昏昏常似梦中；面上失了神，处处可为卧榻。腰酸腿软，低着头微露眼睛；骨痛筋麻，开半口斜流津唾。鼾声不作，原来睡思正浓；两手低垂，无奈精神疲倦。

赵婆走近前，悄悄道：“住持爷好睡也。”钟守净惊醒，开眼看时，却是赵婆，忙起身声喏道：“多谢干娘费心，无恩可报。”赵婆笑道：“老身此计，果然百发百中，住持爷怎地谢我？”钟守净道：“感承干娘妙计，小僧自当重谢。但夜来好事将成，谁料又成画饼，空费了干娘一片心机。”赵婆道：“怎地讲来？沈娘子在你房中一夜，不知受了多少摩弄，和尚们手段，老身平素知道的。咦，住持爷，你好受用，却又来讲鬼话了。”守净道：“干娘跟前，小僧焉敢调谎？昨晚干娘去后，小僧径入阁中，那些温存风脸不必讲得，直至乌江自刎，方得玉人回心，将我抱住。那一时，小僧的魂灵不知飞在何处去了。”赵婆笑道：“妙呵，后来怎地作乐？”守净叹口气道：“不要讲起，有何乐处。刚刚上床，谁期平地风波，那人突然肚中作痛，面青唇紫，十分危

迫。小僧服事慌了一夜，不得着枕，直至天明方才平复。意欲求欢，那人讲行什么经，决意不允。小僧无奈。只得罢了。你道晦鸟气吗？随后干娘已到。小僧这会子觉贱体不快，莫非旧病又要作了？”

赵婆摇头道：“不信不信，猫儿见腥，无有不吞。我为住持爷用尽了机神，千难万难勾搭得他到这里，怎么就轻轻地放过了？老身只要你事成，不是那苍蝇见血的馋眼，谢与不谢，出乎住持一点本心，为何将这隔靴挠痒的话来班门弄斧？”钟守净气得满脸通红，道：“干娘讲这话，教我有屈难伸。委实和那人不曾沾身，如一字虚谎，小僧落拔舌地狱，万劫不得超身！”赵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何必立这样誓？只是住持爷忒也软弱，你两手又不是疯瘫的，他的又不是铁皮包着的，为何不曾到手？我想那沈娘子是一个人尖儿，他到此地步，无可解救，故假装病发脱身而去。咳咳！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可惜这个好机会错过了，下次怎生能够？”

守净听了，懊恨无极，跳起身叹道：“罢罢罢！留此性命何用？”对柱上一头撞去。赵婆两手扯住，劝道：“住持爷怎地这等性急？啊呀，头皮也撞破了，什么要紧。”守净道：“玉人已去，后会难期，恁的福薄，不如死休。”赵婆道：“一宿姻缘，皆是前生注定，不可性急，慢就是快。适才老身自是取笑，怎么住持爷就认起真来？俗言道：‘由你奸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脚水。’随你卖杀乖，也出不得我老娘手里。住持，不必心焦。”

钟守净回嗔作喜道：“若得干娘如此，小僧感恩不尽。但那人乖觉，不肯复上钩来了，如之奈何？”赵婆道：“不

难，云里千条路，云外路无数。除了死法，另有活法。凭着老身一张口，管教他复上钓鱼钩。只是一件：住持爷惜不得破费，方能好事圆成。”守净道：“钱财小僧尽有，任凭干娘调度。”赵婆道：“可有什么首饰吗？”守净道：“有，有。目今打得一枝金簪，做就数件袄子，要送与老母的。干娘要用，任从拿去。”赵婆道：“我若自用就是起发你了，我如何要，这簪子自有用处。”守净欢喜无限，忙去取簪子，递与赵婆道：“感干娘厚恩，决不忘报！”赵婆指着金簪道：“这一件东西，又是一个冰人了。住持爷，宽心安睡，耳听好消息。”讲罢，作别而去。

再说黎赛玉直睡至午后方起，做着针指，心里暗想：“这钟和尚温柔腼腆，十分情爱，便与他往来，谅不负心。”自此以后，眠思梦想，只是念着钟和尚。隔了数日。忽见赵婆来到，赛玉迎进轩子里坐下，叫长儿厨下烧菜。赵婆道：“大官儿何处去了？”赛玉道：“不过在外厢闲耍。”赵婆附耳道：“钟住持念大娘子情意，甚是感激，挽老身特来作谢。”赛玉笑道：“谢妈妈作成，几乎露出丑来，羞答答，还讲他怎的！”赵婆也笑道：“和尚房里睡了一夜，丑也丑不去了。委实那夜怎地行事，可与我讲？”赛玉道：“小钟毕竟对妈妈讲来，何必问我？”赵婆道：“不要提起。那脓包一味的长吁短叹，怨恨啼哭，我哪里有气力问他？特来问你。”

赛玉道：“那晚妈妈进去久了，我正等得不耐烦，忽见壁门里小钟钻将出来，将我搂住。被我变起脸来，一顿抢白，抵死不从。妈妈，你道天下有这样不要性命的呆和尚？袜筒中抽出一把利刀，就欲自刎。惊得我魂不附体，将刀夺

了，他反把我搂住，苦死胡缠。此时无计可施，幸得救星又到。”赵婆道：“敢是有人冲破了？”赛玉道：“不是人来，却是我的病来，一时间经水大至，幸得全璧而返。”赵婆笑道：“真人面前讲假话，如今钟和尚还俗了，习成一样手艺，做了染博士。”赛玉道：“为何做了染博士？”赵婆道：“他不作染匠，何故手指都是红的？”引得赛玉嘻嘻大笑。

赵婆袖中取出簪儿，递与赛玉道：“这根簪子样式好吗？大娘子是识货的，可值几换？”赛玉看了道：“真是赤金，样式更好，多分也要十倍之价。”赵婆道：“好眼睛，估得不差，大娘子用得着，买了罢。”赛玉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哪有家什买这般首饰？除非将我身子去卖。”赵婆大笑起来道：“我自说耍，这是你心上人挽我送来的，可收了戴在髻子上，也显他一团美情。”赛玉推辞不受。赵婆道：“金扇、梳子也都收了，何必假惺惺，大娘子以后倒不须恁的做作。”赛玉收了，笑道：“钟住持有什么话讲？”赵婆道：“要知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大娘子是个聪明的人，何必细讲？”赛玉道：“妈妈跟前，焉敢卖乖，他既有我情，我岂无他意。目今十九日是我外祖寿诞，我打发蛇瘟去贺寿，喜得路远，次日方回，那夜可教小钟来我家相会。”赵婆道：“娘子若肯如此，一生受用不尽，切莫失约误事！”赛玉道：“一言既出，岂有变更。”留住赵婆吃饭，相别而去。

赵婆入寺，将此话复知钟守净。守净听了，搔耳挠头，喜得发疯，昼夜悬悬盼望佳期，央赵婆探听消息。果然沈全被妻子撺掇，十九日早上整备盒礼，出城贺寿去了。赵婆预先两下照会定了。当晚钟守净对行童来真讲知此事，分付：“如此伺候，不可泄露风声，日后有抬举你处。”来真应诺。

至更尽，守净头戴一顶纱巾，身穿一领石青绮罗道袍，悄悄出了后门，径到沈全家里来，轻轻将门弹了三下，赛玉亲自开门迎进，两个叙礼携手，同入轩子内坐定。赛玉谢道：“蒙惠厚礼，何以克当。”守净道：“些须薄礼，聊表寸心。自从娘子相别，自分后会无期，何幸今宵灯下重逢，恍惚还疑是梦。”赛玉道：“感住持不嫌丑陋，过蒙错爱，但恐恩情一时容易，久处为难，向后不忘今日，妾身死而无怨！”守净双膝跪下，对灯立誓道：“燃灯佛祖，护法韦驮爷爷做证：弟子守净若负了沈娘深恩，异日必死于刀剑水火之下！”赛玉扶起道：“奴自戏言，兄何设此大誓？”只见长儿走出来，对娘轻轻讲了几句，赛玉就请守净登楼。二人对席促膝而坐，赛玉露纤纤玉指，举起杯儿来，将衫袖拂拭洁净，满斟佳酿，敬与守净。守净接了，放在桌上，另取杯筛酒回敬赛玉。赛玉接酒，一饮而尽，守净停杯不饮。赛玉道：“哥哥为何不饮？”守净道：“小弟自幼出家，葷酒未曾破戒。”赛玉笑道：“葷且莫破，这淡酒便酌一杯何妨？”守净坚辞不饮，赛玉令长儿烹茶相款。二人细谈往事，欢笑不胜。赛玉自斟自酌吃了十数杯，渐渐脸晕桃花，分外风情可爱。

有诗为证：

从来倾国最撩人，故把妖颜摄魄魂。

醉后海棠轻带雨，无由采得一枝春。

黎赛玉酒已微醺，欲心萌动，显出那妖娆态度，星眼含娇，酥胸半露，起身剔灯，就将身坐在守净膝上，左手搂定守净颈子，右手举壶斟酒，自先呷了半杯，将剩酒奉与守净道：“哥哥请此半杯，以表奴家敬意。”此时钟守净神魂飘

荡，张主不定，再欲推托，不觉唇已接杯，被赛玉顺手一倾，咽的倾下咽喉去了。赛玉又斟一杯相劝，守净道：“吃下酒去，心里如火攻一般，这一杯不敢饮了，多谢美情。”赛玉将酒自饮了半杯，与守净亲嘴，吐在守净口中，守净接了酒，闻得脂香，不得不咽下去，一连被赛玉口哺口的度了数杯。两个搂抱相耍了一会，守净道：“小弟一时头晕，乞贤妹见怜，可睡了罢。”赛玉道：“你且请先睡，待我洗澡即来奉陪。”

此时天色炎热，守净卸了衣巾，赤身卧于床上。赛玉叫长儿提浴盆上楼，倾了汤，发付长儿厨房收拾去了。赛玉浴罢，掀开帐幔，和守净并头而睡，乘着酒兴，只欲倒凤颠鸾，不期钟和尚初开酒戒，勉强吃了几杯，酩酊大醉，只见他沉沉睡去，推摇不醒。赛玉无奈，唧唧啾啾骂了几句：“没福分的贼秃，不知趣的和尚！”也渐觉酒意融融，身子困倦，将欲朦胧睡去。

此时正是三更，忽听得街上喊叫有火，失惊跳起来，开眼一看，满室通红，原来是隔邻王凹鼻家失火。这凹鼻性好酒，醉后回来，浑家已先睡了，凹鼻失忘灭灯，和衣睡倒楼下，灯火落在草里，一时火起，街坊上鼎沸起来。

赛玉急急推摇叫钟住持：“间壁有火，快快起来。”守净含糊应了，又复睡着。赛玉十分着急，顾不得私情恩爱，将守净左臂上着实咬下一口。守净负疼惊醒，只见火光透壁。守净惊酥床上，不能动身，口里还叫：“行童、道人，快来救火！”赛玉忙扯道：“活冤家，这不是寺里，快走快走！”钟守净方才醒悟，跃起身披衣逃命，乱慌慌的滚下楼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溜烟走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可怪邻家不徙薪，致令荧惑肆威神。

假饶避得茶毗祸，灭却燃灯拜世尊。

说这王凹鼻家失火，幸巡更军卒、地方人等，打进门去，救灭了火，将王凹鼻一索子锁了，送入本县去了。不题。

且说钟和尚被火惊得心胆皆颤，光着头跑出沈全门外，将道袍袖子遮了光头，飞也似奔回寺来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。急忙忙推开后门，奔将入去。不提防黑影里一个人劈头撞将出来，见了钟和尚遮着头脸不认得，大声喊叫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将钟守净劈胸揪住，钟守净是个惊慌奔路的人，气喘吁吁做一团，一时不能言语，两个扭做一块，滚倒地上。当夜林澹然和合寺僧人因墙后有火，都起来看视，忽又听得喊叫有贼，点了火把，一同抢出后园来，却是矮道人将钟守净捺倒在地，众皆失惊。原来这道人姓古，名湊，因他生得矮小，众人都叫他做秤砣。为人本分勤谨，只是性子倔强。当时因着火，赶出后园，见了守净，错认是贼，扭结不放。

林长老喝开秤砣，将钟守净搀起，一个和尚揪了古湊耳朵，同进方丈，细问其故。钟守净扯慌道：“适才为墙外有火，亲自开门去看，不知什么物件吹入眼内。迷了眼，疼痛难禁，故将袍袖掩面，谁想这狗才撞出来，不分皂白将我结扭做贼。仔细思量，实为可恼。”众僧嚷道：“这矮杀才无状，吊起来打他三五十杖，细问他住持爷可是贼吗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不然，黑夜之中哪里认得。此为失误，非是犯上，饶他打，但罚汲水一月罢了。”守净自知心病，乘机

道：“林老爷讲方便，恕了他罢。”秤砣咽哝道：“古怪！钟老爷未尝破戒，为何口里喷出酒气来？实是蹊跷。”众僧听得，慌忙喝出门外，簇拥守净回房，各自歇息。

钟守净叹息了半夜，次早令来真接赵蜜嘴来，备细告诉一番。赵婆宽慰道：“好事多磨，自古如此。住持爷请宽心，这一节事在我身上，包你完就。”守净道：“没奈何，再烦干娘撮合，重续姻缘，早图密约，誓当衔结。”赵婆道：“且住，我想昨夜光景，寺僧岂不生疑？再仓猝行事，反为不美。今有一计在此，住持依我，决然圆就。”守净道：“干娘分付，无有不从。”赵婆道：“五月十三，是我先夫七旬生忌，老身措办香烛之资，烦住持爷做些功德超度他，就里延接亲邻女众们拜忏，沈娘子也邀他来，那时任凭住持爷做作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”守净大悦，笑道：“那日道场之费都是小僧包办，不要干娘破一文钱。只要期得定，打点行事便了。”赵婆道：“如此多谢住持爷破费了。老身临期再来相会。”讲罢，相别自回。

再说黎赛玉，那夜被火惊走了钟守净，心下不乐，见桌上放着纱巾，拿起来扯得粉碎，就在灯上烧毁了。自此郁郁不乐，旧病复发，一连数日不起。直至端阳，方离卧榻，起来梳洗，整備酒肴角黍，请赵蜜嘴同过佳节，排遣闷怀，赵婆进得门来，即对赛玉丢了眼色，赛玉会意，夫妻二人一同坐下，举杯劝酒。

赵婆停杯道：“老身每来扰闹，未曾有一毫答礼，欲屈大娘子舍下一叙，奈蜗居陋室。不敢仰扳。今月十三日，是亡夫七旬忌日，委曲措置得数两银子，送与钟住持包做道场，请十数个女道们拜忏。欲屈大娘子素斋，望乞同去甚

好。”赛玉道：“妈妈见抬，本该相陪同往，但少年妇女穿庵入寺，甚为不便，故此不敢奉陪。”赵婆笑道：“这般说时，我那乾十四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，讲得话倒也中听。”沈全道：“令郎讲甚话来？”赵婆道：“我昨晚和他商议接大娘子寺中一往，他阻我不要来接，我问他为何。他道：‘如今的人，只有锦上添花，谁肯冷灶中发火。我们穷得这副嘴脸，哪个与你往来？劝君休增高头壁，我若无钱也不亲。’今大娘子不肯光顾，果应其言。”赛玉道：“妈妈休如此讲，是罪我的话了，怎当得起？”沈全笑道：“承妈妈相招，你便去走一遭，只是傍晚即回，不可耽搁。”赵婆大喜道：“还是大官人有趣，大娘子切莫推托。”赛玉见丈夫肯了，连忙应允。至晚，赵婆作别而去。

两下暗通关节定了，至十三日，沈全备办两个蔬食盒子，令长儿挑了，打发浑家同赵婆等进妙相寺来。钟守净已在禅堂内铺设齐整，令本房心腹僧六众，诵经拜忏。赵婆等同声和佛拜忏，照常斋供，不必细说。

申牌时分，道场将散，黎赛玉忽然叫声头疼，渐渐坐立不住，起身作别先回。赵婆假意款留，烦恼道：“怎么好？难得大娘子随喜，偏遇尊体有恙，斋也不曾用得先去了，另日作东补礼。”赛玉道：“长儿又不在，烦妈妈送我回去。”赵婆道：“我陪你从后门去，也省走几步。”赛玉和众尼作别，扶着赵婆肩膊，一步步捱出禅堂。穿过侧门，从小路周折，行至阁前。钟守净笑脸相迎，携手同入，赵婆笑道：“这回稳取得荆州，莫忘我黄忠老将。少刻就来饌房贺喜。”讲罢，转身出外去了。二人笑吟吟将门儿掩上，共入罗帏，两酬心愿。

翡翠衾中，劈破一枝菡萏；鸳鸯枕上，平分半个葫芦。目莲救母上西天，柳翠寻僧来阆苑。那个似鬼子母，怀中常抱耍孩儿；这个似荷担僧，肩畔不离娘左侧。这个才亲女色，溅着些娇娇滴滴海棠花，满身麻木；那个甫学偷情，摸着溜溜光光芋艿梗，自觉心惊。这和尚不顾性命，刚做得孝当竭力，便欲忠则尽命；那婆娘舍着身躯，见了这吾才既竭，就觉欲罢不能。这一个云浓雨密，不记着佛戒僧箴；那一个凤倒鸾颠，怎顾得女贞妇德。这一个娇香抱满，那一个神思昏迷。这个道：“你冰肌玉骨满身香，春生肺腑。”那个道：“你手舞足蹈浑身颤，风入四肢。”这个道：“你上口樱桃，下口包含红芍药。”那个道：“你大头清静，小头常放白毫光。”这个道：“妖妖娆娆，可喜娘的脸风弹得破。”那个道：“绵绵缠缠，俏冤家的头雷打不开。”那个道：“房中忽现活观音。”那个道：“今日遭逢真地藏。”这个道：“你横口窄窄，竖口因甚稍宽？”那个道：“你上发光光，下发缘何不剃？”这个道：“你入在我圈套，我入在你圈套，也交得知。”那个道：“我陷在你坑中，你陷在我坑中，还宜仔细。”这个说一番，兴高情动，那管摆折菩提；那个笑一会，意乱心迷，不惜滴枯甘露。这个道：“千朝每日，蛇瘟不似你缠长。”那个道：“百味珍馐，怎比娘行滋味美。”

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守净色中饿鬼，黎娘欢喜冤家。两人不必自嗟呀，从此彩鸾同跨。一任翻云覆雨，何妨恋酒贪花，胭脂韶粉染袈裟，败坏门风不怕。

当时钟守净黎赛玉两人交合之际，说不尽绸缪态度，正谓：干柴逢烈火，久旱遇甘霖。这钟守净是未经女色的长

老，那黎赛玉是好风流的妇人，直至力倦神疲，方得云收雨散。

二人整衣而起，守净道：“承亲娘盛情，得谐枕席之欢，若得朝暮相亲，小僧虽死无恨！”赛玉道：“朝朝暮暮，妾之深愿。但寺中僧众繁杂，邻居耳目切近，倘频相来往，难保不露风声，或惹祸端，悔恨无及。此事还求赵妈妈另作良策，方保久长欢乐。”守净道：“亲娘良言，字字金玉。”说话未毕，赵婆已到，推开门催促道：“天色将暮，大娘子作急行动，我送你回家，然后来化纸送圣。”赛玉别了守净，同赵婆趑出小弄，悄地出后门回去了。赵婆复入寺中，候道场完毕，陪女众晚斋散讫。

数日后，赵婆闯入钟守净禅房，守净款留赵婆，提起日前许谢之言，守净道：“感承干娘妙计，小僧得遂此愿，已铭心刻骨，不敢有忘。只是还有一件，片时之乐，终不畅意。干娘没奈何，怎的再设一个计策儿，使我两人得长久欢乐，那时并酬重礼。”赵婆笑道：“也罢，你讲将甚物谢我？讲得开，我自又有妙计。”钟守净即开箱取出一锭雪花白银，约有十余两，双手递与赵婆道：“些少薄礼，先送与干娘买果子吃，待计就之时，再容后补。”

赵婆见了这一锭银子，心花也是开的，满脸堆落笑来，假推辞道：“老身自是取笑，怎收得住持银两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干娘不要推却了，只管收下，但有妙计，便见美情。”赵婆道：“住持爷如此讲时，只得收了。就是这一段事情，不必住持讲得，老身一向也思量在心里，图个久长之计，方见手段。算起来却也不难，只有一桩儿碍手，故此尚费踌躇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却是甚事碍手？小僧力量可办，亦是容

易。”赵婆拍着手道：“容易，容易！略差些儿遮蔽。若得这路通时，可保百年欢会。”

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海底捉金龙。

毕竟赵婆说出什么碍手的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

诗曰：

五戒之中色是矛，愚僧何事喜绸缪？
情轻结发生离别，爱重沙门反作逋。
俊逸小童传信息，真诚君子献嘉猷。
奸淫不识良言好，计密烟花暗结仇。

话说钟和尚求赵尼姑设计，赵婆道：“天台须有路，桃源可问津。你要长久快乐，有何难处。”这钟守净听了，喜不自胜，双手揉着光头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我的干娘！委实是什么路数，博得这长久欢娱？此计若成，你便是我重生父母。”赵婆指着墙外道：“这沈全住宅，正在住持爷墙外东首小巷里。我时常用心看来，与你这禅房只隔着一重土墙与墙外这所空房子，就是沈全家里了。若怎生买得这一所房子，墙上开了个方便门儿，就通得黎赛玉家。任意可以往来，朝欢暮乐，有何阻碍？只是这房子恐一时难入手，故此狐疑。”钟守净道：“这房子却是兀谁的，我也忘了。”赵婆道：“若讲起这个人，住持爷也有些眉皱，他是当朝皇上第一个宠臣侍御王琪，此人最是贪婪鄙吝，谁敢惹他。”钟守净道：“这房子是王侍御自居的，还是赁与人住？”赵婆道：“住持爷真是个不理闲事的人，墙外这一所小厅楼，王侍御怎地自住得？向来租与人居，因有鬼魅，来住的便搬了去，

故此常是空的，无人敢住。”

钟守净笑道：“恁地时却也容易，小僧自有处置。只有一说，这沈全终日在家守着老婆，又不出外，纵然用计得了这房子，怎地能够与他长久欢娱？”赵婆道：“若说这沈全，又好计较了。他浑名叫做蛇瘟，只图自在食用，并无半点经营，今正在不足之中。老身用些嘴沫假意劝他生理，他必回说无资本，难以行营，住持爷多少破几两银子，待我打发他出外经商，那时要早要晚，任从取乐，有何不可？”

有诗为证：

红粉多情郎有意，暗中惟把蛇瘟忌。

堪嗟好色少机谋，算来不若贪财计。

钟守净听罢，摇着头喝采道：“干娘，你真有意思，我枉自聪明半世，到此处便摆拨不来。干娘在意者，若得恁地全美，干娘送终之具都在小僧身上！”赵婆笑道：“如此饕餮住持爷了，须看手段还钱。”告辞而去。钟守净不出门，在禅房中将息。

倏忽又过了数日。看官，你道天下有这般凑巧的事？当日乃是六月朔日，王侍御为夫人病痊，亲自乘轿赍香烛至妙相寺还愿，先着干办通报。管门道人忙到里面报说：“侍御王爷来还香愿，请老爷迎接，有帖在此。”守净展开帖子看了，心下暗喜，忙整衣冠出迎叙礼，邀入方丈待茶，焚香点烛，对佛忏悔。酬愿毕，王侍御送了礼物要行，钟守净一片巧言，苦死留住吃斋。王琪见他意思殷勤，只得到禅堂坐下。铺设斋席，十分齐整。二人吃斋，闲谈今古，钟守净满面春风，一味足恭谄谀。这王琪是个好趋承的，见钟守净如此款待，言语相投，心中甚喜。

钟守净将手指着东厢道：“墙外那一所厅楼，闻说是老大人贵产，果然否？”王琪道：“果是学生薄业，住持何以问及？”钟守净笑道：“有一异事，小僧怀疑数日，今喜驾临，故敢动问。”王琪问：“有何异事？”钟守净道：“贫僧于四月初八日释迦如来圣诞，设盂兰盆大会，夜半会散，小僧禅定，见一金甲神，手持柬帖与小僧，道：‘本寺伽蓝传示尔六句偈语，尔宜用心。’偈云：‘王公之宅，邻于垣墙，内有冤魅，潜生火殃。预宜防避，毋轻传扬。’小僧看罢，梦里双手扯住金甲神，求他免祸。金甲神道：‘不必惶惶，只看柬帖后面便是。’小僧急看后面时，又有两句道：‘欲禳此难，改为佛堂’。小僧再欲问之，被金甲神一推而觉，心下忧疑，着人问那墙外房子，说是老大人贵产，又是空的，不知何故。彼时就欲奉达，不敢造次，欲待不言，犹虑祸及。今得面晤，斗胆奉达，天幸天幸”。王琪听罢，心下半信半疑，含糊答道：“阴阳之事，不可不信，若论伽蓝显圣，此事亦须提防。待学生从容再做道理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小僧多口，莫罪。”又劝了数杯，王琪起身告辞，钟守净送出山门，相揖而别。

看官听说：钟守净欲图这房子，一时编此大谎，说有火殃。岂知后来火烧妙相寺，果应了这句讖语，莫非前定？不在话下。

且说王琪上轿回衙，一路暗忖：“这和尚讲的话，不知是甚来历，且到家和夫人商议。”原来这侍御夫人宋氏，平生慈善，酷敬佛道，吃斋念佛，看经布施，每劝丈夫行些好事，是个好善的女人。王琪回府下轿，香火前烧了回头香，卸下冠带。夫人从后堂迎出来道：“相公如何在寺许久方

回？还愿是何僧忏悔？”王琪道：“就是正住持钟守净忏悔，还愿毕，留住吃斋闲话，以此耽搁。”夫人道：“为何又去扰他？”王琪笑道：“扰这和尚，且不在话下。却有一事，要和夫人议之。”夫人忙问：“有何事故？”王琪道：“这钟守净是个真诚的和尚，见我去，千万之喜，斋宴齐整，善于讲谈。说话间，他猛然问及贴寺那一所房子为何空的，他讲道四月初八夜梦伽蓝令金甲神传柬与守净，上有六句偈语道：‘王公之宅，邻于垣墙，内有冤魅，潜生火殃，预宜防避，毋轻传扬’钟守净心惊求恳，金甲神说：‘不必慌张，且看帖子背面。’又有两句续道：‘欲褰此难，改为佛堂。’我想起来，有什么冤鬼作祸？若钟守净无此梦兆，又何苦调谎？我心半信半疑，犹豫不决，特与夫人商议，未知虚实若何？”

夫人道：“一向闻人传讲，钟守净是有德行的长老，莫讲那仕府乡宦敬重，使是今上兀自把他如活佛一般供养，他焉肯打诳语？鬼神之事，自古有之，这房子不要说目今有祟，无人敢住，相公，你不记未第之时，住在此屋，遇天阴雨或黑夜，常闻啼哭之声，撒泥掷瓦？每欲请僧道驱遣，只因乏钱，蹉跎过了，后来相公贵显迁居，却就忘了驱遣一事。今有这梦，想必是那些鬼魅作祟，至今未除。但后面两句，改为佛堂，方免此灾。若改佛堂，必须召僧看管，焚香侍奉了。妾思与相公托上天福庇保护，富贵产业尽多，哪在这所小房？不如将这房子舍与妙相寺供佛罢了，可以免此火难，又且我与你老景做一香火院，常好去烧香念佛，免得又召僧人看管，不知相公意下何如？”王琪道：“夫人言之极当，只一件，白送与他，大便宜他了！我自有一道理。”不

题。

再说钟守净虽然讲了这一片脱空大谎，心里也蹀躞不下，未知事体成否何如。次日午时时候，正在佛殿上乱想胡猜，远见一人慢慢地摆入殿上来，对守净声喏。钟守净答礼道：“兄从何来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王侍御府中干办，敝主差来见住持爷，有事请教。”钟守净即邀干办入侧厅坐下。干办道：“家主王爷差小人来禀知，特为寺后墙外这所房子，昨日住持爷说有甚梦兆鬼火之异，家主与夫人计议，欲奉与住持，做个香火院，特使小人来达知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钟守净听罢，笑逐颜开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承贵主王爷美意。救了敝寺与前后人家，此乃莫大阴骘，福德无量，小僧领命。但不知房价几何，乞明示奉上。”干办道：“原契价银一百三十六两，修理在外，这也说不起了。”

钟守净即令道人整治酒肴款待，着一个心腹徒弟陪坐。自却忙忙的到库房里秤兑房价银子停当，又取一锭白银藏于袖内，依旧锁了库门，走至侧厅，道：“老都管宽坐，甚是有慢。”干办道：“打搅住持爷，实为不当。”钟守净着行童斟酒，陪着笑脸，再三苦劝。干办吃得酩酊大醉，辞道：“小人实不能饮了，只好告辞。”钟守净道：“都管且坐，既不用酒，不敢苦劝。”叫道人拿出天秤来，放在桌上，袖里取出银子，一封封当面兑明。钟守净道：“烦老都管多拜上老爷，深蒙厚情，今照原价兑足纹银一百三十六两，理合亲奉到府，但恕小僧有些贱恙，烦足下收明送上，并此回帖拜复，小僧另日竭诚踵府面谢。”又取出袖中那锭银子，递与干办，道：“些须薄意，奉都管以告慢简之罪。”干办千欢万喜收了，作别而去。

回到府中，见了王侍御，复道：“钟住持甚是欢喜，待小人酒饭，将屋价依原数奉上，有回帖在此。”王琪接了银子，看了回帖，笑道：“这钟守净不枉是一个能僧，果是富足有余，做事找截。”又问道：“还有什么讲话？”干办道：“钟住持多拜上爷，另日还要面谢。”王琪即取原契、谢帖，差干办往妙相寺中，交与钟和尚。

有诗为证：

思探玉楼春，吞房计画深。

古今多弄事，天亦助奸人。

钟守净和黎赛玉偷情之后，日夜心里忧思，无计可图长久，却得赵婆大开方便之门，点醒了念头，用计赚了王侍御这所房子，心中欢喜无限，忙着道人去接赵婆来计较。赵婆正在家思忖，钟和尚和黎赛玉这段事情，缘何数日两处不见一个人来？正闲想间，正好道人来接，随同取路到寺，进钟守净禅房相见。

赵婆密问：“日前所说房子，曾探得些门路么？”钟守净道：“正为此事来接干娘计议，这房子贫僧略施小计，王侍御双手送来，原契已入我手，明日就开墙门过去修整，改为佛堂，好快乐也。再要做些功德，遮掩外入耳目，这都是干娘所赐。但怎地得那沈全出去方好？”赵婆失惊道：“住持爷用甚计就赚得屋子，这等快？”钟守净将那还愿吃斋、假梦赚骗的计，一一说了。赵婆跌脚笑道：“天杀的活贼，说我乖，你更滑到有这般手段。如今既得了活路，还愁些什么？明早老身就去，把言语激他，包得沈全离家远出。”钟守净道：“不瞒干娘说，小僧和这冤家一会之后，半月有余，日夜牵挂，寸肠欲断，寝食之间，无一时不想他念他，

正谓一日如三秋。乞干娘作急遣他出门，感恩不浅。”赵婆道：“不必叮嘱，老身自有道理。”

吃罢茶，就起身出寺，也不回家，取路径到沈全家里，掀开竹帘咳嗽一声，惊动了这个前世冤家。黎赛玉在轩子里和沈全闲坐，心里正想着钟和尚，欲见无由，忽听得有人咳嗽，认得是赵婆声音，慌忙出来看，正是这撮合山。两个道了万福，各自心照，赵婆道：“一向久违。”黎赛玉道：“亲娘有甚见怪，许久不到寒舍走走？”赵婆捣鬼道：“老身穷忙失望，今有一紧急事情，特来通报，你大官人在家么？”黎赛玉道：“在轩子里闲坐，干娘有甚话讲？”赵婆道：“须见大官人方可讲知。”沈全听得，便出来唱喏，同到轩子内坐下，沈全便道：“妈妈要见小生，有何急事？”

赵婆故意张惶，低声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兀自睡在鼓里哩，目下祸事临头，全然不晓？”沈全夫妻二人失惊问：“有甚祸事？”赵婆道：“午前老身到普照寺前余太守衙里卖些珠玉，正和夫人讲话，只听得太守在前厅发怒大嚷，几个丫环忙走入来禀道：‘大相公被老爷着县里官人押去了。’老身惊问，夫人叹气道：‘惶恐难言，我与相公年过半百，只有这一个不肖之子，指望他成名显达，谁想不务读书，终日只好吃酒嫖赌，老爷教诲不改。半月前被一伙泼皮赚去赌钱，赌得输了，暗将儿妇一双金钏偷去赌，又被这班混徒局骗了去。老爷知道，故此发恼，昨晚已缚起来打了数十，我也劝不住，招出几个积赌光棍，姓名一一录写明白，今早具一纸呈子，连这畜生送到县家，要县尹捉拿这班赌徒，追赃究罪。县尹不敢监禁这畜生，依旧送回，讲明早出牌捉拿赌贼。老爷发怒，仍要押着畜生去，我也没法处置，难以向前

劝解。这都是前世冤孽。’老身又开口问道：‘这一班赌贼却是兀谁，敢来赚骗公子？’夫人道：‘一伙共有十余人，为头六个，第一名积赌姓都名卢，插号叫做都酒鬼；第二个叫做朱拐子；次后张绊头、郝极鬼、沈蛇瘟、李小猴，共六人，说都是邻近住的，老爷俱要问他个大罪哩。’老身听得‘沈蛇瘟’三字，吃了一惊，含糊答应几句，生意都不做，别了夫人，急来报你。你可作急计较，莫要临渴掘井，坠马收缰。”沈全听罢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手足无措。

有词为证，词名《长相思》：

坐如痴，立如痴，何弄雷惊孩子时？心头裹乱丝。

饥不知，饱不知，平地风波悔恨迟。踌躇暗自思。

看官：你道为何赵婆说这席话，这等圆稳，能惊得沈全动？原来这蛇瘟一向在赌博场中着脚，和余公子素相交往，每常赢他些财物，回来用度，平日间黎赛玉曾告诉于赵婆，故生出这段枝节来吓他。

沈全听得面如土色，顿足道：“怎地好！若送到官司，受刑不起，却不是死？”黎赛玉心里却明白，知是赵婆的诡计，假意慌张道：“老亲娘，真有一事么？”赵婆道：“呀，这是老身亲见的，为好特来通知，无故哄你做甚？”黎赛玉掩面假哭道：“我一向劝你莫赌，不听好言，致有今日，此事怎了？”沈全道：“赵妈妈在此，我若惹得他的金钏，便吃官司也是甘心，不知是哪个横死的忘八赚了去，牵我吃屈官司。若手里有钱，也不愁他，如今双手扑尘，一文也没，倘若发下牢中监禁，岂不活活饿死？不如寻个自尽罢了。”赵婆道：“你夫妻二人不要慌趁，今日县里公差未出，不如作急为计，俗言说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着。及早逃出远方避

难，自古罪人不孥，大娘子是好计较的，何必自寻死路？”沈全道：“纵要逃窜，身边缺少盘缠，便去时，又怕浑家独自一人支持不来，教我怎的丢得出门？”说罢两泪交流。黎赛玉也帮着假哭。

赵婆道：“你两个这样哭，岂是没得无事的，连我也没主意了。老身蓄积数年，藏得八九两散碎银子，要防老景，结果送终之物。如今幸得贱体还健，且暂借与你救急，一来出去避这官事，二来随便做些生理，出一出景。且在外面躲避半年三个月，打听得官司散了，你再回来完聚未迟。”沈全纳头便拜，道：“若如此，多感干娘扶持，天幸避得过这场大祸，必效犬马。只是浑家，早晚间望乞照管周全则个。”赵婆道：“我念佛人慈悲为本，这都在我老人家身上，不消挂意。你今且在家里隐身，不可出门露影，待我回去取了银子就来。趁今晚人不知鬼不觉，早早赶出城外，寻客店安歇了，明早长行。”

说罢，抽身别了黎赛玉，径往妙相寺里见钟守净，说：“沈全被我如此如此哄动，今晚就要动身出外，老身慌忙赶来，快取散碎银子十两，拿去与他做盘缠出外，快杀也有三五月才得回家哩。”钟守净大喜，忙忙的银包里撮了十数块银子，也不用秤，约莫十两有余，递与赵婆，声喏道：“千万烦干娘玉人面前替我申意，好事只在目前了。”

赵婆藏了银子，别了钟守净，出寺到一僻静去处，将银子拣好的撮出一大块，约有二两余，藏过了，只将八两放在衣袖里。一口气跑到沈全家来，进门把门关了。沈全忙问：“干娘，银子拿得来否？”赵婆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袖中取出一大包碎银子，递与沈全道：“这是八两纹银，你可收好，

利息由你不论，路上小心在意，不可造次。老身告回，你可作急离家远去，唯愿官司消散，财喜十倍而还。”沈全和黎赛玉拜谢不已。

赵婆作别，开门而去。沈全即打点包裹干粮，将银子藏顿已了。天色将暮，分付赛玉道：“你在家早晚谨慎，缺长少短，可找赵妈妈借贷些，待我回来，本利一总送还。”黎赛玉道：“这都不消记挂，但愿你早去早回，省我朝夕悬望，路上小心，水陆保重。”讲罢，夫妻二人挥泪而别。

有诗为证：

堪笑区区一沈全，美妻不庇送人眠。

当时若探真消息，何必悲啼离别间？

却说沈全别了浑家，背上包裹，取路出西门来，一面走，一面心下暗想道：“我与余公子玩耍，向来不过赢他几贯钱钞，并不见金玉首饰将出来赌，为何言没了金钏，告在县中？事有可疑。适才赵妈妈说郝极鬼也在所告之内，这厮住在西门外，开古董店，不如往他店中问个消息，便知真假。”一路上以心问心，行了里余，将近城门，远远见一个小厮手内捧着拜匣，走近前来，见了沈全，问道：“沈大哥，何处去？天色晚了，这等着忙走路？”沈全看时，却是余公子家僮，因他生得白净乖觉，故取名雪儿。当下沈全答道：“我要出城去取些帐目，故此乘晚而行。小雪，你却往哪里去了？”小雪道：“大相公令我送些礼物与一个相知，适才偷空和小厮们赌钱耍子，不觉天色暮了。我看你走路慌张，面皮青色，必有什么事故，这般晚了赶出城，你莫瞞我。”沈全笑道：“看你不出，倒也识得气色。你来，我有一句要紧的话问你。”两个走入一条冷巷里，街沿上坐了。

沈全道：“我闻人讲你大相公赌输了一双金钏，是兀谁得了去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雪儿朝沈全脸呸了一口，道：“好扯淡！大相公被你这伙人引诱去赌，每每输了银两钱物，老爷十分着恼，即日要排除你这伙狗贼，还来问什么金钏银钏哩，早早撒开罢了。”讲罢跳起身就走，一道烟去了。

沈全听了这话，信是十分真实，依旧背上包裹，急急出城，赶到郝极鬼店中。正欲扣门，只听见里面夫妻二人争闹，其妻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狗杀才，不顾家业终日去赌，不吃官司不肯罢休，你这臭皮囊，少不得猪拖狗嚼哩！”沈全听见“吃官司”三字，谅得是这话了，不敢敲门，拽开脚步，取路往西南而进。当晚寻店安歇，次日更名改姓避难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赵婆设计意何深！一路风闻错认真。

不是蛇瘟离旧宅，游蜂安得宿花心？

且说赵婆次日清早到寺里通知钟守净：“沈全昨晚已打发出门，任凭主持爷来往无碍。”钟守净欢喜酬谢。随叫匠人开了墙门，将王侍御房子里供奉几尊佛像，挂起幢幡来。又着本寺和尚，做些禳灾功德，跋碌三五日才得宁帖。这黎赛玉发付丈夫离家之后，心里也有些恋恋不舍，只是事已到此，推却不得，又见钟守净终日做道场，无些动静，心里越闷。

到了第五日夜间，将次更深，正欲熄灯脱衣而睡，猛听得窗外扣得声响。黎赛玉轻轻推开看时，却原来是钟守净立在梯子上。靠着楼窗槛，槛下是半堵土墙，故用梯子搁上窗槛，方可跳入。守净将指弹得窗儿响，一见赛玉开窗，便爬

入窗里来，两个欢天喜地，搂抱做一块。黎赛玉急闭了窗道：“住持，你好人儿，如何今日方来，撇得奴孤孤零零？”钟守净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不要讲起，我自那晚欢会之后，切切思思，恨不能够一面，亏煞那赵干娘用尽心机，今夜又得相逢，天随人愿。”讲罢，吹灯解扣，上床同寝。这一次比前更加快乐。

当夜二人拥抱而卧，睡到黎明，守净起来，穿了衣服，从窗上爬落梯子，趲回禅房去了。自此为始，每日黄昏，即将酒肉果品度到黎赛玉楼上来，二人秉烛笑谈，直饮到更深方睡。沈家左邻右舍巷里的人，也有晓得的，只是畏钟守净势大，无人敢惹他，编成一出小小曲儿唱道：“和尚是钟僧，昼夜胡行，怀中搂抱活观音，不惜菩提甘露水，尽底俱倾。赛玉是妖精，勾引魂灵。有朝恶贯两盈盈，杀这秃驴来下酒，搭个虾腥。”

正是光阴迅速，捻指一月有余。一日，天色将错，钟和尚取数贯钱，着来真到街坊上买一对熏鸡，沽几壶豆酒，原来赛玉专好熏鸡吃。这来真走至十字路口，人烟^辘集，挨挨挤挤，不觉衣袖里将钱失落。及到店取钱买酒，方知脱下了，心内忧惊，只得空着手回寺。钟守净问：“你买的酒与菜在何处？”来真道：“路上不知怎地，铜钱遗失了。”钟守净从来吝啬，一见来真失了铜钱，勃然大怒，取竹片将来真打了十余下。两个老道人再三讨饶，守净方才罢手。来真从此记恨在心。

又过数日，正值七月初旬，钟守净买了数枝新藕供佛，令来真将两枝送与西房林住持。每常林澹然和钟守净讲谈闲叙，近觉守净精神恍惚，言语无绪，举止失措，心里也有几

分疑惑：莫非干了些不端的事么？只是不好问得。当日却在侧首柏亭上乘凉，见行童捧着两枝嫩藕走入亭来，道：“钟老爷送新藕与住持爷解热。”林澹然接了，问道：“钟老爷这几日怎地不见？”来真答道：“钟老爷这几时甚是忙，哪有闲功夫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出家人清闲自在，为何这等忙？”来真道：“却也不清，却也不闲。”林澹然道：“钟住持的忙处，俺都知道，你可讲来，看与俺知道的对也不对？”来真道：“钟住持干些瞒昧的勾当，小人一向也有心禀知老爷，但恐转言成祸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不妨，决不累你。”来真将钟守净初见黎赛玉，次后看灯得病，和赵尼姑设谋局，骗王侍御房子，打发沈全出门奸宿的事，细细讲了一遍。林澹然听罢，笑道：“你也讲得不差，出家人干这等有天理上天堂的事，怪道这几时精神清减，情绪不宁，原来恁般做作，凭般快乐。”发放来真道：“你去拜上住持，多谢新藕。”来真又道：“住持爷，适才所言的事，千万不可与人讲知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已讲过，不必多言。”来真自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莫开嗔戒打来真，打得来真不敢嗔。

更有嗔心吐真意，来真真是个中人。

却说林澹然自从来真说知守净所干之事，心下暗想：这妙相寺不知圣上费了多少钱粮才得构成，圣旨宣你做一个正住持，管辖多少僧众，享尽多少富贵，谁不敬重。岂意今朝干下这等犯法事来，如何是好？若有些风声儿，吹到圣上耳朵里，岂不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惜偌大一个招提，必致折毁矣，古人云‘朋友有责善之道’，俺须相个得便机会，把几

句句语讥讽，点省他迷途，也是俺佛门相处之情。”自此每每在心，却遇不着个机会。

又早荷叶凋残，桂花开放，正值八月十五，中秋佳节。林澹然分付厨房，整办蔬食月饼果品之类，开了陈酒，着行童到东房里接钟住持赏月。这钟守净一心想着今夜要和那心爱的人儿玩月取乐，偏遇他来接：“看什么月，好不知趣的人。”对行童道：“我今日身子不快，可多拜上林老爷：不得赴席了，明日面谢。”行童应诺，即至西房回复林澹然。澹然微微冷笑道：“今夜天清月朗，又是中秋，他必和那淫妇登楼玩赏，做个人月双圆，故此推托不来。我有主意在此了。”分付厨下：“蔬食整备完时，来对俺讲。”

看看天色渐暮，但见红日西沉，冰轮初涌，宋朝苏东坡有词一首：名《念奴娇》，单道这中秋明月的妙处：

凭高眺远，见长空、万里云无留迹。桂魄飞来，光射处，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琼楼，乘鸾来去，人在清凉国。江山如画，望中烟树历历。

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风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风，翻然归去，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，一声吹断横笛。

管厨道人来禀：“蔬食果品，俱已齐备。”林澹然分付：“送过东房钟住持花园中去。”道人即忙打点，送与钟守净花园里来摆定，钟守净吃了一惊。随后林澹然也到，二人稽首，林澹然道：“小弟今日办得一味蔬菜，请师兄玩月。闻贵体不安，故送至此，闲谈片时，庆赏佳节，兼得问安，请教玄理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多承厚爱，但贱体染疾，专好静坐，故劳枉驾，心实不安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弟兄之间，何出此

语？”二人坐下，林澹然叫行童斟酒，钟守净道：“师兄忘矣，小弟向来不曾开戒，何劳赐酒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师兄请此一杯，小弟有片言请教。”钟守净笑道：“如来五戒，以酒为先。小僧自来不饮，岂可擅破佛戒？此酒决不敢领。若有见教处，但讲何妨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弟不知释教戒酒之义，乞吾兄见教。”钟守净道：“师兄又来取笑，小小童子一入空门便知五戒，师兄乃高明上人，怎么反下问于小僧？”

林澹然道：“五戒之说，小僧岂不知之？但酒乃先贤所造，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人有酒圣，虽仲尼亦道惟酒无量，但不及乱耳。酒可以和性情，合万事，飡天地，格神明，怎地如来反以为戒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原来师兄有所不知，人之败德乱性，莫酒为甚，出家人一耽此物，焉能炼性参禅？故我佛以为首戒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这个极戒得是了。经云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之一字，正合空字之义。如何我佛反又认为戒？这个只恐戒得不是些。”

钟守净口中不讲，心下暗忖道：“毕竟此事被他识破？言语来得跷蹊。”只得硬着口答应道：“彼大菩萨六根清静，四大皆无，如莲花出污泥中，亭亭不染，方可具色空空色之解。我辈初学，立脚为定，一犯色界，永堕阿鼻。然各人自做自受，我与你莫要管他。”林澹然拍手笑道：“师兄讲得是，管甚闲事，且和兄看看月色何如？”钟守净道：“最妙。”林澹然命将桌子移在太湖石边，林澹然自酌酒，钟守净自啜茶。两个坐了一会，一面玩月，一面把闲话支吾。看看坐到更深，皓月当空，并无一点云翳，果然好个中秋良夜。钟守净心如刀刺，不能脱身，与黎赛玉并肩玩赏。

有诗为证：

素影映秋山，满天风露寒。

楼头空怅望，禅室泪潸然。

林澹然不用行童斟酒，自斟自饮，吃得兴豪，将钟守净这一桩心事按纳不下，欲要讲破，又不好明言。心下想了半晌，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问道：“师兄，那做佛头的赵蜜嘴，一向来么？”钟守净道：“许久不见，师兄问他则甚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久闻这赵婆是个女张良，今有一事欲要见他，偶尔问及。”钟守净满面通红，心头撞鹿，只得把他事胡遮。林澹然又道：“向日师兄讲有什么梦兆，买得王侍御房子，又做了襁灾功德，这梦兆果是实么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已往之事，不必提起，且与师兄玩月。”林澹然佯醉，拍手道：“师兄你看，好月色呵，明而且清，真赛过玉也！”

钟守净听了这话，愈觉坐立不安，心下思量：“这桩事谅来瞒他不过了，不如和他讲知，省得如此点缀消遣。”立起身来，也笑道：“小弟之事，正欲告罪于师兄法座：不才一时被色欲所迷，陷入火坑，急忙摆脱不下。师兄谅已觉照，适间见教，使小僧愧赧无地。这也小事，容小弟忏悔，望师兄海涵，誓当重报！”林澹然摸着肚子笑道：“兄言差矣！俺和你义同手足，祸福共之，兄今干下这坏法的事来，外人岂有不知？小弟不言，便非同宗之义，你俺受朝廷眷顾大恩，上及公卿，下及士庶，人人敬仰，个个钦尊，都只为这德行二字。兄今一旦惑于女色，倘若今上知道，取罪匪轻，不惟进退无门，抑且把僧家体面丧尽。王法无情，地狱难免，十余年戒行一旦成灰，徒贻话靶。小弟不得不苦口直言，兄勿见怪。”一席话，讲得钟守净默默无言，呆了半

晌，谢道：“小僧知过了，承教承教。”勉强又坐一会，林澹然令道人收拾杯盘，作别回房。

有诗为证：

几句良言利似刀，奸淫秃子律难逃。

受恩深处多成怨，祸福无门人所招。

林澹然自回西房去了。月色沉西，满天风露，却说钟守净走入禅房里，也不思睡，点着一盏灯，和衣而坐，心下辗转思量林澹然所言，犹疑不决：欲要弃了这妇人，改行从善，心里实舍不得如花似玉美娇娃；欲待不听林澹然之谏，又恐声扬起来，难以自立。千思万想，踌躇一夜不睡，比及天明又睡着了，直至巳牌起身，茶饭也不吃，只在禅堂里走来走去，就如中酒的一般，好闷人也。

不觉天色又晚，吃了一盏清茶，精神困倦，正在寻睡，心下又想着：“黎赛玉昨夜必然等我去赏中秋，见我不去，必生疑恨，且往墙外佛堂中一看，再睡不迟。”消消地走入王侍御的房子里，一眼看着楼上。立了好一会，猛听得呀的一声，楼窗开了，钟守净急抬头，见那人儿在窗口将手相招。钟守净一见，却如摄了魂灵去的一般，不觉手舞足蹈，掇过梯子来，依旧扒将上去。

赛玉纤手相扶，走入楼中，连骂道：“好负心的贼秃！昨宵教我整整等了一夜，今日好不耐烦。怎地这时候要我招，方才上来？莫非你心变，另叙上个人儿了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岂敢心变，焉有他情，讲起来令人烦恼杀人。”黎赛玉道：“端的为何，你可细讲来。”钟守净叹了一口气，不做声。黎赛玉道：“我晓得了，想是你口儿不谨，或做事不密，被人知道了，故此欲言不语，你对我实说何妨？”钟守

净点着头道：“不必讲了，你聪明人猜得不差。正为昨晚我安排肴饌，只等候人睡静了，来和你取乐以赏中秋，月下佳期，画楼双美。不想西房住持林澹然天杀的，邀我赏月。你想，我有何心绪与他扯淡？推病不去，他又移了酒果，到我花园里来。闲话之中，反被他频频讥讽。我与你在窝里的事情，依他讲，就如眼见。因此，我被他消遣，忿气难当，一夜不睡，今特来与你商议一个长便，不知怎的是好？”黎赛玉笑道：“何必愁烦，男子汉家，好没主意。你若怕他言语时，只素与我分离罢了；若有心和我久情相处，何虑他人议论。”

钟守净道：“不然，承娘子相怜垂盼，小僧虽粉身碎骨难忘美情，只要地久天长，岂惧闲人说话？只是林澹然这厮，娘子还不知他，极是刚直，比诸人不同，我倒有几分畏他。况是圣上敕赐的副住持，倘或暗中构衅，那时夺了我的权，坏了我的事，以此心下忧疑，岂有抛撇娘子之理。”黎赛玉道：“我岂不知他是副住持，向来做人执傲刚愎，不得人意？如今你须假意趋迎，比前更加亲密，委曲奉承，不要忤着他便是，以下行童使用之人，也须好意相看。倘遇着个便儿，你在皇上前暗用谗言，逐他出寺，若得除了这人，寺中已下之人，再后谁敢多口？我再和你任情快乐，复何虑哉！”钟守净快活道：“我的妙人儿，大有见识，使小僧如梦方觉。自古道：‘无毒不丈夫。’待我暗里用些计策，赶他出寺便了。”

正是：

明枪本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

毕竟钟和尚用何计策逐林澹然出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

诗曰：

万乘巍巍胜法王，翻持弃教坏纲常。

奸婪秃竖居华屋，忠说真僧窜远方。

沽饮酒家逢故旧，烧灯窗下诉衷肠。

通宵说到知音处，暂问幽闺躲祸殃。

话说钟守净听了赛玉之言，不胜快乐，重剔银灯，再整酒肴，并肩而坐，你一口，我一杯，直吃到更尽兴浓，脱衣交颈，二人大展酒兴。

有三字句为证：

个中情，不可说。连理枝，双凤穴。软如绵，白似雪，嫩过酥，光如月。雨自来，云自接。又不泄，又不歇，又不疲，又不说。两般人，各有悦。所以然，心固结。夜既分，情难竭。

钟守净天未明即起来穿衣回去。

来往既久，寺中僧众无一个不知，其间有几众老成阁黎，每每向林澹然告诉：“钟住持做下这般非礼，圣上一知，为祸不小。乞住持做主，劝化他改过方好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汝众人毋得多言，自古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，钟住持是个有操行的人，恐无此事。纵或有之，亦须隐晦，不可播扬漏泄，坏了本寺体面。”众僧见林澹然分付，皆不敢多

言，嗟吁而退。林澹然屡向真打听消息，知钟守净不改前非，心下暗忖道：“俺若再阻他时，反招其怪，是不知机了。姑待数月，如或不悛，俺只索离了这寺，云游方外，免使祸及，不何不可。”

闲话休题，却早秋残冬到，又是十月天气。十五日乃是下元令节，解厄水宫圣诞。前一日，梁武帝差两员内官，至妙相寺传旨知悉：次日御驾亲临本寺烧香。钟守净预出晓谕，令合寺大小僧众，次日五更沐浴烧香，整肃衣冠，打点迎候御驾。次早钟、林二住持，在寺中焚香点烛，悬花结彩，洒扫殿堂，撞钟击鼓，打点斋供，俱已齐备。到辰牌前后，飞马来报：御驾出五凤门了。钟守净、林澹然忙自山门一箭之地迎驾，俱头戴五佛毗庐帽，身穿蜀锦彩绣袈裟，足穿僧鞋，率领寺中众多和尚，排列得斩斩齐齐。

少顷，御驾已到，远见前列扈驾羽林军，后是文武百官拥护。梁武帝端坐龙车，头戴冲天嵌宝金冠，身穿素色袈裟龙袍，脚踏龙凤履，腰系碧玉带。宦官仪从不计其数，紧随銮驾，望妙相寺而来。钟守净等远远伏道迎接。武帝至山门下了辇步行，钟守净等众官，都跟随入大雄宝殿来。众僧多官侍立两班，仪从屯扎丹墀，羽林军屯于寺外。武帝上了殿，即命脱下龙袍，换了禅衣，卸下朱履，换一双素鞋，除下金冠，戴一顶素绢软翅巾，腰带一条黄绒双须绦手，上圈一串明珠穿成的念珠，乃是道家打扮。

顶礼诸佛已毕，殿中摆一张素木交椅，方才坐下。钟、林二住持率领众多和尚，正待朝贺，武帝开言道：“今日下元令节，朕专为斋供诸天，开讲佛法，众僧不必行君臣之礼。”钟守净等谢了恩，俱各向前稽首，行释教礼。左首一

个竹墩，钦赐钟守净坐；右边一个竹墩，钦赐林澹然坐。二僧俯首，不敢就坐。武帝道：“朕正要与二卿谈论佛道，毋得如此拘束，赐卿坐下无妨。”二住持稽首谢恩，即脱了锦绣袈裟，换却禅衣，然后坐下。文武官员，与众僧皆两旁侍立。钟守净献菜已毕，武帝问道：“今日乃水官大帝寿诞，可曾斋供否？”钟守净合掌答道：“诸佛尊天，清晨俱已斋供过了。”

武帝又道：“朕于先年，曾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听道，林、支长老开讲佛法，甚合朕心，朕慕释理玄微，几欲出家修梵，与支长老传其衣钵。无奈众卿以钱亿万，苦苦奉赎表请还宫。朕彼时立志不回，群臣再三上表，朕不得已，姑且还朝理政。切思身为万民之主，富贵极矣，光阴迅速，苦海无边，不早回头，后悔何及？朕一心只要皈依佛法，往生净土，众臣苦谏，将朕身羁绊至今，踌躇未决。二卿可为朕指迷，使朕早登觉路。”钟守净躬身道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享无疆之福，万民乐业，天下升平，此虽是德政所孚，亦由前生种成善果，所以今世为太平天子。先觉有云：欲如来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陛下虽洪福齐天，然亦不可不修。如此云：帝王人中尊贵，自非宿福，何以能然？若比转轮圣王，僧是鄙陋。陛下欲证菩提，回头是岸，群臣之谏，无非各尽其道而已，陛下何必踌躇？”武帝听罢大喜，点头道：“卿言句句慈航，甚合朕意！”

右边林澹然低头不语。武帝道：“朕特为与二卿讲道而来，卿独无言，何也？”林澹然顿首奏道：“臣愚，不谙禅理，但闻开辟以来，历代明君圣主皆以孝悌治天下，名垂不朽，声施无穷，未闻皈依释教而成佛者也。臣等孑然一身，

内无父母妻子之累，外无天下国家之寄，故可以出家，了此本身事业。陛下为万乘之王，宗庙社稷、子孙黎民，萃于一身，当法先王之道，亲贤远奸，行仁政以覆育苍生。使天下乐尧舜之世，子子孙孙，瓜瓞云仍，万代继续。岂可披缁削发，效匹夫之所为乎？况今东魏方觐睹之心，南齐生侵掠之意，陛下不理国政，倘百姓叛于内，敌国乘于外，臣恐金瓯之国家，非复陛下有也。臣愚不识忌讳，冒死上言，伏乞圣鉴。”

武帝听罢，俯首沉吟。钟守净见林澹然话不投机，心里暗想：“不趁这机会挑动皇上赶他离寺，更待何时？”即合掌上前，道：“林太空之言差矣，万岁欲皈依如来，弃富贵而避轮回，割恩情以归觉路，这正是智过百王，勇超千古，广大智慧，登彼岸也。我与你合当赞勸，为何反出此言，以阻圣意？甚非臣子爱君之心。”武帝原有几分不乐，又听钟守净谄佞了这几句，愈加不喜，拂衣而起。林澹然再欲分疏，武帝已移步看佛像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忠言逆耳不堪听，朝内无人敢谏争。

身死国亡天下笑，披鳞余得一真僧。

林澹然心中暗思：“钟守净这厮，好生无理！适才言语，分明是离间之意，暂且容忍，看他怎生排陷。俺若再苦苦谏时，眼见得落他圈套之内。”一面忖度，一头观钟守净动静。只见武帝步入侧殿里去，止有钟守净紧紧随侍，并内监数人。武帝问：“殿后还有什么殿宇？”钟守净躬身答道：“殿后就是后殿，次后是禅堂、香积橱、方丈、各僧房，库房东西两庑之内，俱有太湖石假山、园林花卉池阁。”武帝

道：“朕今日不回宫了，且在寺中一玩，夜间还要与卿讲参悟之诀。卿代朕传旨，发放众臣，明日早朝俟候。”钟守净领旨出殿，传谕众臣散去，明早候驾，止留宦臣等侍卫。众文武官员仪从听了圣旨，各各嗟吁而散。

这寺里管厨和尚午斋已备，稟知钟守净，守净迎武帝至禅堂进午斋。武帝分付：“众僧各自回房，止留卿一人伴朕。”林澹然和众僧各自散了。武帝在禅堂坐定，犹钟守净一人侍陪，内监等侍立两旁。道人、行者纷纷献上斋来，武帝一见，尽教撤去。原来盛蔬食的，俱是金银器皿，况品数又多，武帝不悦，都教搬去。止用瓦器盛一味素菜，磁碗盛一箸粗饭，钟守净领旨陪侍吃罢，君臣二人又谈经说典。看看傍晚，晚斋已备，武帝止住不用，只呷了一碗清汤。林澹然率领众僧同在禅堂外侍立，武帝又分付道：“朕与钟卿在方文中打坐，究竟些静里禅机，众卿各自方便，不必在此伺候。”众和尚依旧散去。

林澹然自回西房，心里想着：“钟守净做下若大犯法之事，不思改过，反欲谮俺，日间之言，奸心毕露，设或暗中再进谗言，俺老林必遭奇祸。须令人打探消息，预先准备方好。”着一个道人，往东房密寻行童来真计议。来真向前声喏道：“住持爷有何分付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与你商量，就是钟住持那一段隐情，俺于中秋赏月之夜，苦口相劝。彼不思自悔，反怪俺言，日间在圣驾前，当面抢白俺一场。幸圣上慈善宽容罢了，倘是个急躁量窄的，岂不登时受祸？故俺心下不安，特烦你去打探消息，或有甚话头，你须急急报俺知道，自有重赏。”来真道：“不须住持爷费心，小人已在意了。早上钟住持对圣驾诽谤老爷，小人甚是不忿，适才又讲

许多碎话，但含糊不甚明白。我如今去用心窃听，倘有紧切言语，即来报知。”讲罢，慌忙去了。

再说钟守净和武帝在方丈中细谈细讲，武帝问及之言，钟守净一一分割，对答如流，武帝甚喜。看看问到寺中之事，武帝道：“朕创这妙相寺，敕卿为住持，却又早三四载了。寺里钱粮出入，事务纷嚣，赖卿料理。但不知本寺除卿与林太空之外，还有能事有德行的和尚几人？”

钟守净道：“臣托陛下天恩，寺中大小僧众，各守法度，虽无出类高僧，却也循规蹈矩，无敢坏事者，向来肃然。自从去年来了这员副住持林太空，寺中法度尽被他紊乱了。”武帝惊问：“却是怎生被他紊乱？”钟守净道：“陛下不知，这林太空倚陛下敕赐封为副住持，又恃着有几分武艺，目中无人，每每欺臣特甚，臣怕失了体面，亦不和他计较。时常酗酒撒泼，杀狗偷鸡，寻人厮打，扰得众僧不安。臣苦劝，反遭叱辱，臣与他讲：我等出家人，该清修戒律，毋作非为。佛门不饮酒，不茹荤，不使气，才是僧家法度。为何饮酒食肉，醉后凌人？圣上知道，必取罪戾。他却呵呵大笑起来，道：‘不妨，不妨，无事时佛眼相看，设或圣上有一些儿伤着俺，只消一纸书到东魏，结连高欢，要早要晚起一支军马，杀奔前来，俺却做个里应外合，反掌间梁地可得，何况你这一干和尚乎？’臣听了此言，心胆皆堕，屡欲奏闻陛下，却无指实，不敢妄言。早间阻挠陛下修焚，又将东魏来压陛下，这岂是出家人的心肠？奸险之极，难逃陛下圣鉴。今陛下问臣，臣不敢隐讳，伏惟早赐驱除，免生后患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。

颠倒是非，覆亡人国。

武帝听罢，大怒道：“这厮直恁无礼，卿何不早言？清净法门，怎容得这般无赖？所以日间出言唐突，侮弄朕躬。明早即差校尉拿下，着枢密院官好生勘问，果得实情，必当枭首！”君臣二人说话，却被来真立在板壁后，句句听得明白，惊得魂不附体，急抽身奔到林澹然方丈里，却被门限绊了一跌。

林澹然见来真来得慌张，已知消息不好，忙问：“你去打探，有甚说话？”来真道：“住持爷，不好了！这场祸事比天还大！”忙将钟守净对武帝讲的话，及武帝大怒，要拿问的言语，细说一遍。林澹然大惊道：“不期真如此害俺！”低头暗想，无计可施。来真道：“住持爷不可耽搁，快寻生路。”林澹然因这句话，陡上心来，便道：“俺趁今夜无人知觉，不如及早闯出城门，逃窜他乡，暂避此祸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只是忿这钟秃驴不过，罢，罢，罢，向后有对付他日子！”开箱取一锭银子赏了来真，道：“亏你报知，救俺性命，今与你一锭白银，拿去做几件衣服。钟守净跟前，切不可露一些风声，若走透消息，俺命休矣。”来真叩头道：“住持爷此去，路上保重，这里我自理会，决不露风。这银子住持爷带去，路途正要盘费，小人决不敢受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不必推辞了，你收去，俺到放心。”来真道：“恁地只得收了。老爷可作急远离此地，不然必遭罗网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已揣度定了，你快去，那秃驴寻你不见，反要生疑。”来真道：“老爷讲得是，小人且去，但不知日后还有得见住持爷的日子么？”说罢，垂泪叩头而

去。

林澹然咨嗟慨叹，闭上房门，急急收拾金银书札，将几件布帛细软衣裳拴成一个包裹，驮在背上，手里掉了禅杖，走出房外，将房门拽上，悄悄地从侧殿小弄闯出山门。却已是一更将尽，这些和尚道人，都在东首禅堂内俟候钟守净，并没一人知觉。林澹然出得山门，拽开步，取路径奔北门而走，却幸城门未关。此时太平无事，守门兵卒都去吃酒玩耍，并没人来盘诘。澹然忙忙如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赶出城外，乘着月光，不住脚走了半夜。渐觉脚步醒软，身子疲倦，心内暗思：哪里沽得一壶酒来，接一接力也好？一步步捱到一个市镇上，还有几家酒饭店不曾收拾，但见：

不村不郭，造一带瓦屋茅房；夹旧夹新，排几处柜台案子。壁上挂亮烁烁明灯数盏，锅里荡热腾腾肉羹数壶；靠边列看酒缸，只只香醪满贮；正中摆开客座，处处醉客酣歌。照壁间画水墨仙人，招牌上写：“家常便饭。”

林澹然待要走入店里，又虑被人认得，走漏消息，只得耐着饥渴，一直前走，看看行至市稍头，见侧首山坳里影影有一道灯光射出来。林澹然暗想：这山坳里灯光，莫非也是个酒店？且向前打一看，再作道理。拽步奔入山坳里来，只听得三红四开，人声喧嚷，在那里掷色赌钱。近前细看，前面数间平屋，粉壁上写着“零沽美酒”四字，一带门扇，都是关上的。后边靠着山岗，四围土墙，内藏着一所宅院，门上格子眼里，射出这灯光来。林澹然踮着脚，格子眼里张时，看见五六个大汉，靠着一张桌子赌钱哩。但见：

一个蓬着头，饥寒不管；一个舒着臂，痛痒不知。一个极口唤三红，一个连声呼一色。这个输筹未讨，那个夺子便来。睁双眼决不转睛，掷五子只赌手快。一个说：“还我顺盆来。”一个说：“且将三肖去。”大而小方随起落，钳红坐绿任施为。

侧边一个瘦脸黑汉，手里拿着骰子，正要掷下去，听得门外有人走响，就在门缝里张，见是个胖大和尚站在门首，慌忙丢了骰子喊叫：“门外有贼！”众人一同开门，赶出看时，果然是个长大和尚，齐向前道：“你这和尚，黄昏黑夜，手里提着禅杖，闪在人家门首张望，欲作何事？”林澹然合掌道：“贫僧不是歹人，是去武当山进香的，因为贪走路程，错过了饭店宿头，一时饥渴，欲求施主沽一壶素酒解渴，因此惊动了列位，莫怪。”众人道：“恁地时，天下人间，方便第一，便去叫大哥出来，卖壶酒与他吃也罢。”众人依旧入去赌钱。

林澹然立在门首，等了一会，内中一人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好睡也。门外有个长老要买酒吃哩，你快去卖与他。”只见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。”脚步响，一个瘦小汉子走到门外道：“长老要买酒，请里面来坐。”林澹然走入店里侧屋中，拣付座头，除下包裹，倚了禅杖坐下。那汉子一见林澹然，已自认得，因众人赌钱未散，不好动问。且叫酒生起来，烫热了酒，倾在壶里，摆下三四个蔬菜碟子，放下碗箸。林澹然自斟自饮，巴不得吃了起身远遁。

忽见那汉子挨入赌场，把一个人的衣服扯了一下，那人会意，便把筹马收了，走来与店主讲话。两人在暗处附耳低言，讲了数句，那人口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便走入场中来

抢骰子。那掷色的睁着眼道：“是我的顺盆，你如何来抢？”那人嚷道：“方才我与店主讲得几句话，你就把我正盆夺去，反讲我来抢你的？”那掷色的道：“谁教你不掷，且去讲话？待我掷这一回过去了还你盆。”那人大怒，劈手来夺，这人抵死不与。二人争闹起来，险些儿将骰盆打碎。店主人劝道：“弟兄们不可如此破面伤情，今已夜深，众人且暂歇了，明日再要不明白的，管头并筹马都交与我收着，列位请回。”众人道：“有理有理。我们且去，明早讲话。”遂一哄而散。止有店主与那人闭上门，走近林澹然座头边来。

澹然吃酒已完，正立起身取禅杖包裹，要还酒钱出门，二人道：“且莫还钱，你是林住持老爷，为何半夜三更独行至此？必有大故，且请到里面讲话。”即把林澹然直扶至后头内室里坐下。澹然道：“我是过往行脚僧人，武当山进香去的，哪里是什么林住持？你二人素不相识，却差认了。”店主道：“住持爷，你记得昔日夜间来寺中打劫金钱炉台的这伙贼么？”澹然听了这句话，猛然省起，道：“足下莫非亦在其中？敢问高姓大名？”李秀道：“小人姓李名秀，这个兄弟姓韩名回春，去岁十月初九夜间，同临宝刹，蒙老爷大恩饶恕，又承赏与诸人银两。小人买得这一所房屋，移在此间开酒店，今日丰衣足食，皆出老爷恩赐。某等无以报德，各家俱立牌位，写恩爷大名，早晚侍奉香火，祈保恩爷寿年千岁，身康体健。不想今日亲身降临，实是天字第一号的喜事！快叫浑家来拜了恩爷。”林澹然止住道：“不必如此。慈悲救度，乃出家人分内之事，何劳过谢？”李秀又道：“恩爷实为何事？背包提杖，黑夜独行，必有变异。”

林澹然道：“若他人跟前，也不敢实讲，既是二兄相

知，在此讲也无害。”将钟守净奸黎赛玉，及劝谏招怨，钟守净谗言嫁祸；今欲远逃避难之情，诉说一番。李秀失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不要讲别的好处，只那夜恩爷救了他性命，此恩此德，重若丘山，一世也报不尽哩！为何反生谗言，要害爷爷性命？这贪财好色，背义忘恩的秃贼，小人实是容他不得，若依小人之意，先开除了这贼，然后逃避不迟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不然，这厮乃圣上所宠，若杀了他，即是欺君逆主，反为不忠。且今日杀他不及了，不如远避潜身，天理自有报应。”李秀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小人心下只是不忿！”一面叫浑家整治现成酒肴，请澹然上坐，二人两边侧坐相陪。

酒过数巡，李秀问道：“如今恩爷欲往何方避难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欲依旧回魏国去，只愁路上阻滞难行。”李秀道：“老爷不弃，不如且在小人家里暂住几时，再做区处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你这去处，怎的藏得俺身？明早皇上不见俺时，必然差官，着落地方人役，远近搜捕，风声一露，祸及于你。今夜趁未有人知觉，急离此地便了。”韩回春道：“爷爷既执意要去时，小人兄弟两个护送爷爷到魏国如何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这更是昭彰了，俺单身走路，欲行即行，要止便止，纵遇关津盘诘，自有路引文凭遮掩。若和尔等同行，动人耳目，如何脱身？”

李秀道：“小人今日得会爷爷，喜从天降，不意匆匆又欲离别，惟恐后会难期，还留爷爷在此暂避数日，看一个下落，然后去的是。不然，怎地放心得下？小人这所在虽近官衢，颇为隐僻，一时没人寻得着，若有差错，小人舍一家性命救恩爷出去。尊意若何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承兄好情，甚

是感激。只怕六耳难谋，终须露泄，况且你这里窄逼，无藏身之所，怎生教俺坐立得稳？”李秀道：“小人等虽在赌场中生活，倒也个个重义疏财，同心协力，不要讲爷爷是我们大恩人，便是萍水相逢，落难的人，兀自都有扶持他的心肠。今日爷爷恁般大事，谁敢走透消息？若这里没处藏身时，小人也不敢相留，我引爷爷去看一个所在，尽可藏躲，莫讲三五日，纵是三五个月，也躲得过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既如此，这所在且待俺一看。”

李秀执灯，领林澹然同进卧房内，叫浑家过来拜了，将灯放在桌上，对林澹然道：“爷爷要藏身避难，这大橱下极妙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这橱下何以容身？又来取笑。”李秀、韩回春将橱抬开，橱下有一块四方青石，李秀用棍撬开。林澹然细看，原来是一个地窖子。韩回春执灯，李秀扶林澹然走入里面，四围都是磨砖砌就，并无一点尘秽，侧首有洞，通着地气，不拘昼夜，常要点一盏灯，动用家伙床帐桌椅窖中全备。

林澹然看了，点头道：“这所在亦可安身，但只是闷人些个，怎生过得？”李秀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如朝廷差人捱查搜捉得紧，爷爷只得在这里藏身，不然，只消在小人卧房里坐地。待事体宁静后，从容定计远行，却不是好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承见教，甚好，但搅扰尊府不便。”李秀道：“我的爷爷，怎地讲这搅扰二字？便是将小人身子与浑家卖了，供奉恩爷，也是甘心的！”韩回春作别要去，林澹然分付道：“兄去，可传知诸友凡立俺牌位者，速宜烧毁，不然殃必及身。”韩回春领命而去。李秀在侧房内，铺叠床帐服事林澹然睡了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积德是便宜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

畴昔若非恩惠普，何能到处免危机。

却说武帝和钟守净谈了半夜，觉得困倦，就在禅床上闭目假寐。次日五更，钟守净已闻报林澹然走了，未敢奏闻。武帝醒来，只听得钟鼓之声，满朝文武摆下銮驾，都来寺里请武帝还朝。武帝步行至大雄宝殿，众臣朝见已毕，一同跪奏道：“陛下皈依佛道，虽为美事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社稷为重，请陛下还朝理政，臣等不胜惶悚之至！”武帝道：“朕修行之意已决，烦卿等协忠辅佐太子登基，以理国事便了。”众臣又恳恳奏道：“千岁虽然圣哲，奈未禅大位，未告天地宗庙，未诏天下军民，臣等焉敢造次，擅立新君？乞万岁回朝，再议此事。”钟守净向前俯伏道：“陛下暂且回朝，综理国政，万机之暇，仍可修持三宝，此乃两全无害。待万岁寿过八旬，然后禅位削发，以完正果。伏乞圣裁。”武帝道：“卿言甚善，朕今暂且回朝。”

众文武齐呼万岁，尚衣监进上冕服，武帝卸却纱巾，依旧戴上冕旒，着了袞袍，穿了龙凤履，稽首佛像，上辇起驾，却忘了拿问林澹然一节事。钟守净急俯伏驾前奏道：“副住持林太空昨夜逃窜，不知去向。”武帝惊讶道：“这厮却缘何知风逃了？”钟守净奏道：“蒙圣旨要拿问这厮，不知怎生便知风，连夜逃窜。臣料此去，必投东魏，乞陛下及早追擒，尚未去远。”

武帝立刻传旨，差驾前军骑飞马追捕梟首。只见一大臣幞头象简，金带紫袍，移步向前，连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众人看时，却是礼部侍郎程鹏，谏道：“这林太空素有德行，秉志坚贞，侃直敢言，刚勇不屈，陛下岂可因一言而即

加擒戮？恐非待贤之初意也。乞少息雷霆，缓缓追究，谅亦不能为害，急则速其入魏矣。”武帝不语。钟守净高声道：“程侍何故纵贼养奸，以资敌国？这林太空原系东魏武夫，因得罪于魏主，削发遁逃到此。圣上不知，降天恩敕这厮做个本寺副住持，实已过分。进寺以来，旧性不改，夸己英雄，欺压僧众，常夸魏主的贤能，暗通书信。今日逃回东魏，我国虚实他已尽知，若助魏主兴兵侵扰边界，为害不小。况这厮有万夫之勇，正宜趁他孤身独行，离此未远，差铁骑追上剿除，去却心腹大患。若今不杀，任彼远逃，是纵虎归山，放龙入海，日后悔无及矣。”

在诗为证：

去谗并远色，二者原相关。

古来贪色者，未有不工谗。

武帝原是没主意的官家，听了钟守净谗言，反责怪程侍郎道：“卿言几误朕事！”叱退程鹏，差骠骑将军王言带领铁骑五百，限一昼夜要追林太空转来，过限究罪不贷。又敕翰林院颁诏，自京城以及外郡州县各衙门官，画影图形，捱家搜捕逃僧一名林太空。又着中书省官写下榜文，遍处张挂，有能拿得林太空投献者，官给赏银三百两；如窝藏在家，搜出，全家处斩。又特旨差官提晋陵郡郡丞丘吉，勘问举荐失人之罪，武帝颁旨已罢，起驾回朝。

正是：

饶君走遍焰摩天，脚上腾云须赶上。

不知林澹然这番怎地脱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贪利功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

诗曰：

跬步之中有戈矛，小人之中有君子。

神蛟失水欲张罗，野豕突篱咸啮指。

一介村夫胡不惊，周旋甘以身为市？

夫宁为私不畏公，洵是士为知己死。

话说王骠骑领了圣旨，将马军五百分为二处：自领二百五十军径出北门；另委部下家将卢德邻，领二百五十军，奔出西门，分头追赶。再说各郡府县官员，见了上司批文，奉圣旨追捕逃僧一员林太空，系谤君重犯，十分紧急。即忙发下六街三市，各村里保乡正，捱查捕捉，如风火一般搜捕将来。这江宁县乃建康所属县份，县尹祝鵬闻知此事，心下慌张，当堂点委缉捕使臣、巡兵民壮，至京都内外遍处捱查，不拘庶民官宦、国戚皇帝、庵观寺院，捱家搜捉。果然是山摇地动，鬼哭神愁，恼得满城百姓，遍村人户不安生理。但见：

做公的成行逐队，手内拿器械麻绳；传令的快马如飞，一路上鸣锣击鼓。家家搜检，哪管卧房内室，径入来揭帐翻床；户户捱查，纵是宦族富家，也要去敲门击户。睁着眼到处行凶，倚着势随方吓诈。中意的饮酒食肉，起身时还索钞取钱；拂意的掳袖挥拳，动口处是窝

家贼党。搅得六家没火种，都来四境不平安。

再说林澹然被李秀苦苦留住在家里，虽然坐在房里，心下忧惊不决，清晨捱到午，午捱到晚，度日如年。只听沸沸地门外有人捱查寻究，军马之声，喧嚷不绝，林澹然如坐针毡，十分忧闷。忽见李秀奔入房中，连声道：“恩爷，祸事了！朝廷颁下圣旨，附近郡县村坊市镇，张挂榜文，限三日内务要寻获爷爷投献，窝藏者全家处斩。又差王骠骑带领铁甲军五百，四散追赶。半日之间，何止三五起人搜寻过去。事已至急，爷爷暂且在窖子内藏躲，待后再寻活路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已分定一死，奈何贻累足下一家担惊受怕，怎生是好？”李秀道：“且不要讲这话。”急忙撬开石板，点了灯，林澹然走入里边，李秀拿些干粮饼食付与澹然充饥，依旧将石板盖上，移过大橱，放在上面。一连两昼夜，不住的有人闯入李秀前后房屋搜检。

自古说：“官无三日紧。”这各处官吏、巡捕军兵，一连辛苦了两昼夜，人人疲倦，个个懈弛，也不比在前紧急了。这王骠骑两处人马，皆渡大江，一支往和州追赶，一支往扬州进发。一昼夜马不停蹄，追上三百余里，不见一些踪迹，只得收回军马，进朝复旨待罪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秀酒店中，新换了一个酒生，姓陈，小名阿保，做人狡猾不端。从进店之后，便偷抻物件，况又躲懒贪嘴，被李秀抢白了数场。当日，因店内缺少酒药，李秀取一二十贯钱，令陈阿保进城去买酒药。陈阿保吃了早饭，驮了一只旧袋，取路进城。行到通济门边，觉得有些倦了，就在城门侧首一条石凳上坐了，歇一歇力。

有两个卖草鞋的后生，也坐在古块上闲讲，一个道：

“我今日偏不利市，自早到午了，草鞋一双也未曾卖去，好生烦恼。”这一个答道：“大哥，正是偏不凑巧，甚难脱手，却也恼人情绪。仔细想起来，我与老哥卖这些草鞋，止好度日，怎的得个出头日子？”那一个道：“没干，自古说得好，骊骊的不吃跌——八字脚捉定的。我和老兄命合贫穷，只索苦守罢了。”这个道：“目今有一场大富贵，只是你我没福。”那个笑道：“大哥又来笑话，哪里有什么大富贵轮得到我们？”这个道：“你原来不知，如今妙相寺里逃走了副住持林太空，各门张挂榜文，讲有人晓得林太空投献者，官给赏银三百两。我思量怎地待我撞得林和尚献官，这三百两，却不是我的了？”那个道：“你我有这样造化，不卖草鞋了。只好做梦。”二人大笑。

陈阿保细细听得明白，起身提了叉袋，到铺中买了酒药，取路出城回家，一面走，一面心里暗想道：“我替人家做酒生理，起早落夜，终日劳碌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一日所得工钱几何，哪里讨得几百两银子的快活？我想，日前那胖大和尚夜深沽酒，主人一见，就叫他是林住持。散了赌场，令我先睡，和小韩入内室讲什么钟守净，这不是林太空是谁？决与主人有亲，将他藏匿在家。叵耐主人无理，常常欺骂。我不如趁这机会，往县里首告，把这厮且去受些刑法，我使得这三百两雪花银子，娶一个标致浑家，买一所齐整房子，置几十亩好地花园，讨几个丫鬟小使，终日风流，一生快活，岂不乐哉，煞强似在这里佣工受苦。”又算计道：“且住，我如今就去县里首告何如？倘或林和尚走了去时，岂不害煞阿保？不如去与姐夫酌量，先着一个守住了这厮，然后去出首，方才这三百两是稳稳的。”一头走路，一头忖

度，不觉行至店门首，口里兀自喃喃的自讲自道。李秀看见，问道：“阿保，你回来了，口里念诵什么鬼话？”陈阿保方才省悟，忙应道：“不，不，不。我自算酒药帐。”走入店里，将酒药算明，递与李秀。李秀收了，道：“你饥渴了，快去吃些酒饭。”陈阿保进侧房吃酒饭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妄想钱财意不良，自言自语貌张惶。

若非李秀机关巧，侠士何由入魏疆？

李秀终是个机巧的人，虽然一时窝藏林澹然在家，心中时时担着血海干系，凡一应来往的人，俱留心察言观色，以防漏泄。这陈阿保心下有了三百两银子打搅，一刻也把持不定，吃罢酒饭，即站立门首呆想，面皮变色。李秀故意把些闲话挑拨他，陈阿保口虽答应，却是半吞半吐，有前没后，李秀心下甚是疑惑，一面门前做着交易，一面款住陈阿保，不放他走开。

捱至天晚，烫了几壶好酒，切了一盘熟牛肉，上了门扇，叫陈阿保到后边房里，坐下饮酒。陈阿保道：“今日为何叨主人盛设？”李秀道：“你且吃酒，有一桩心腹事要和你商议，特意请你酌一杯。”陈阿保又吃了几碗，问道：“主人委实有什么事分付小人？讲明了吃得下。”李秀道：“你今日进城买酒药，可听得有甚新闻异事么？”陈阿保暗想道：“这厮问我甚的新闻，必有缘故。不如将机就机，把几句言语试探他，看他如何回答。”即应道：“别无什么新闻，但主人藏留那夜买酒的和尚在家，甚是干系。日前止见巡捕捱查，不知道有甚赏银。今日小人进城，闻人传说，有人拿得林和尚者，官给赏银三百两。我也有些不信，想官府

要这住持得紧，故将此言哄人，若看了林住持时，又舍不得三百两了。”李秀绰口道：“怎的哄人？血沥沥榜文，各门张贴，有了林住持，自然当官领赏。今正为这三百两银子与你计议：那夜林太空买酒之时，我已认定他了，他告诉逃奔一事，我想是朝廷重犯，故假意款留住了，希图一场富贵，奈无心腹之人可以行事，故此踌躇不决。”

陈阿保此时已有几分酒意，不觉笑道：“不瞒主人讲，小人初意正欲首告林太空出来，请受那赏钱享用，但恐连累主人，因此不敢发动，不期主人先有此心。”李秀拍手笑道：“我不为此银子，留这林和尚在此何用。我和你明早同去出去，领的赏银，我得七分，你得三分。”陈阿保道：“若主翁肯挈带小人时，得来赏钱，任凭分派，小人焉敢计论？”李秀道：“既与你同行出首，财帛必要分明。我留养着他，该得二百两，你留一百两，方见公道。但此事切要机密，不可泄露。”陈阿保道：“主人分付，焉敢漏泄？”

二人又吃了数壶酒，陈阿保被李秀灌得大醉，斜倒在桑木凳上，齁齁睡着了。李秀用绳索缚住了手脚，将房门锁上。忙进卧房，移开橱，掇开石板跳下窑子里，见林澹然细道其事，又道：“这厮被我将酒灌醉了，锁在房内，特来和爷爷酌议。”林澹然叹气道：“事已到头，亦难回避。”李秀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小人先把这狗男女杀了，爷爷另生计较，脱离此处便了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这一场祸患，皆由前生种成罪孽，今世领受。俺今生死听天，大数由命，岂可妄害他人性命？烦足下与尊阍，整顿些干粮，待夜阑人静，俺只索离此远去。惟虑难脱虎口，这也听其自然，若稍迟缓，立刻必遭大祸，连你一家送了性命。”李秀忽然垂下泪来，

道：“小人只是舍不得恩人远去，便是我一家受害，亦甘心情愿！”林澹然道：“不然，害了你一家，仍救俺不得，彼此受累，有何益哉？或者脱得此难，日后还有相见之期。也未可知。若不放俺去时，毕竟你俺皆遭罗网，那时悔之无及，俺却罢了，你须无辜。何苦，何苦？”

有诗为证：

要出天罗地网，怎辞宿水餐风？

骐驎岂拘弩枥，凤鸾肯锁莺笼？

李秀拭泪，转入厨房，和浑家安排炊饼干糕果食之类，盛贮一袋。却才齐备，又早三更天气。林澹然向李秀取一方皂帕包了头，帕上又戴一顶矮檐黑色毡帽，身上着一领青布道袍。脚下穿一双软底布鞋，饱餐酒饭，提了禅杖，背了包裹，辞别李秀。李秀送到门前，再三嘱咐：“路上小心，前途保重！”林澹然道：“感承厚情，他日再图相见。”李秀又不敢送远，二人在门首挥泪而别。

有诗为证：

执手临歧泪满襟，感恩报德诺千金。

村夫反有英豪志，愧杀忘恩负义人。

且说林澹然夜深逃难，取路望西北而行。此是乡村僻地，又无月色星光，顾不得脚步高低，忙忙地走了半夜。渐渐城楼鼓罢，野寺钟鸣，又早天色将曙，林澹然欲寻个藏身的去处，待至天晚再行。转进山弄，远远望见一伙樵夫，三三两两，口里唱着歌儿，都上山来砍柴。林澹然不敢行动，将身闪入山岗之下，让那樵夫过去。忽见一座破窑，澹然想道：“在此可以安身。”低头走入，放下包裹禅杖，拣一块没草处坐了。打开包裹，取些干粮吃了。铺开衣服，在地上

权睡，直到夜静，依旧取路而行。

再说李秀送林澹然出门之后，心中快快不乐，和浑家商量道：“林长老虽然去了，陈阿保这厮，怎生发付他？欲待杀了，又恐惹祸；不杀时，酒醒后声扬起来，难免这场争闹。怎么是了？”浑家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怎讲这杀人的话？如今林长老已去，看这厮醒来怎的讲。便出首到官，差人搜捕，又无本犯可以厮赖，那时还要问他一个捏情虚诈的罪哩。怕他怎地？”李秀听了浑家言语，执灯开了侧屋，轻轻将陈阿保绳索解了，自收拾和浑家回房歇息。

这陈阿保被酒灌醉，一觉睡着了，从凳上滚落地下。直到天色微明，看看酒醒，觉得身上隐隐的寒冷，手脚有些麻木，将手摸一摸，却睡在地上，口里道：“却不作怪？”双手将眼睛擦了几下，一骨碌扒起看时，乃是桑木凳边，自怨道：“昨晚为何吃醉了，却睡在这里？”坐在凳上，呆呆地思想。猛见侧门开处，李秀蓬着头，走出来叫道：“小陈，怎地不做生活，在这里闲坐？”陈阿保笑道：“昨晚扰了主人好酒，只顾贪杯，吃得沉醉，适才酒醒起来，方知在地上睡了一夜。主人昨晚讲的心事如何？”李秀笑道：“你真醉了，昨晚讲甚心事来？”陈阿保道：“主人休要取笑，昨晚计议的事情，只隔一夜，岂就忘了？”李秀道：“是什么事？”陈阿保笑道：“小人醉了，主人不醉，为何颠倒问我？就是出首林和尚这一桩事。”李秀睁着眼道：“林和尚在何处？甚时和你商议？你敢搜得出来么？你这油嘴蠢才，昨日吃了饿酒，今日反来我跟前捣鬼。”

陈阿保听罢，气得眼中火爆，喊道：“明明地和你商量了一个黄昏，今日推聋装哑，遮掩胡诌，眼见得你放他走

了，把这活现的三百两银子，脱下海去了，气杀我也，如今和你不得干休！”李秀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不识高低、不知进退的蠢牛，敢在我跟前撒泼放刁？如今且不和你对口，你只要寻出林和尚来，就是三百两银子！”陈阿保骂道：“骗贼！分明昨夜将我哄醉，放这秃驴走了。这是你的奸计，放走了人，好对我厮赖，我如今死活毕竟要你个明白。”李秀道：“放你娘屁！有甚明白？”即伸手将阿保照脸打一个满天星。陈阿保激怒，一头撞将入来，李秀侧闪过。陈阿保又复赶进一步，李秀将手劈胸挡住。陈阿保挥拳劈面打来，李秀隔开，将右脚跳入陈阿保裤裆，右手将衣襟一扯，这换做顺手牵羊，将阿保扑的跌了一个狗吃屎，李秀挥拳打下。外面邻居庄客并过往的人，听得这里边喧嚷，一同赶进来看，将李秀劝住了。

陈阿保爬起来，一直往外跑了，口里喊叫道：“天大一件事，你倒放了去，白白的没我三百两赏钱，反要行凶打我！”众人方知林澹然躲在李秀家里。内中为好的邻友，扯住陈阿保的手，劝他住口，哪里掩得他的口住，在门前横跳八尺，竖跳一丈，只顾嚷叫。来往看的人，哄作一团。

有诗为证：

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

只因言不忍，惹出祸根苗。

却惊动了一起缉捕公人，为因江宁县知县祝鵬差委搜捕这林澹然不着，被本县两日一比卯，十数日间，众人受了许多限责。为头一人姓刁，名应祥，也是个积年有名的缉捕。手下管辖六七班眼明手快公人，各村乡市镇、古寺深山，分头追觅，正在没做理会处。当日领着这一班人，却好打从李

秀门首经过，见一伙人在那里打哄争闹，都立住了脚，近前察听。只见一人披头散发，指手划脚的喊叫，口里不住的恨说没得三百两银子。刁应祥谅得有些脚手，分开众人，向前将陈阿保捉住，问道：“你这蛮子，口里讲甚三百两赏钱？好好对我实讲，饶了你，不然关到县中去。”陈阿保将李秀收留林澹然，因他要出首，赚醉放逃相打的事说了一遍。刁应祥听罢，取麻绳将陈阿保缚了，交与公人，自却赶入李秀家里，李秀正出门来分辨，劈头相撞，刁应祥动手也将绳索缚了。这些劝闹和闲看的人，见势头不好，俱各四散走了。

刁应祥带着李秀、陈阿保，径到江宁县里来，就如收拾得珍宝一般。李秀却也有些心慌，口里还硬，一路嚷道：“雇工人打家主，该得何罪，反把这没影的事刁我，不要慌，到官和你分说。”一霎时已到城内，齐拥到县中。正值县尹升堂，刁应祥先进堂上禀道：“小人领老爷钧牌，比限捉拿逃僧林太空，今日打从鸡嘴镇北山坳里缉访，偶见一伙人喧嚷，小人向前探听，乃是一个酒生，为家主放走了什么和尚，没得三百两赏银，根究起来。酒保说家主李秀收藏林和尚，用计放走了等语。小的擒拿二人到县，听候老爷详审，便知端的。”

祝鵬听罢，十分欢喜，笑道：“这场大功，是你成了，快带进来！”刁应祥将二人带到厅上。祝鵬叫将李秀带下去，陈阿保跪上来。李秀跪在厅下，陈阿保跪在案桌前，祝鵬细细审问。陈阿保将李秀窝藏林澹然的根由，一一说明。祝鵬再叫带李秀上来，怒道：“世上有你这一等大胆泼皮？那林澹然是奉圣旨擒拿的重犯，你焉敢擅自窝藏在家？如今纵放何处去了？好好从实供招，免受重刑。”李秀道：“这

话却都是陈阿保捏造出来，诬害小人的。当初是小人晦气，雇这厮在店做酒，不想日逐偷盗，又将酒做坏了，屡被小人责骂，因此计恨在心。昨日又将小人酒缸打破，故早间和他争论几句，他反恃强殴打小人，小人说雇工人殴家主，律有明条，毕竟要告官惩治。他情知理亏，难以对理，故把这一桩没影大事，诬陷小人，有何指实，乞爷爷明镜审察冤枉。”

祝鹄道：“我跟前尚要花嘴强辩？你道无据，他打你可曾有伤证么？不动刑法，如何肯招。”叫左右：“夹起来！”两班公人一齐向前，施动夹棍，将李秀双足夹起。李秀连声叫屈，不肯招认。带夹棍又打三十板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流满地，只是不招。祝鹄叫将李秀连陈阿保暂且收监，好生看管，晚堂再问。退入后堂，令人叫刁应祥进衙，分付：“带两个公人，径往李秀家里去，拘他妻子，速来见我，不可泄露迟误。”

刁应祥领火牌，飞星奔到李秀家内，将浑家秦氏锁了，进县衙回复。祝鹄随即升堂，秦氏跪下，祝鹄叫左右取那重刑具过来，大喝道：“这妇人，你丈夫窝藏林澹然和尚在家，俱已招明，统有百余两赃银，是你藏匿，特地叫你对证。好好从实讲来，便不伤你，不然，一体治罪！”秦氏道：“妇人夫妻二人靠卖酒度日，不曾留甚和尚，也没有甚银两，妇人不知。”祝鹄怒道：“你这刁钻泼妇！丈夫一笔供招，你反扯赖？”叫：“拶起来。”左右将秦氏双手拶起。终是女人家捱不得痛苦，才收拶就疼得泪流昏晕，只得招成道：“收藏林和尚是实，百两银子是虚。”祝鹄笑道：“你且讲为甚缘故藏匿着他，看你说得实否，若有虚言，再加刑

法。”秦氏哭道：“林和尚原与丈夫有旧，因避难至妇人家里，丈夫推他不去，没奈何暂且容留，昨夜因陈阿保要行首告，丈夫乘黑夜打发他去了。若问百两赃银藏于何处，实是屈情。”

祝鵬依秦氏口词细细写录明白，令监里带出李秀、陈阿保来。李秀一见浑家跪在堂上，心下大惊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一条性命，断送在这妇人口里。早知昨夜不要听他言语，将陈阿保杀了，今日决无这场大祸。”只得到堂跪下。祝鵬喝道：“李秀，这妇人是你何人？”李秀答道：“是小人妻子”。祝鵬笑道：“你这刁徒，昨夜放林澹然何处去了？你妻子俱已招成，这番如何抵赖？”李秀低头招认道：“青天老爷在上，小人死罪难逃，但林澹然昨夜逃窜，小人不知去向。”祝鵬道：“既已供招。”喝左右又打三十，唤该房书吏分付道：“这是朝廷重犯，不比寻常，取具招由，叠成文卷，尔等用心，不可有误。”令取一面长枷，将李秀枷了收监，秦氏、陈阿保俱发套监。

次日五更，祝鵬进朝面驾。武帝道：“妙相寺林和尚犯罪逃窜，朕有旨大索，着该衙严缉，今已数日，如何并无回奏？似此单身和尚，从禁城中逃出，兀自捕捉不着，倘僻野地面，崇山海岛，峻险去处，盗贼生发，何以剿灭？从今日始，各衙门俱要用心搜捕，七日后再无消息，皆住俸问罪。擒得此犯者，与获敌同功，连升重用。”众臣面面相觑，班中走出一臣，执简当胸，俯伏殿下，奏道：“臣乃建康府江宁县知县祝鵬，特为林太空一事，启奏陛下。”武帝道：“敢是卿擒得林太空来？”祝鵬奏道：“此犯虽未现获，臣已知其踪迹：昨有乡民陈阿保首告店主李秀窝藏林僧在家，因

阿保欲行出首，李秀故放逃窜去了。臣拘李秀拷问，俱已招成，今将首人、窝犯俱下狱中。臣谅林太空逃去不远，若差老成缉捕督领会事公人。四方追捕，必然可获。不敢自专，伏乞圣裁。”武帝道：“卿既知其踪，就委卿差拨能事人，必须于关津要路，仔细盘诘，从东魏去的路，急追勿失。卿能捕得此僧，即加尔为侍中大夫。李秀等罪犯，照旨施行。”祝鵬叩头领旨。

又一大臣出班，乃是大司寇陈庆文，奏道：“臣奉圣旨勘问晋陵郡丞丘吉妄荐野僧，忤触圣驾，本宜法以重罪，姑念为国之心，一时错举，宜无交结私情。谨拟削职为民，伏候天断。”武帝道：“既非同谋，依卿所奏。”孙庆文谢恩而退。又着中书省官，颁旨三道，差武士飞马驰驿，赶至近魏边界，敕守关总制等官，钦遵谨守官隘，盘诘奸细。凡一应游僧野道，俱要严加搜检，勿致漏脱，取罪不赦。众武士领旨出朝，各自分头飞马去了。

再说祝鵬回县，钦遵圣旨，将秦氏、陈阿保放回，应领赏银，待捉获逃僧之日，另行给发；李秀问成大辟，上了镣铐，监禁狱中。当晚金押牌票，次早拘集人役，点起二百名军兵；又选二十名积年能事了得的公人，刁应祥为头，外给一匹快马，带领人众，离皇城取路望西北而进。一面追赶，一面搜寻，一路张挂榜文，真个是海沸山摇，遍处传说林和尚有了窝主，事露在逃，凡西北一带郡县地方，关防愈加严紧。

这林澹然自从别了李秀，在破窑中躲了一日，至晚又行。一路历尽艰辛，日间躲藏古寺深山、乡村僻野之处，黑夜行路。一连奔驰了四五夜，奈是黑夜行走不便，故此迟

滞，不能远遁。此际干粮已完，当日却又夜行，乘着月色赶路，心里暗想：“如今抄路而来，幸喜荒野之地可以行走，再往前进，却是城郭去处了，怎地闪得过去？”心下十分烦恼。行不上十余里，早是二更天气，一路俱是山衢，两边茅草过人，单身独行，甚是凄楚。看看走出山衢来，又是一座大岭，生得险峻，林澹然嗟叹道：“前生造甚冤孽，今世受这般苦楚，你看峻岭高山，好怕人也。”

但见：

巍巍岗岭，滚滚尘沙。满山怪石插狼牙，遍地乱峰排剑戟。虽然有路，滑_{达达}陡壁难行；四顾无人，静悄悄神仙也怕。萧萧削面，一天风露逼人寒；飒飒惊心，四下松衫遮眼暗。走一步，倒退一步，浑身战栗不能升；上一层，又是一层，满目凄凉无处歇。深草内虫声唧唧，僻_壤里鬼哭啾啾。黑中又怕虎狼侵，脚下常忧蛇蝎咬。

正行之间，不觉双脚被物一绊，跌倒地上，禅杖抛在半边，急待挣扎，只听得铜铃响处，两边山_壤里走出五六个大汉来，将林澹然捉住，用索缚了。一个大汉拾了禅杖，一个夺了包裹，这三四个吆吆喝喝，一齐笑道：“今日却造化，得这一头行货，必有重赏。”将林澹然横拖倒扯，一直推上岭来。澹然叹口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不如自去投到，便吃了一刀，也得个清白之名。今日如何死于此处？”正是：

才脱得虎穴龙潭，又遇着天罗地网。

不知林澹然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

诗曰：

说言遭谤即宵征，苦历高岗复陷坑。

古刹款留情意洽，离亭酌别酒杯倾。

固辞孽地行吾志，运厄关津受尔擒。

帅府谭言逢故旧，卷舒如意入都京。

话说林澹然正行山路，被绊马索绊倒，一伙喽罗将绳索绑定，解上山来。林澹然心里暗想：“这班人决是绿林豪客，俺做了半世英雄，不期将性命送于此地。”渐渐走到山顶，月光之下，抬头细看，乃是一座大寺院，众喽罗将老林押入寺门。那个提包裹的，先跑入殿里去了，不多时，走出来说道：“二位大王爷正吃酒哩，见报拿着一头行货，二大王大喜，叫快解进去。”众喽罗闻说，喊一声，将澹然推入殿里。林澹然偷睛看时，上面左首坐着一筹好汉，生得虬髯碧眼，大脸长躯，身上穿一领赭红丝襖子，头上戴一顶软翅纱巾。右边坐的一个汉子，生得微须白脸，短小身材，身上穿一领遍地金鸦青百花锦袄，头上戴一顶彩绣扎巾。

左首那个好汉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辄敢大胆，夜静更阑在我山中行走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？”右边那个喝道：“大哥问他作什，使儿们拿去剥了皮，砍做肉丸子，将来下酒。”两边喽罗齐喊一声：“得令！”把林澹然揪出殿外

来，却将毡帽掀落，露出光头。那些喽罗同喊道：“原来是匹秃驴！”林澹然大喝一声：“贼奴，休得胡讲！”那虬髯大王听见，喝叫：“拿这厮转来！”众喽罗又将林澹然拥上殿去。虬髯大王大怒道：“这秃驴大胆，你敢骂谁？你是何处寺院来的？村鸟无知，先割去舌头，然后剖腹剜心，犒赏众孩儿们。”林澹然也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讲！俺出家人视死如归，要杀便杀，你这厮何必恁般鸟乱！”

那第二位好汉听了声音，跳起身来，令喽罗移烛近前细看，失惊道：“这和和尚好生面熟，却像在何处曾会来？”想了半晌，问道：“长老莫非曾在建康妙相寺出家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原在妙相寺里为僧，只因与本寺正住持不和，逃难至此，有犯虎威，乞赐一死。”那二大王听了，慌忙喝退喽罗，亲解其缚，脱下百花锦袄，披在林澹然身上，谢罪道：“我的爷，何不早讲大名，险些儿害了恩人性命。大哥，快过来相见，这就是小弟时常讲的英雄，林住持长老是也。”双手扶在交椅上坐了，纳头便拜，林澹然躬身答礼。众喽罗见了，各各摇头伸舌。

那虬髯大王向前和林澹然施礼罢，分宾主而坐，问道：“在下向闻二弟说林住持英名盖世，智勇无双，久怀企慕，今日为何事幸临敝地？真乃千载奇逢也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从容奉禀。二位将军高姓大名？小僧平生未曾拜识，荷蒙大义，实感再生。”那个白脸汉子道：“小人姓苗，名龙，排行第二，向日曾和几个弟兄，侵犯宝刹一番，意欲苟图富贵，不期被住持爷知觉，施恻隐之心，释放我等，又赐诸弟兄财物，至今感佩不忘，小人切切在心，报恩无地。日前为与邻豪构讼，县官受贿，诬盗下狱。小人得便，越墙

逃难，打从这里经过，遇着此位结义弟兄，收留在此。今得恩人到来，实出望外，正应小人昨夜之吉梦。”

林澹然问道：“此位将军尊姓？”苗龙道：“这哥哥是小人总角之交，姓薛，双名志义，人见他虬髯黑脸，都叫他做黑判官。两臂有千斤气力，学得一身好武艺，为报父仇，杀了恶宦康刺史全家，逃到这里，做这本分生理。此处却是定远地方，此山名为剑山，此寺名弥勒寺，甚是险峻宽阔，逐去僧众，聚集一二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拦截客商，数年官军不敢正眼儿相觑。留小人坐了第二把交椅，果然快乐，甚是英雄。小人时常和大哥讲妙相寺有一位恩人林住持，智勇足备，小人受恩未敢少忘。今日得会，诚为天幸！”吩咐喽罗，整顿酒席相待。

饮酒间，苗龙又问及出寺远来逃难之故，林澹然潸然泪下，道：“小僧不幸，受尽迍遭，屡经坎坷，自从东魏与高丞相世子高澄结怨，削发为僧，走入中国卦锡，指望寻一个终身结果，蒙圣恩勅为妙相寺副住持。不期撞着那凶徒正住持钟守净，贪财好色，不守释门戒行，以念佛拜忏为由，着做佛头的赵蜜嘴同谋，赚骗寺后邻人沈全浑家黎赛玉通奸，来往情热。因俺责善，反生仇恨，十月十五日，值圣驾临寺听讲涅槃经，那厮乘隙暗进谗言，说俺毁谤朝廷，不守清戒，酗酒凶狂，私通东魏。皇上信了，便要擒俺置于死地。亏了行童来真潜通消息，俺只得乘夜而逃，撞到鸡嘴镇李秀店中。李秀亦如苗兄一般认得面貌，说起昔日之情，抵死留住不放，那时俺也昏愤失了计较，不合在他家藏躲了几日。官司缉捕得紧，一日捱查数遍，到处张挂榜文，说拿得小僧献上者，官给赏银三百两。店内有一酒生，贪利生心，待要

首告，幸李秀识破，将那厮灌醉，放俺出门逃窜。昼伏夜行，受尽苦楚，致令惊动二位将军，幸蒙不赐诛戮，复承厚款，感激不胜！”苗龙离座大怒道：“有这等事，不杀这负义忘恩的孽畜空做人间好汉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二弟，且莫性急，当今世上，直道原是难容的，林住持只是太直了些，惹出这场奇祸。知恩报恩，仗义的事除是豪杰才做得来，这一班狗男女，人面兽心，焉可以此望他？今日幸会林住持，且请住持做了山寨之主，缓缓用计剿除这厮，不知住持允否？”

林澹然合掌道：“俺出家人，生死听天，随缘度日，恩怨之间，宁人负俺，毋俺负人。多蒙二位将军盛情，暂借一宿，明早拜辞，归于东魏，以终天年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住持何出此言？既离虎窟，又入龙潭，自禁城到得敝山，已是万分之幸；离这里到东魏，路程遥远，关隘阻隔，况住持名闻远近，圣旨画影图形，那一处不当心盘诘？前去乃是河南地界，城市中人烟稠密，不比那深山僻路所在，住持今要前去，若遭罗网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还在小寨暂且安身，将图后计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多承美意，本该遵命，但小僧久居恬澹，最厌繁华，意欲归魏，寻一搭儿僻静山崖，结个茅庵修焚念佛，以终天年，无心再恋尘俗。没被擒获，是亦命也数也。”苗龙道：“住持爷执意要去，小人亦不敢强，但求宽住数日，另作商议。”林澹然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见厚情。”

苗龙又问：“李秀哥哥近来生计何如？”林澹然道：“颇为富足，尽是清闲。小僧在他家藏避数日，那酒生要行出首，放俺奔逃，两下必成仇讼。苗兄可念平昔交契之情，乞

着人打听消息，方知下落。”薛志义道：“既是苗二弟相识，明日必须差人打探。”苗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早即行。”三人盘桓说话间，不觉星移斗转，野店鸡鸣。林澹然道：“贱体困倦，望乞随便借宿。”苗龙二人又劝了数杯，令喽罗打叠床铺，服侍林澹然歇息。

有诗为证：

昨宵得脱虎狼窝，今朝稳卧中军帐。

不数古今豪侠流，绿林高父云霄上。

次日又排筵席款待，傍晚时，林澹然辞谢要行，苗龙、薛志义苦苦相留，只得又往了一夜。次日侵晨起来相别，苗龙道：“小人有两桩心事，要留住持爷，停当了，即便送行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兄有何事，望乞见教。”苗龙道：“我这位薛大哥，武艺虽精，韬铃未谙，今欲拜在门下，求传授些兵法；二者小人正要差人打听李大哥消息，如平安无事，却也放心，设或落难时，亦好同住持商议救他的门路。故此要屈留数日，方敢送别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既为此二事相留，便住数日。足可差能事心腹之人，赍带银两住建康去，倘李秀有事，即可随便上下使用，以留性命，从容救他。俺这里一面和薛君开讲兵法，待尊役回时告行。”薛志义、苗龙二人大喜，随差两个精细会事的喽罗，带了百余两白银，往京都打探消息去了。

三人在寨中讨论兵法，演习武艺，酌酒高歌，谈今说古。不觉又半月有余。一日喽罗回寨，禀复道：“小人两个一路打听去，只见城市通衢，乡村户落，处处张挂榜文，图形画影，寻获林住持爷爷。小人抄得榜文在此。”苗龙接过，三人一同观看。其榜文云：“某府某县某官，遵依枢密

院行文，钦奉圣旨，为追剪奸僧，以社国患事：照得本朝在京妙相寺副住持林太空者，不守清规，通谋外国，将为城社之奸，摇惑军民之志。十月十五日，毁谤朝廷，抵触乘舆，反情已著，不可姑留。即欲拿问明正典刑，不意知风逃窜。今特遍行国内远近，画影图形，疾速追拿。不论军民人等，如有擒获者，该地方官给赏银三百两，本官连升三级。若窝藏在家，知情不报，故意纵逃者，不论贵贱，一概处斩。事同风火，顷刻毋违，须至榜者。

左榜谕众通知。年月日给。

沿路听人传说，李秀被陈阿保首告窝藏林住持，本县拿去三拷六问，招成死罪，现监在狱。小的们到江宁县中，认作李家的亲戚，凡一应衙门上下人等，并狱中禁子，俱各用银买求宽释，见了银子都已应允。又用计见了李官人，他分付转谢住持爷和二位大王爷，再三致意，得空便要越狱而走，也来入伙，小人们特来回复。”三人听罢大喜，重赏喽罗，设筵相庆。

当晚林澹然起身作别，道：“将军韬略已精，贫僧在此，终不为了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今日已暮，还乞草寨荒宿，明日决然送别。但住持爷这条铜禅杖，似非凡物，出家人提此行路，动人疑忌，何不留于敝寨，另奉宝剑护身，庶为稳便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蒙谕良言，感戴无尽，但此杖乃故人所赠，山僧朝暮不离，今在颠沛之中弃之，是背故人也。生死与俱，岂忍轻弃？”薛志义叹息道：“当今之世，面交者多，饮酒宴乐，情若同胞；厉害相关，视如陌路。此辈真犬彘耳，岂能如住持于患难之中，不忘故人也！”倍加敬服。苗龙道：“我有一计在此，管教路中无阻！”便今喽罗砍一株

班竹来，截去头尾，打通了节，将铜杖藏于竹中，两头镶嵌坚固。对林澹然道：“住持爷，此法何如？”澹然道：“妙甚，又可防身，又可挑行李，深感，深感！”众皆大喜，痛饮通宵。

次日，薛志义大排筵席，请林澹然饯别。歌舞吹弹，二人殷勤相劝。林澹然吃得酩酊，乘着酒兴，辞别要行。薛志义亲手捧出白金一盘，赠为路费，林澹然收了两锭，其余银子赏与日前打探的喽罗。苗龙、薛志义今喽罗驼了竹禅杖，背上包裹，二人亲送下山数里。林澹然再三请转，苗龙只得将竹杖包裹递与林澹然，三人洒泪而别。

不说薛志义、苗龙回寨，且说林澹然拽开脚步，取路往西进发，走了三十里，酒却醒了，远远见人烟辏集，屋舍相连，乃是个市镇去处，此时正是早春天气。但见：

六街三市上，来来往往尽村民；门面店肆中，济济捱捱皆贸易。也有绫罗缎铺，也有米麦油行。卖鱼卖肉闹嚷嚷，买菜买葱喧哄哄。沽酒楼前扶醉汉，秋千架上坐娇娃。

林澹然不敢行动，即闪入山凹里幽静所在躲避，直到夜静方才走路。一路夜行晓住，奔驰数夜，早到了武平地面。此时日色将沉，林澹然心里暗想：“前去已是睢阳郡武津关口，此是紧要去处，惟恐盘诘难行。过得此关，即是东魏地方，可脱网罗矣。”

行近大梁城门口，思量无计，只得大胆拽步前行。忽见一个山东汉子，背着一搭毡毡货，在城门外出卖，林澹然忽然自想：“除是恁般方过去得。”便取钱买了一个敞口大暖帽戴了，拽下檐来遮着脸，取路进城。行不数步，劈头一伙

公人拦住去路，当先一人问道：“你这厮是何方人氏，那里住居，作何生理？快放下包裹杖子，待我查检，方放你过去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在下姓张，排行第三，北平人氏，因出外经商，被盗没了资本，欲到贵城舍亲处借些银两，以作盘缠，何必盘诘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自不曾见做客的嘴边剃去胡须，必是奸细。”赶向前将林澹然暖帽劈头揪下，拍掌笑道：“饶你乖是鬼，难脱这场灾。你这狡猾秃驴走得好，遮了头须遮不得口！”叫：“众人动手，将绳索绑缚了这厮，再做道理！”可怜盖世英雄，撞入天罗地网。

一个公人劈手将竹杖抢去，向前一扑，几乎跌倒，把竹杖抛在地上，为头的那人慌忙扶住。这公人摇头道：“好古怪、好厉害杖子，如何竹有这般重，莫非是外夷出的？”那人伸手取杖，也不能移动，用力两手提起，却有百余斤，心下大骇道：“这条小小竹棍，就使是实心的。未必这等重得狠？必有缘故。”便在腰边拔出短刀，劈开竹棍，里边露出铜禅杖来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奸滑的和尚，恁般做作，到我老爷手里自然雪化见尸！”令众公人鹰拿雁爪，将林澹然缚绑定了。

正是：

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。

林澹然躬身道：“列位知俺是谁？将俺缚绑，却为什事来？”那为头的指着手喝道：“你这秃嘴，兀自要强嘴？为你受尽艰苦，用煞心相，惭愧，也有今日见你的时节。且讲大名放你听着：我乃江宁县中驰名的缉捕使臣刁爷便是，当日你这厮诽谤朝廷，潜地奔逃，我这一班一辈的人，为你不知受过多少限责，你却躲在卖酒的李秀家里快活。那李秀被

你拖累，拟成大罪，监禁狱中，你却又走了。教我脚底也赶穿，谅你也飞不过关去，故先到这里，却好等着，图形在此，这番走往那里去？”林澹然闭口无言。刁应祥喝众人：“带这厮元帅府中监禁，待造下陷车，解到京师请赏便了。”众人拥着刁应祥，将林澹然解到元帅府来。

有诗为证：

千里驰驱策杖行，岂期窄路遇官兵。

早知今日风波险，何不山营且暂停？

当日那都督正升晚堂，审理军务，猛听门外擂鼓声急，把门将官进来禀道：“门外有一伙缉捕公人击鼓，因拿着一个和尚，口称朝廷重犯，要见老爷，乞台旨。”原来这都督姓杜，即令放进来。刁应祥发付一伙公人门外俟候，自带林澹然，随着把门官，径入跪下。杜都督问刁应祥道：“你是何处缉捕人役，拿这和尚，擅入我军门击鼓？”刁应祥答道：“小人是建康江宁县缉捕人员刁应祥，领本县公文，奉圣旨追捕犯法逃僧一名林太空，一路追来，至此方才擒获。本欲就解入京，一来要禀过老爷方敢解去，二来这秃厮甚有勇力，路上倘有贼党劫夺，乞老爷钧旨，赏一辆陷车，差军护送到京，庶无失误。”杜都督道：“这和尚就是妙相寺副住持么？”刁应祥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杜都督道：“日前连接两道旨意，都为这厮，因此遍处着人搜捉盘诘，不想今日你擒获来。这厮有什么器械行李么？”刁应祥道：“只有禅杖一条，包裹一个，别无他物。”杜都督教取进来，当厅检看，收入后堂。令将士：“将林澹然松了绑，取一面铁叶长枷枷了，押入牢中监禁。”发付刁应祥一应人役：“都在府门外相近去处歇息，待我审问情由，然后写表申奏，着军士

护卫汝等入京。”刁应祥声诺而退。

杖都督退入私衙，着虞候往狱中取林和尚，去了长枷进来，林澹然跪下。杜都督道：“久闻人说，京都妙相寺中副住持和尚为人刚直，武艺高强，人人契慕，遍处传扬。如今却为什事，触忤朝廷，以致逃窜？汝可一一从实说来，毋得隐讳。”林澹然满眼垂泪道：“僧人本欲隐迹逃名，不料反投罗网。念贫僧原是东魏人氏，将门出身，姓林，名时茂，在高丞相麾下为将，替国家东征西讨，屡立汗马功劳。与高丞相世子高澄不睦，虑惹灾_速，愁无结果，因此削发为僧。”遂把那入梁怎生遇着丘县尹荐举为妙相寺副住持，怎生与正住持不睦，暗进谗言，激怒武帝，欲正典刑，又怎生逃躲，夜行昼伏，欲归东魏之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：“岂知_速难脱，复被擒拿，送在老爷台前。伏乞大恩，原情鉴拔。再造之德。重于山岳！”

杜都督又问道：“你既是东魏高欢部下将官，可知有一位杜旗牌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姓杜的将士也有，但不知贵表尊名？”杜都督道：“单讳一个悦字的，绰号石将军，如今年已高大，过于七旬，是我至亲，可曾相识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有，有，曾有一个杜悦，号为石将军，日前原在高爷麾下为旗牌官，失机当斩，是僧人一边救释，免死充军。后来僧人云游入梁之时，又于沁洲旅邸相会，因魏主降恩，得救还乡。相别之后，未知在否。”杜都督道：“你既与他旅邸相会，他曾有什言语，嘱咐你入梁否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彼时杜公曾和小僧说来，他有一子在梁，投托传统制麾下，十年不知音耗，日夜萦怀，待要入梁寻访，奈何年老难行，乃借酒肆中笔砚，写下家书一封，付小僧带来，倘得邂逅转寄

此言。小僧一向羁留妙相寺中，欲访无由，那一晚慌慌逃窜，匆忙之际，不知曾带得否，或者在包裹中，未可知也。”杜都督即命取包裹付与澹然，澹然打开检看，却在护书中，双手呈上，杜都督接书，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父书付男成治知悉：自汝离家出外，家中事变多端，我为你泪不曾干，终朝思念。你母亲痛伤去世，使我形孤影只，满目荒凉。骨肉摧残，可叹，可叹！不期我运蹇时乖，失机当斩，自分今生与你永无见期。感得大恩人林爷，一力申救，得全残喘，此恩此德，重若丘山。我今已老，无由补报，倘天不绝人，或有再得尽心之日，也不可。今因林老爷出家，法讳太空，别号澹然，云游中国，偶于旅邸相逢，草此数字，寄与你知，倘得一会，须不要忘了林爷大德，当效犬马之报。不必说得，你也须知父母养育之恩，十月怀胎，三年乳哺，推干就湿，容易得抚你成人？你意飘然出游，不思父母为你哭得肠断，望得眼穿，实是凄楚！我今年近八旬，风中之烛，你若稍有人心，见书即图一面，使我九泉之下也得瞑目。书不尽言，总宜知悉。

年月日书于沁州邸中，父字再嘱。

杜都督看罢书失惊，站起身来，双手扶起道：“恩人，你何不早言？小侄获罪多矣！”慌忙躬身行礼。林澹然忙忙答礼，道：“小僧是提督案下死犯，何故相敬若此？”都督道：“恩人不知其详，且请坐了，细诉根由。”

这杜都督是谁？原来不是别人，乃东魏人氏，姓杜，名成治，就是杜悦的儿子。自别父亲，走入中国，寻着娘舅总兵都统制傅恽，收在部下为书记。因他能文会武，精通韬

略，常随傅恂出征，屡获奇功，升为参谋。又数年，傅恂阵亡。武帝见他无嗣，即勅杜成治袭封总兵都统制之职，统领傅恂大军，钦赐武平城内盖造府第居住。后伐齐有功，复升为帅府都督大元帅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假节钺，管辖十三州三十四县人马，镇守西北一带地方，先斩后奏，极有威权。

当下替林澹然换了衣服，宾主坐下，忙点茶汤。林澹然不安，又谢道：“僧人何福，蒙都督如此厚待！”杜成治道：“论恩人，乃是父执，这杜悦就是家尊，小侄名成治，自幼不才，每好骑马试剑，颇通韬略，爱客重贤，以致家业凋零，只得远游梁国，投入家母舅傅传统制麾下。幸得皇天保佑，圣上洪恩，滥叨重位。不想父罹军法，幸蒙吾师大恩救拔。小侄屡屡差人打探家尊消息，十余年杳无音信，每每在心，今日方知端的。此恩此德，铭刺肺腑！小侄真不肖之罪人也。”言毕，泪如涌泉，悲不自胜。

有诗为证：

独怜父子各西东，犹喜逢恩患难中。

莫道蜉蝣真似寄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林澹然惊道：“却原来是令尊大人！小僧不知，惶悚无地。”杜成治即命在后堂整酒饭相待。林澹然道：“令尊大人与小僧相处数年，情同骨肉，后因问罪，两下睽违几载，后来又于客舍相逢。今日偶然又会着都督，正为亘古奇闻，人间罕遇。”杜成治道：“小侄幸逢老叔，但不知家尊何日相见，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’。小侄身享富贵，母死不得奔丧，父亲年迈，不能奉养，使飘零道途，流离失所，小侄不孝之罪，实无可逭！”说罢又哭。林澹然劝道：“都督今

日身享万钟，位居极品，显亲扬名，正是大孝处，何必悲苦？待后差人打探，必有相见之期。”杜成治拭泪相谢，再坐吃酒。

林澹然辞酒道：“小僧不幸，遭此不赦之罪，蒙都督雅爱，心实不安。小僧算来，这场大祸，决难回避，乞都督明早打发解京，了此孽冤，免致貽累。”杜成治笑道：“老叔何出此言？小侄岂忘恩负义之辈？今日必当尽力救援，管取平安无事，送回东魏，聊表寸心。”林澹然合掌道：“多承都督厚情，只怕貽累，反为不美。”杜成治道：“不必介怀，且请放心宽饮几杯。”林澹然谢了，又饮数杯，不觉大醉，就在侧房睡了。

杜成治当夜和夫人蒋氏商议要救林澹然一节，夫人道：“君为督抚，统握大权，欲救一个和尚，有何难哉？如此如此救他便了。”杜成治道：“夫人言之极当。”事不宜迟，连夜差心腹干办到司狱司唤狱官来议事。那狱官姓戚，名锦，正在睡梦中，听得报杜爷呼唤，忙起来整冠束带，随着干办进私衙里来。

正是：

欲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毕竟杜都督与狱官有何话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

诗曰：

绿林豪客困圆丘，午夜承恩出禁囚。

祝发岂知重正法，临矛方悟中机谋。

神鳌脱网归沧海，鬼蜮多疑验鬻麟。

自古庇人番累己，杜君喜处变成愁。

话说这戚司狱夜半进见杜都督，禀道：“老爷呼唤，有何台旨？”杜成治道：“我有一机密事和你商量，你还不知，日间所获那林和尚，却是我的故旧恩人。因与本寺正住持不睦，暗进谗言，谤他私通东魏，故圣上震怒，欲拿究罪，不期逃窜至此遭擒。我想，朝廷重犯不可私放，若解去，又遭诛戮，如何救得他？思得一计，可以周全，特唤你来计议。大狱之中，重犯何止数百，或有与林和尚面貌相像者？烦尔将罪犯面貌簿上逐一查看，如有相似的，则此僧有可生之路。切不可泄露，事成之后，重加荐拔。”戚锦道：“老爷台旨，怎敢有违？但是这林和尚初下狱来，狱官未曾看得详细，乞再赐一见，方好查检。”杜成治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命掌灯，亲自和戚锦到侧房里来。

近床掀开帐幔，林澹然酣睡不醒，戚锦仔细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这长老有福有缘，眼见得老爷是他救星，大难可脱。此面貌与一个囚犯俨然无二，只是多了一部胡须，若剃

去了胡须，活现是个林和尚了。”杜成治大喜道：“有这等凑巧事？快快取来！”戚锦道：“领钧旨，”即和干办到监房里，叫禁子取出一名重犯，姓王，名唤歪七，原是得财强盗，生得魁伟长大，也是一条好汉。因打劫赴任官员事，杜拟成死罪在案，吃了数年官饭。当下，戚锦分付禁子道：“老爷军令，取此重犯，外面不可声扬，若漏泄必按军法！”禁子应诺。

戚锦带着王歪七，径到后堂来，杜成治一见，分付众人回避。戚锦和众人散去，杜成治道：“那犯人上来，你可是王歪七么？”王歪七是睡梦中提醒来的，不知什地来历，朦朧答应：“小的是是是。”杜成治道：“向来闻你与我有亲，今细查，果然是我姨党枝派，我念姨公一脉，心下欲放你去，你可去得么？”王歪七道：“小的罪犯重辟，法在不赦，每思改恶从善，奈无门路。今老爷若肯释饶得命，实天地重生之德，不敢认亲，只愿爷爷万代公侯。”杜成治道：“放尔何难？只有一件碍手处，纵放你去，毕竟又遭擒捉。”王歪七道：“爷爷位尊权重，令出谁敢不从？若肯释放小的，何人又敢拦阻？”杜成治道：“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假如今夜放你去了，有人见你这鬓发蓬松，举止彀棘，岂不是狱中重犯在逃，谁肯放过，必要擒来请赏。那时我仍放你不得，岂不辜负我一片亲情？”王歪七磕头道：“老爷神见高明，小的决难逃脱，空费了老爷一片天心。”

杜成治道：“不难，有计在此了，将你剃去须发，赏你褊衫一领，僧鞋一双，空头度牒一纸，扮作游方和尚。待五更将晓之际，放你出去，只要赚出城门，自然无人看破，我这里又不差人追捕，汝好放心前去，依然蓄发，可立功边

塞，报效朝廷，莫忘我今日之情也。”王歪七磕头道：“谢爷爷深恩，使小的重见天日，何惜粉骨碎身，以报大德！”杜成治令虞候取刀，剃下须发，取出僧鞋褊衫僧帽穿戴了。杜成治在灯下细观时，却与林澹然面貌相同，规模无二，心下暗喜，分付王歪七在衙后小房暂歇，着人守护。

又早隔邻鸡唱，天色黎明，外边吹打两次，堂上传了云板，杜成治出堂。该房书吏都捧过文案牌票等项来，禀金押销缴。杜成治道：“这些文卷暂且消停，有一大事和汝等商议：昨晚江宁县缉捕所获僧人林太空，系是朝廷重犯，闻说此僧有万夫之勇，况系东魏出身，解去路途遥远，倘有疏虞，关系非浅。我意欲就这里斩了，将首级付与缉捕，传入京师，再进表申奏此情，庶无失误。你众人心下何如？”从吏书同道：“老爷钧旨甚明，传首京师，实为恩便，省了许多干系。”

杜成治即教写下犯由牌，辰时三刻取斩，一面分付管本稿的书吏，备细写下奏章，次后金押牌票，印发文书已毕。堂上又传云板三声，只听得门下大吹大擂，放了三个铙，吆喝开门，阴阳官传报辰时，杜成治亲出辕门，传令着监斩官辕门外俟候，四围军卒摆齐。一声炮响，军士们将王歪七绑下，王歪七惊得魂飞魄散，心里想道：“杜爷说念亲情要放我去，为何反绑我出来？”此时魂已不在身上。众军校将王歪七拥出辕门，口内塞了麻核，头上插一面黑旗，旗上写着：“毁谤朝廷通谋魏国叛僧一名林太空。”杜成治判了个斩字在王歪七脸上。但见：

人人嗟叹，个个胆寒，都言此去几时回，尽道这番逃不脱。负怨屈何处声言，含苦情只堪跌脚。有人说，

这是没头鬼和尚自做，谁将甘露施孤魂？有人说，这还是刀剑狱削秃自当，谁启阴司饿鬼？刽子手提刀，何异牛头马面；监斩官捉笔，俨如地主阎君。此时莫想重生，顷刻佇看命丧。

监斩官读罢犯由牌，王歪七听了，不能叫屈鸣冤，突地一声鼓响，头已落地。刽子手近前献头，杜成治吩咐：“将头用石灰戩了，木桶盛贮，尸首令扛出郭外。”自上轿回衙。

再说缉捕使臣刁应祥，带领着一伙公人，往元帅府听候发解林和尚，及到辕门，方知杜都督已将林澹然斩了。刁应祥暗疑：“杜爷不将活人与我解去请功，却先取决，这是何意？”单身撞入辕门，进元帅府禀这一桩事。杜成治道：“汝等昨日所擒林和尚，本待差军护卫解京，闻这和尚勇力异常，党类甚众，倘或路上或有差失，岂不误却大事？故就在此取斩，将头解京，庶无失误。另有表章，差官与汝等即刻起程，同至建康，进上朝廷，自知分晓。”刁应祥只得领命。杜成治差官一员、干办二人，赍了表章，当堂将林澹然首级用了封皮，和包裹、禅杖，付与刁应祥，又赏银十两，以为路费。刁应祥收领首级等物，磕头谢赏，和差官公人等取路回京。一路无话，直至建康。

当日到了晚上，刁应祥留差官干办在家，招待酒饭。自先赶着晚堂，径入江宁县里，来见祝鵬，向前声喏。祝鵬见了问道：“我日前差你去缉拿林和尚，为何去了这多时？曾有些消息么？”刁应祥道：“林和尚被小人一路直追至武平城外，方才获着。本该就解回京，恐怕路上或有差失，当下进城至都督府杜爷处报知，求杜府差军护送进京。杜爷也虑

路途有失，就在本府将林和尚斩了，传首级解京，另差官赍本上闻。故此迟延耽搁。”祝鵬听了，十分大喜，赏了刁应祥，发付回家，明日五更伺候。

次日四鼓，刁应祥领着杜府差官，捧了奏章，差两个做公的抬了头桶，同列县门，随着祝鵬进朝。众官朝见罢，祝鵬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江宁县知县祝鵬启奏陛下：为缉获逃僧林太空一事，前蒙玉旨颁降，臣兢兢业业，昼夜用心，差人捕捉。不期林太空走离京都，逃至武平地面，被臣县中缉捕使臣刁应祥所获，即往都督衙门讨军护送。都督臣杜成治，虑路途有失，就彼处取斩，送首京师，赍有实封表章申奏。乞陛下圣鉴。”武帝叫接本到御案前拆封，宣学士高声读表。表曰：“武平总制都督臣杜成治，为顾诛僧犯以杜变逆事：某月日，江宁县缉捕人员刁应祥，见获逃僧一名林太空，赴臣所请军护解。臣思：林僧素称勇悍，力敌万夫，矧与东魏相通，机诈叵测，设若中途有变，边衅复生。臣谨于次日，便宜行事，斩首付与刁应祥，开包裹、禅杖解京奏上。庶不为奸宄之所算，而国家永无患矣。乞皇上厚臣擅杀之罪。臣不胜战栗惶悚之至。”

武帝看罢，笑道：“这秃厮藐视朕躬，今日英雄何在？倚着能言舌辩，难逃命丧刀头。”当殿传旨升祝鵬为吏部郎，刁应祥为都捕使臣，仍给赏银三百两，又将林澹然首级、包裹、禅杖付与刁应祥，传入妙相寺中，令钟住持相验的实，然后悬挂寺门示众。祝鵬等谢恩出朝。

不说祝鵬莅任，且说刁应祥领旨径往妙相寺来见钟住持。这钟守净自从逼林澹然出寺之后，一向心事不宁，寝食俱废。后闻得捉了窝主李秀，稍觉心安，还只虑林澹然走

脱，致生后患，日夜悬悬，亦无心与黎赛玉取乐。当日正在方丈中闷坐，管门道人传报：“朝廷差官到来。”钟守净慌忙出迎，殿上相见，礼毕，刁应祥道：“小可是本县都捕使臣刁某，奉圣旨追捕逃僧林太空，至武平地界已经擒获，当送杜府护解。杜都督虑有走失，枭首解京。今奉旨将首级、包裹、禅杖传与住持检验，勒挂寺门示众。”说罢，令从人抬过交与住持。钟守净掀开桶盖看时，惊得毛骨悚然，呆了半晌，方才神定，将手指着首级，点头道：“林长老，林师兄，咦——偏你能文会武，说短论长，为何也有今日？正谓舌剑自诛，老兄还能讲话否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翻转头来细看。不看时万事皆休，只因这一看，却又重兴一段风波，费了多般周折。

有诗为证：

得好休时且罢休，老钟何苦结冤仇？

直交满寺葫芦骨，个个他年似此头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？那林澹然脑后另生出一块三台骨，圆溜溜就如肉瘤一般，自有记认。林澹然和钟守净日常闲话时，尝说自己日前颇得际遇，全亏脑后这一块三台骨，故此钟守净记在心中。当下翻过头来，看这头颇似刀削平的，没有这三台骨凸出，心下大疑，连声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”又仔细看了一会，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真不是也！”刁应祥道：“住持此话，却是何故？”钟守净笑道：“这头却是假的。”刁应祥失惊道：“钟住持不要看错了，何以见得不真？”钟守净道：“小僧和林澹然相处非止一日，他的头颅岂不相认？他脑后有一块三台骨，就如三个鸡子也似凸出来，常时戴僧帽，刚刚顶着帽口。如今这头脑后，却是平平的无一毫

脑骨，岂不是个假的？”刁应祥道：“那日擒拿林和尚时，众多做公的同我送入杜爷府中，次日梟首，谁不见来？只看这包裹，禅杖，岂是假的？住持不要认错了，此事非同小可！”钟守净道：“小僧为何得错？这包裹内物件与禅杖俱是真的，林澹然拿获焉得是假？多分杜都督处有什缘故，未可知也。今日不须争辩，明日早朝面圣，自有道理。”

刁应祥初入寺来，何等欢喜，听了这话，就如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一桶冰雪水。若果然是个假头，诳君之罪安逃，垂首叹气，半晌无言，心下暗想：“这事却也作怪，分明是林澹然的头，怎讲不是？终不然杜府有什机谋？稳稳一个都缉捕，白雪雪三百两官银无福承受，这事尚小；若说诳君，便要斩首，如何是好？”对钟守净小心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住持爷明日面圣时，恳乞方便，足感大德！暂且告辞。”钟守净也不款留，止将头桶物件留下，相送而别。

钟守净回方丈中，聚集徒弟们商议道：“这厮得了林澹然贿赂，卖放去了，却将假头献与皇上请赏。自古道：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后来林澹然倘做出事业来，岂不反受其害？明日早朝，必要讲明，再差人缉访，驱除这厮，方免日后之患。”内中一个徒弟姓雷，法名履阳，向前道：“师父，等不得明早。那缉捕已受恩赏，倘和本官老祝计较，今日预向驾前遮饰，或另生枝叶，我和你又成空说。不如趁早写下表章，连晚陈奏，庶不有误大事。”钟守净道：“贤徒之论最是。”忙取笔砚，写成章疏，换了官服，径投朝房里来。当日却是谢仆射轮该接本，和钟守净施礼罢，问：“住持何事，乘晚来此？”钟守净却将林澹然事告诉一遍，道：“今日这一封奏章，乞仆射速速进呈圣上，至紧，至紧！”

谢仆射收下表章，送钟守净出朝而去。

当晚谢举将钟守净奏本送入宫中，武帝正在禅床上打坐，入定醒来，中贵官捧上表章，武帝拆封看时，写道：“妙相寺住持臣钟守净，奏为奸臣狡役，受贿纵凶，假首证圣，误国欺君事：臣奉圣旨检验逃僧林太空首级，视其面貌似真，细验枕骨实假：太空原有脑骨三块，凸然而起，名为三台骨，合寺僧众，皆所目睹。今脑后平削无骨，非林僧之首可知矣。再验禅杖包裹，又系太空之物。臣细谅度，必是祝鵬，刁应祥等，通同作弊、受贿卖放，复将假首诳上，冒功请赏，情迹显然。乞皇上差官勘问，再即遣军兵搜捕真犯，庶免后患。臣不胜忧怖惶惧之至。”

武帝看罢，龙颜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尸位素餐的大彘，敢来诳朕！明日鞫问明白，焉可轻恕？”即御笔亲批旨意，连夜发出枢密院来，敕左仆射谢举同三法司，捉拿吏部郎祝鵬、缉捕使臣刁应祥二人，勘问诳君之罪。谢举接了圣旨，忙差锦衣卫武士，带了铁索手扭，立刻拘祝鵬，刁应祥，至枢密院审问。

却说刁应祥自别钟守净回家，闷闷无言。浑家问道：“丈夫目今捉了林住持，朝廷赏赐不小，为何反生不乐？”刁应祥将钟守净认首级不真的情节说了，浑家劝道：“不必愁烦，凡事自有天理，终不成将真作假，诬害有功之人。纵有事端，当官理辩，何必恁地烦恼？”刁应祥听了浑家相劝，勉强饮酒排遣。

睡了半夜，未及鸡鸣，听得叩门声急，刁应祥披衣而起，开门看时，只见四个人走入来，向前相问，方知是卫中武士。刁应祥已知钟守净那事发作，不敢动问。一个武士取

出铁索，将刁应祥锁了，又上了手扭，口里道：“奉圣旨拘拿到枢密院去，不可羈迟，速行速行。”刁应祥随着武士至枢密院来。此时祝鵬青衣小帽，已先站在门首。两人见了，祝鵬埋怨刁应祥干事不切，刁应祥无言可答。

不多时，天色已曙，升堂鼓罢，陆续官员皆到，从武士将祝鵬、刁应祥带入堂上，二人抬头看时，见正堂中间放着圣旨，侧首三张公案，左边上首立着左仆射谢举，下首立着刑部尚书王明，右边立着大理寺卿黄相。祝鵬、刁应祥几前俯伏，谢仆射开口道：“奉圣旨勘问吏部郎祝鵬通同缉捕公人，卖放妙相寺犯僧林太空一事：因甚枉害平民，将假头逛君，冒功请赏，依直供招！”

祝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实实屈死人也！自林太空逃亡，奉圣旨追捕甚紧，微臣日夜用心差人缉捕。幸使臣刁应祥访出窝主李秀，微臣立刻拿来拷打，李秀供招窝藏是实，知风逃窜。料他要回东魏，微臣就着刁应祥一路追捕，使尽心机，不辞劳苦，追至武平地界，密密缉访，幸而得获。怕有疏虞，拿到都督臣杜成治处取军护送。不知杜成治为什事故，就彼处梟首，将头解京。此一节事情是实，并无私曲，况有杜成治表文，及赍表官和林太空禅杖、度牒等物可证。乞三位大人明鉴！”正卿黄相道：“这也讲得是。”再问刁应祥时，刁应祥自始至终备细说了一遍，与祝鵬言语相同。黄相道：“据汝讲来，似乎无弊。但当初在武平杜元帅处斩林澹然时，你可曾当面看斩否？”刁应祥道：“小人当时送林澹然到都督府中，杜都督发付小人在府前附近伺候，次日差军护送解京。小人至次早正欲往府催军解送，不期杜都督已将林和尚绑出辕门斩了。呼唤小人分付道：‘这林和尚勇力

绝伦，党类甚众，路上患有疏虞，故此枭首解京。那日斩林太空之际，小人实不曾见。”

谢举笑道：“这等说，眼见得那杜都督有些情弊了？”黄相道：“不必多疑，一向闻得杜公原系东魏人氏，冒籍中原，这林和尚也是东魏人，或是相识旧知，岂无救援之意？朝廷颁例，杀人有时，必日午施刑，彼今不待时而取决，又不使缉捕眼同见斩，只此两事，情弊显然。他倚着先斩后奏之权，伪将他人首级解来影射，纵放林太空走了，未可知也。”王明、谢举俱道：“此言甚明，不可屈陷了有功之士。”刁应祥磕头道：“青天明镜，适闻爷爷之言，使小人如梦方醒。若不是爷爷超生，这屈事那里去辩？”谢举发付祝鹄暂回衙门，将刁应祥收下刑部天牢监禁，明早候旨定夺。审罢，各自散讫。谢仆射三人，次早入朝，将刁应祥口词逐一奏陈。武帝大怒，御笔手诏，差武士八员、内官二员，星夜往武平郡捉拿杜都督成治进京勘问。这武士内官接了圣旨，即忙起身，各骑快马，不分昼夜到武平郡来捉拿杜都督。

有诗为证：

脱难还罹难，销愁又结愁。

报恩遭大辟，留与子封侯。

却说林澹然当夜被杜成治殷勤劝酒，饮得大醉，一觉直睡到巳牌时候方醒。虞候等捧着茶汤服侍，林澹然道：“生受你们，感你家老爷厚情相待，奈小僧名已登于鬼录，何以奉报？”虞侯笑道：“住持爷，贺喜！适才辕门外已斩了一位林长老也，谅住持爷决不妨了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又来取笑，怎地世间更有一个林长老，与俺一般当斩的？”虞候道：

“我家老爷为住持爷费了一片神思，已将狱中重犯扮作住持模样，绑出辕门斩首，岂不是住持爷贺喜？”林澹然惊道：“可怜，为着小僧，却害了他人性命。”

正叹息间，报杖爷来了，林澹然慌忙起身，迎谢道：“小僧受都督再生之德，将何酬答！”杜成治道：“此乃住持大福，天假其便，得脱此难，小侄何功之有，缉捕公人等，已赍假首级、包裹、禅杖回京，止留下书简之类。谅今者关隘防闲已懈，住持可作急打点行程，管取安然至魏。”

林澹然道：“盛情感激不尽，只是外面传扬数月，小僧突然而出，岂不动人耳目？惟恐声张起来，难以前进。”杜成治笑道：“小侄已预备在此了。”令人取出青绢幔成的敞口大帽一顶、纱眼罩一方、青布直身一件、黑油皮靴一双、宪牌一纸、白牌一面、黄绢包袱一个，铺陈弓箭食箱雨具等物，放在面前。杜成治道：“住持可知此意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已会其意，劳杜爷神思，何以为报？”杜成治道：“住持可将此一套穿戴起来，小侄差两个能事虞候帮衬住持，装做打差出使人员模样，一路去决无拦阻。设或有人盘诘，又有小侄宪牌路引为证，放心前去。若至东魏，遇家尊，乞为转达，得赐一信息，更感大恩。”林澹然道：“都督不消叮嘱，小僧决然留意。”说罢，头上戴了大帽，身上穿了直身，脚着油靴，腰缠板带。杜成治看了大喜，道：“住持如此装扮，却意不像和尚了！”两下大笑。

此时筵席已备，杜成治举杯劝酒。盘桓一会，不觉天暮，杜成治分付虞候：“好生服侍林爷前去。”虞候整顿行囊，带定骏马，预在后门伺候。林澹然作别起身，杜成治道：“小侄本宜远送，惟虑外人知觉，有所不敢耳，住持莫

罪。”林澹然再三拜谢，杜成治送出私衙侧门相别。

林澹然出了后门，戴上眼纱上马，连夜起行。马不停蹄，走了二十余里，昏黑难行，就在官亭客馆安歇。五更鸡唱，即忙上马趲路，已过了武律关口，一路并无阻滞。三人行了数日，又到梁州地界，虞候将手指道：“前面即是梁州，乃东魏地方，小人们难以前去。住持爷可于僻处换了衣服，依旧释门打扮，穿过古嵒关，即是东魏了。”林澹然策马走至仓颉墓上，甚是幽僻，树林中下马，除了大帽眼纱，脱下直身油靴，换了僧鞋、僧帽、偏衫，打叠了一个包裹，自己背了，将己外行囊物件，尽数交与两个虞候，乞致意杜爷，作别分路而行，径过梁州。

至次日已到古嵒关口，遥见关门半开，闹丛丛人众报名，盘诘过关。林澹然也混在人丛里报名，管门官道：“我看你这和尚形容古怪，举止异常，莫不是做奸细的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原是东魏人，中年出家，云游天下，随处挂搭。今复回敝山焚修，关主不信，只看俺度牒路引便是。”说罢，打开包裹，取出度牒路引，递与管门官。管门官接过来看时，度牒上写着是本国问月庵披剃，路引上面又有梁魏两国印信，心里方知是有来历的和尚，忙陪笑脸道：“师父，冲撞了，请自行路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小僧是个奸细，怎好过去？”管门官也笑道：“出家人不直得便回话，我这里梁魏交界处，检点来往之人，是这般严紧，休要见罪。”林澹然呵呵大笑，拱手而别，拽开脚步，径入关内。

有诗为证：

才脱火炕，便游清静。

意适心闲，功行圆映。

话说杜成治自送林澹然出门之后，重赏狱官，心下大悦，纵乐饮酒。醉后不谨，染成一疾，寒热大作，忙唤医官进衙诊脉。医官禀是内伤症候，又感冒了风邪，表里受亏，须服发散兼补之药。杜成治一连服了数剂，反觉发起颤来，变成疟疾，暂且在私衙里养病。数日后，送林澹然的虞候回来禀复，林住持已过关至东魏地方了。杜成治心内放下一件大事，觉病体稍宽，正欲出堂理事。忽飞报朝廷差八员武士，两个内官，赍圣旨到来。杜都督明明晓得事情决撒了，心内惊惶，病体举发，无奈勉强扶病出堂，排香案迎接圣旨。中贵官出武帝手诏，高声开读：“皇帝诏曰：忠臣许国，竭志奉公；烈士殉国，赤心报主。但尔武平郡杜都督元帅杜成治，当东南一面之寄，宜克勤天日之诚，不思尽瘁鞠躬，反致欺君罔上。擅纵僧犯林太空脱逃，假斩他头，欺诳朝廷。律有明条，法所不赦。特差内臣传赍，殿前锦衣武士钱程等，速至任所，扭械来京，差三法司严究拟罪施行。特旨。年月日手诏。”

杜成治听读到“欺君罔上”，“扭械来京”，惊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，一时间手足噤颤，口眼喎邪，跌倒堂上，咽喉中不住的痰响。两班将士人从慌忙抬入衙里，急灌汤药，口已不受，牙关紧闭。医官急入看时，脉息沉沉，四肢不举，一时痰壅而绝。合衙老幼悲哭，帐下将士，无不垂泪痛伤。内官与武士商议道：“有恁般异事？莫非是奸计假死？”齐到衙内看验，杜成治果然气绝而亡。

有诗为证：

生在东朝仕在梁，功勋汗马勒旂常。

只因故释林和尚，致使英雄一命亡。

昔贤又有诗叹曰：

匹马纵横宇宙间，将军仗剑镇边关。

知恩欲报身先死，朝里无人莫做官。

这诗单说世间做官的，身任外职，必须朝内有门生故吏，或亲戚相知，荐扬保举，虽胡行乱做，反升美任，富贵荣华；若无人扶持之时，你便一廉似水，爱军惜民，也要旋加贬斥。杜成治若朝里有大汲引，就使再多几个武士来，也不在意。只因他是魏国人氏，梁朝并无亲故，又倚着功高望重，平日间不肯结识朝中宰执。虽有谢仆射，黄正卿这般正人，只好说两句公道话罢了。谁人肯舍着身家保举他？算来祸烈难解，安得不惊？所以说：“朝内无人莫做官”，是实实的话。

闲话且打叠起，再说内官武士等见杜成治死了，都叹息怨恨道：“我等这般福薄，钦差至此，指望一场发迹，谁知空自驱驰，只得素禾还京回旨。这杜都督夫人蒋氏，未有所出，一面安排棺木贮殓，停柩衙内；又请释道诵经超度，伺候圣旨发落搬丧。

却说武士等径回建康，进朝复旨，将杜成治身死情由，备细陈奏。武帝降下圣旨，着枢密院官查按杜成治家产，依律拟缴。左仆射谢举和右仆射牛进、大理寺卿黄相接了旨意，一同会议。谢举道：“杜都督久经汗马，屡立功勋，虽不合私放逃僧，今已身故，理应将功赎罪，何故圣上又欲籍没他家产？”右仆射牛进素与杜成治不睦，因昔年任福州参军时，克减军粮，被杜成治参劾，因此怀恨，今幸成治之死，乘机报仇，便道：“这杜都督擅放逃僧事小，私通东魏事大，况欺君罔上，罪所不赦。今已身死不论，亦当流其妻

拏稽其家产，庶不废了朝廷法度。”谢举道：“论法度，则杜公以私情而忘公义，罪应远戍。然非叛逆不轨之比，何至抄没家产，流徙妻孥，有伤公道？”

大理卿黄相道：“目今朝廷甚缺军饷，据圣意似欲抄没家财，以充国用，虑人议论，故发下旨来，令我等拟议复奏。若从公道论之，杜公虽然私放林僧，依律，伪首诳君，知情故纵者，与犯人同罪，当拟加律。今既身死，罪人不孥。必欲尽法，亦仁政之所不忍。只合查盘仓库钱粮，充为军饷，已外田产之类，留还家裔赡养终身，以见国家待功臣之意。如此则可以济国家之用，而无伤圣主之仁，公道昭矣。愚见如此，乞二位先生大人酌之。”牛进笑道：“如公所谕，却便宜了老杜！”谢举道：“不然，黄老先生之言，情法两尽，依此复奏皇上，谅无他议。”三人议论已定。

次日早朝，将所议之言面奏武帝。武帝降下圣旨，令枢密院选才能官二员，往武平郡查盘杜都督仓库钱粮，尽解来京充饷。这右仆射牛进得了玉旨，即选本院腹心人署丞周乾、院判、文通，密密叮嘱了，率领三十余能事军校，即刻启程，星夜趲发。不一日来到武平郡，本府太守程星马探知，亲出城迎接，并马入城，同入府堂。排下香案，程太守跪听圣旨，院判史文通开读。诏曰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爵禄者，君所以待贤；忠荃者，臣所以报国。有功之士必旌，紊法之奸必治。朝无倖位，律有明条。兹尔武平郡都督杜成治，受赃枉法，卖放逃僧，假首欺君，律应不赦。今已身故，削去原职，追回勅诰外，复查库所有钱粮，尽行解京充饷，呜呼！赏罚明而官箴无玷，功罪当而舆论允谐。旨意到日，主者奉行。钦此。”

宣旨已毕，留入后堂设宴相待。史文通、周乾、程星马同到都督府中，众将士、书吏俱来参见。程太守口传圣旨，要查盘杜府钱粮，解京公用，将士、书吏俱吃一惊。库官、库吏向前禀道：“杜爷一向清廉，库中并无余蓄，乞爷台作主。”周乾笑道：“执掌钱粮，官居都督，怎说库无余积？今奉朝廷圣旨，尽抄入官，岂容虚诳？”库官说：“杜爷委是清官，并无一毫积蓄，纵有积余，即赏有功将士，故此将士皆肯出力。库藏实是空虚。”程星马道：“那库官不须多辩，你只取本府库藏册籍来看，便知分晓。”库官取出文册，当堂揭开，逐一看过，果实不多，共算来，止有五千三百余两钱粮，藏于库中。本府共有五千军士，倒有月余不曾支給请受。史文通、周乾二人看罢，心下懊悔，思量：“杜成治好没见识，官至都督，管辖十三州三十五县钱粮，我只道有几十万堆积，原来也只有这些须。怎地是好？”周乾把眼一瞥，立起身来净手，史文通会意，也出门来。周乾附耳道：“当初牛恩主怎地分付你我来？眼前如此光景，我等怎生回复？”史文通道：“老兄不必心忙，小弟自有措置，不怕牛恩主不欢喜。”二人依旧坐下。史文通道：“程老先生在此，这库内钱粮，是朝廷国课，自宜充饷，不必说得。但圣意要抄没杜公家产入官，亦须交割明白。”程星马道：“圣旨上明明说有盘仓库钱粮，不曾提甚家产，怎好没抄入官？”史文通笑道：“程公与杜都督必是厚交，故此事事遮庇。谅林澹然脱难之时，程公决知消息。”程星马道：“史天使不必多疑，凡事自有公论，库中钱粮，学生照册交割；杜公家产，不敢与闻。”说罢，上马而去。

周乾、史文通大恼，将杜成治家童、干办，尽数拿出，

逼取财物产业，家童你我互相推托，史文通大怒，将一个老干办上起夹棍，逼他招认。老干办受苦不过，只得将杜公财帛，一一呈明。周乾依言誊写，将杜成治家产尽行抄没，却如洗荡一般，并不存留毫忽。

收拾星夜回京，参见牛进，备言其事，献上财物。牛进大喜，带领二人进朝面驾。牛进奏道：“臣等领圣旨籍没杜都督钱粮，今已回京，专候圣旨。”武帝道：“将此银两照册给赏边军。”牛进又道：“枢密院署丞周乾、院判史文通俱有才能，毫无私曲，可差此二臣赍银赏边，决能服众。”武帝准奏，即差周乾、史文通赏边。二人奉旨，径往边地去了。武帝降旨：“吏部郎祝鵬复降为江宁县知县，缉捕刁应祥释放出狱，陈阿保举首得赏，应给赏银一百两。”

祝鵬钦奉圣旨复理县事，差人拘唤陈阿保领赏。这阿保自从地方保领了监听候发落，因这场官司，费用了些银两，反致衣食不敷，换了一个店家做酒。当日被公差拘提至县，祝鵬当面照数给与赏银。陈阿保谢赏，回至店家备办牲礼，烧了利市纸，请店主人和酒坊内弟兄们散福。

夜深酒罢，阿保进卧房内。将门儿拴了，台子上点着一盏灯，盘膝儿坐在床上，腰边裹肚里取出银子，对灯细看，无限欢喜。心下算计要娶浑家，买田产，讨奴仆，办家伙，做衣服。掐指头儿左思右算，不能周备。猛可里恼将起来，骂：“这皇帝老儿恁地可恶，说谎赚人！我若得了三百两到手，岂不件件完成，一时发迹？如今不三不四，难以摆布。”恨了一会，又将银子逐一称过，点头自解道：“也罢，譬如不出首，要十两也不能够的，今有了这一百两雪花官银，不是穷鬼了。且将这银子做起生理来，一年两倍，两年

四倍，四年八倍，数年之中，亦可做财主了。”又思忖把这银子暂托与主人藏顿，犹恐他欺心措赖；欲待带在身畔，行动不便；要埋于土内，又怕有人瞧见，暗中窃去。千思万虑，无计可施，紧紧将银子搂在胸前，闭目静想。

算计了半夜，渐觉精神疲倦，和衣睡倒，忽闻有人叩门，侧耳听时，乃是姐夫巴富声音，慌忙开门迎入。姐夫道：“货已齐备，今日凑着顺风，正好开船过海，数日可到女真。大舅利市，迎有十倍利息。”阿保欢喜，催促起程。同到海口下船，扯起风帆，只听得潺潺水响，舟行如箭。忽地里狂风聚起，大浪滔天，将船掀翻水面。阿保落水，扳着一片船板，游至海边，爬上岸来。树林中闪出一条大汉，手持钺斧，拦住喝：“要买路钱，放你过去！”阿保磕头哀告：“因渡海翻船，身边并无财宝。”那汉持斧劈头砍下。阿保大呼饶命，脱身就走，那汉随后赶来。阿保追得心慌，拼命奔走，失足跌下粪窖内，过头没脑，浸在粪里，蛆虫满身，钻入口鼻。阿保喊叫救命，奈何声哑，极力挣不出声，魔将起来。幸隔房听得，叫他方醒。阿保连声嚷道：“呸，呸，呸！”心头兀自掷掷的跳，惊得一身冷汗，忙将银子扞模，喜得尚在，翻身朝壁再睡。

朦胧合眼去，觉自己挑了一副水桶，往溪边汲水，忽见水底一群鱼游，阿保脱衣跳入水中捉鱼。猛听得掌号声，见上流头一只大官船，船头上摆列旌旗剑戟，金瓜钺斧伞盖之类，桅杆上悬一面黄旗，闪出六个大金字。船两傍站立着戎装将士，那船一面吹打，顺水摇将下来。阿保钻入水底，只听船中一人道：“水下为何有恶气冲天？是何怪物？”船傍军士复道：“是一个凡夫。”仓里叫抓上来。那军士用挠钩

将阿保赤淋淋钩上船头，用索捆了，丢在旗下。阿保偷眼暗觑，仓里虎皮椅上坐着一位官长，修眉红眼，白脸长髯，头戴朝冠，腰横玉带，紫袍象笏，相貌威严，是一王者模样，两傍侍立青袍角带数个官员。陈阿保心下大骇，扯住执旗军士，问道：“是何老爷？”那军士道：“你不见桅竿上旗号么？”阿保道：“我一字不识，乞你说与我知道。”军士道：“俺大王乃水府正法明王是也。”阿保不敢作声。

少顷傍岸，执事前导，次后仪从人等，簇拥那大王进一大衙门。阿保意欲逃遁，被军士拖入二门，吊在左郎檐柱上。阿保抬头四看，正中五间大殿，殿前一带朱红栏杆，栏杆外遍插枪刀旗帜，殿中珠帘半卷，灯烛荧煌。东西两廊，一字儿排列着黄巾方士，前后皆有甬道，四围齐竖木栅，正似总制衙门一般。忽然三通鼓罢，将士齐声吆喝：“大王升殿，喝令拿那恶人过来。”一个赤脸獠牙使者，将阿保倒提入殿，跪于案前。大王道：“这厮恶气甚重，必犯天条。令罚恶判官检查簿籍。”左班青脸判官将簿子逐一看了，复道：“此人姓陈，名阿保，和州人氏，年二十七岁。近因出首林禅师，致于死地；害家长李秀，禁锢大狱，夫妻拆散；妄受赏银一百两。损人利己，犯陷害忠良之条，律应阳世处斩，阴受刀剑地狱之报。”大王又令注生判官：“看这厮原注禄寿何如。”右班白脸判官展开簿子看了，复道：“此人前世业屠，恣行杀戮，宠妻逆母，言清行浊。转生阳世，孤贫愚蠢，艰苦伶仃，寿元四九。”大王道：“论这厮犯此大罪，本定依律断发，姑念无知下愚，减他一等。”举笔离座，判十六字于阿保脸上。

正是：

雨露岂滋无本草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
不知那大王所判何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長老借宿擒怪物

诗曰：

一纸舟书下九天，忽闻司马已归仙。
魂随鹤驾升彤阙，子得麟胎继大贤。
变幻妖狐迷秀士，英雄僧侠救青年。
从兹意气相投合，白石楼前稳坐禅。

话说陈阿保梦入水府正法明王殿中，十分恐怖。明王命判官查看簿籍，阿保罪犯天条，法笔书十六字于其脸上，云：“福善祸淫，神目如电，宝归二春，禄终一炼。”写毕，令判官读与阿保听了，喝教赶出去。那赤脸使者将阿保提起来，隔墙一撩，阿保大叫一声，忽然惊觉。天已大晓，暗详梦中境界，闷闷不乐。起来梳洗，吃了早饭，复将裹肚藏贮银子拴系腰下，径往姐夫巴富家内来。巴富留住吃午饭，阿保把梦里言语细细告诉，巴富心下暗忖：“这狗呆常是调谎，不要理他。”但答道：“朝廷赏银不容易得，是你天大的造化。可作速娶房妻室，做些务实生理，不可浪费了。”阿保应诺。

作别出门，一路闲荡，信步行至玉华观前，见一人引手相招，近前声喏，乃是本观道士杜子虚，与阿保有亲，原是表叔侄之称。杜子虚道：“贤侄许久不面，近闻你大是得彩，愚叔正要来作贺。”阿保道：“惶恐，有什喜可贺？”杖

子虚邀入观中后房饮酒，二人开怀谈笑，渐渐醉了。杜子虚道：“贤侄出首林和尚，得了若干银两，好福气也。”阿保叹气道：“小侄为这桩事，受尽了腌臢闲气，昨日方得赏银入手，又止得三分之一，害得我通宵不睡。”即将夜间之梦，备细又告诉杜子虚。

子虚道：“此是春梦，有何灵应，不必介怀。且与你说正经话，如今升元阁前有一土妓，十分标致，我今作东，送贤侄往彼处一乐何如？”阿保笑道：“尊叔是出家人，怎讲这嫖妓的话？”杜子虚道：“我怎知我们传授，朝廷设立教坊，正为着我等。比如俗家，他自有夫妻取乐，我道士们岂无室家之顾？没处泄火，嫖妓取乐，乃我等分内事，当官讲得的。故和尚唤做光头，道家名为嫖头。”阿保大笑道：“这话儿小侄平素未曾闻得。”杜子虚道：“此话是我道家秘诀，你怎么知道！嫖头二字，有个来历，假如和尚光着头去嫖，被鸨儿识破，连了光棍手，打诈得头扁方住手。我们道家去嫖，任从妆饰，头上带一顶儒巾，就是相公；换了一个大帽，即称员外，谁敢拦阻，故叫做嫖头。又有一个别号，和尚加了二字，叫做‘色中饿鬼’，道士添上二字，名为‘花里魔王’。”阿保道：“‘色中饿鬼’是诨和尚无妻，见了女人如饿鬼一般。道家‘花里魔王’，这是怎地讲？”杜子虚道：“我等道士看经打醮，辛苦了一昼夜，不过赚得三五钱衬仪，若去嫖耍，不够一宿，故竭力奉承那妓者。年壮的精元充足，力量可以通宵；年老的根本空虚，须服那固元丹、暇须丸、涩精散、百战膏，助壮元阴，鏖战不泄。因此妓女们见了我家道士，个个魂销，人人胆怯，称为‘花里魔王’。”

阿保道：“据老叔所言，做和尚不如做道士。但道士贫富不同，富足的方有钱嫖耍，贫苦的那话儿怎生发泄？”杜子虚呵呵笑道：“俺们穷的道士，另开一条后路，不怕你笑话，我当初进观时，年方一十二岁，先师爱如珍宝，与我同榻而睡。一日先师醉了，将我搂定亲嘴，干起后庭花来，怎当这老杀才玉茎雄伟，我一时啼哭，先师忙解道：‘这是我道教源流，代代相传的，若要出家做道士，纵使钻入地裂中去，也是避不过的。’太上老君是我道家之祖，在母腹七十余年，方得降生。这老头儿金皮铁骨，精炁充满，善于采阴补阳，百战百胜。后过函谷关，见关吏尹喜丰姿可爱，与之留恋，传他方术修练，竟成白日飞升。凡道家和妇人交媾为伏阴，与童子淫狎为朝阳，实系老祖留传到今，人人如此，愚叔只得忍受。这唤做道教旁门。富足的径进正门，不入旁门了。”

阿保听了这话，引动心猿意马，笑道：“小侄已醉了，天色又晚了，适才老叔所言的妙人，乘此时去看一看何如？”杜子虚道：“相陪同往，但贤侄这般装束，不是那嫖客的行径，待多打点嫖具，方好去得。”道士头上戴一顶撮顶罗巾，身穿一领霞色潞细道袍，陈阿保头戴大帽子，身穿桔绿绉丝旋褶，一样换了鞋袜，令道童阿巧带了拜匣，同出观外，取路往升元阁来。一路分付阿巧道：“汝到彼处，不可露出道士脚色，称我为相公，陈大叔为大官儿。凡事要帮衬。”阿巧领诺。

到了升元阁前，转入小巷，进了一座墙门，趲过竹屏，方是妓馆，门前挂着斑竹帘儿。二人进客座内坐了，咳嗽未毕，屏风后转出一人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撮低眉尖帽，身绷狭领小衫。酒肴买办捷无边，烧火掇汤最惯。嫖客呼名高应，指头遮口轻言。夜阑席罢洗残盘，龟缩行中好汉。

那汤保站在街下，问：“二位爷从何处来？”巧儿道：“我家大相公和大官儿，特来拜你家姐姐，怎不出来迎接？”保儿慌忙磕头。陈阿保也要跪下答礼，杜子虚忙把手扯住，道：“生受你了，姐姐可在家么？”保儿道：“姑姐昨晚接了一位山东毡货客人，蒿恼得不耐烦，方才出门去了，故此贪睡未起。”阿保拍手笑道：“这又是个‘花里魔王’了，不显你道家手段。”阿巧连忙丢眼色，方才住口。杜子虚道：“姐姐青春多少，排行尊字，精何技艺？”保儿道：“姑姐新年二十二岁，行居第一，小名媚春，琴棋书画，无有不通，村夫俗子，等闲不得一见。”杜子虚道：“久闻大名，特来相访，烦你转言求见。”

保儿进去不多时，媚春出来，果然生得风流窈窕，如弱柳临风。叙礼逊坐毕，杜子虚道：“久仰大雅，梦怀渴想，今睹芳容，夙缘有幸！”媚春道：“承过受了，请问相公高姓尊字，何处下帷？”杜子虚道：“小道姓杜，贱字伯实，敝馆寓玉华观中。”媚春笑道：“相公儒者，怎称为小道。杜子虚改口道：“小弟久在观中，最爱的是黄庭道德诸经，朝夕讲诵，深得道家旨趣，久奉三清，故此儒名道行，所谓有道之士是也。”媚春道：“相公既读孔孟之书，宜尊圣贤之教。那道士们，极其势力的，口诵黄庭，心如黑炭，相公轻儒习道。是充美玉而抱顽石矣。取笑。”杜子虚道：“从来三教一家，这也无妨，况近来儒者，俱尚子书，小弟亦趋时而已。”媚春又问：“员外高姓尊字？”阿保道：“小字姓

陈名阿。”杜子虚忙将脚踢，阿保就住了口。媚春道：“陈员外尊讳是哪一个阿字！”杜子虚接口道：“表侄贱名为约，因他久在江南生理，习成乡语，约字读为阿字。此乃是乡音闭口字眼。别号保之。”

媚春口虽应答，暗中将二人品格已自估定。杜子虚令阿巧开拜匣，拿一封银子，交与保儿整办东道。媚春取过棋枰，和子虚对局，阿保看了半晌，不解其意，斜倚桌儿睡着了，顷刻间，酒席已备，巧儿将阿保推醒，一同上楼，分宾主坐下。酒过数巡，杜子虚举杯敬酒，要媚春唱曲。媚春轻啭莺喉，渐敲檀板，唱一出北调《江儿水》：

琼宫玉府，却离子琼宫玉府，新翻风月谱，你可也辨着青州从事，紫诰真符，改衣装来混取。翠馆莫冠笏，戏楼不用呼，俺自有拳师驱魔。汤氏当炉，甚酸甜堪救苦。你是绣衣士夫，好一个绣衣士夫，正配着这缸边吏部，又何须踏魁罡做了挈壶？

二人不知是嘲他的话，鼓掌喝彩。媚春敬了酒，另取一壶一菜，与巧儿楼下去吃。三人复猜枚掷色，吃了一回，媚春奉酒要杜子虚口谈一令。杜子虚道：“小弟是东道主，贤姐是客，岂敢占先？”媚春道：“如此小妹僭妄了，要欲语一句，六个字，暗合席上三人之意。”饮酒毕，说令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。”传杯与阿保。阿保仰天思想，猛然喜道：“有了！”忙忙吃酒，呷得太急，将酒反呛出来，喷了一桌，呛得泪滚涕流。杜子虚掩口大笑，媚春一面拭桌，一面斟酒另敬阿保，阿保饮毕，说令道：“一壶两卖。”媚春道：“一共两，虽合成三，但少了两个字，罚两大杯！”当杜子虚说令了，杜子虚饮罢道：“一上香，二上香，此是六个字。”

媚春道：“虽然六字，此是烧纸的祝文，又非成语。”敬一大碗。

杜子虚罚酒毕，媚春敬杜子虚行令。杜子虚道：“如此而行觉俗之哉，数色而行美焉乎也。”乃掷色数点，又该媚春行起。阿保道：“久闻大姐精通文墨，见教个把斯文令儿更妙。”杜子虚敲桌道：“有理之。”媚春道：“承命，我就讲一句书，便诗也好，要一个‘天’字，不拘先后，止许五言，增减一字者，受罚大杯。我讲起：‘天地之大也。’”杜子虚便道：“太乙救苦天。”媚春笑道：“此句非诗又非书，又无成说，请敬大杯。”杜子虚争道：“小弟是《雷经》上的‘太乙救苦天尊。’”媚春道：“怎么落了‘尊’字？”杖子虚道：“说出‘尊’字来便是增一字了。”媚春道：“令不中式，况多一字，共罚二碗。”

阿保笑道：“老叔空称饱学，诗书上‘天’字有十万八千，怎讲到《雷经》上去？”杜子虚道：“因此受罚了，该贤侄讲令，请，请。”阿保道：“小侄的是一句诗，”讲道：“味淡须添曲。”杜子虚啧啧称羨道：“妙，妙！好一个‘味淡须添曲’，斯而文，中式中式。”媚春道：“帮衬的先罚一大觥。请问陈兄，此诗出于何典？‘添’字又不是这‘天’字，罚一大碗。”阿保忙道：“且住。你不知这诗，是我敝馆中一个有意思的朋友撰的，非同小可。”媚春道：“员外目今还读书哩？”阿保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少年时之话也。”媚春道：“也罢，诵得全章出，免罚一半。阿保道：“此诗何曾离口？一字不忘，我且念与你听：‘仪狄访同袍，麻姑引手招。配成三昧火，酿就五香醪。传下神仙术，吾侪救腹枵。木瓢常盖脸，绡裙每垂腰。香处夸琼液，酸来恨祸苗。

焚薪须半燎，钻灶鬓先焦。味淡须添曲，浆甜灰更调。箴箴恒窃米，窄袋可藏糟。试酒频频醉，偷钱暗暗嫖。做了棉花客，沿街骂饿殍。历数知音者，谁人有下梢。’媚春听罢大笑道：“诗句绝佳，添字更妙，免罚兄酒吧。”阿保道：“何如尽去得？”媚春道：“这番该陈兄行令了。”阿保摇手道：“小子从来立誓不做令尊，敢烦姐姐代行吧。”媚春辞道：“焉有此理？一人僭行三令，是强客压主了。”杜子虚道：“令无三不行，还求见教。”媚春只得行起，道：“如今取一句诗，要一‘洞’字，不中式者罚一壶。我讲的是：‘洞口桃花也笑人’。”

杜子虚侧首思量了半晌，道：“有一句在此，但是曲子，可用得么？”媚春道：“酒后将就准了。”杜子虚道：“‘洞口涩难攻’。”媚春道：“小妹耳中，未曾闻有此曲。”杜子虚道：“岂是杜造？我还你个出处：昔日同房一友往构栏中行过，见一垂发女子，万分美貌，特意去梳拢她。数日后回馆，编成个曲儿赠那女子。小弟窃见了，谨记在心，每逢闲暇，唱一唱儿却也有趣。”媚春道：“你唱与我听，若果妙，只罚半壶。”杜子虚打扫喉嚨，举筋作板，唱一曲《黄莺儿》：“洞口涩难攻，伏将军津唾功。一枪戳透相思缝，情和意融，灵犀暗通。金莲高举，深深送，兴何浓。浑身畅快，一阵热泉冲。”媚春道：“音典两绝，但中有讥消之意，到底还敬半壶。”杜子虚不辞，一饮而尽。

媚春打板，催阿保说令。阿保已酩酊大醉，斜着眼道：“你讲的是什么令？”媚春道：“要一个‘洞’字。”阿保摇头道：“动不得，动不得。”杜子虚道：“你这般梗令，岂不是个洞蛮？”揪住耳朵灌酒，阿保把身一仰，望后便倒，豁

刺地跌了一跤，口里骨都吐出酒来，吐了一地。杜子虚埋怨道：“少年人不老成，这等发颠，成何体统？”即起身作别下楼，不期一脚跨个空，翻筋斗倒撞下去。媚春执灯，令保儿扶起，嘴唇都跌破了，血流不止。保儿笑道：“这正是老成有何体统的相公！”媚春暗笑不已。杜子虚发怒，要打保儿，巧儿见了，忙点灯搀了道士回观去了。

媚春复身上楼，陈阿保已自斃于地下。媚春举手相扶，忽见腰下露出银子来，吃了一惊，暗想：这人的口谈，是个酒生无疑，身边银两从何而得？”心中疑虑，发付保儿收拾，先睡楼上，停灯伺候。直交五鼓，阿保方醒，媚春搀扶上床，脱衣同寝，着意温存。云雨才毕，阿保又复睡去。媚春有事关心，竟不合眼，捱至黎明，先起来筹画此事。忽保儿来说：“韩大官人来望姐姐。”媚春俏出客座相见。原来就是韩回春，自从李秀分了银两，跳出赌场，囤人烟花寨，分拨水钱，放债取利，因与媚春相交情密，当早路便，进来一望。

媚春邀入轩里吃茶，媚春道：“小妹有一事，正要与大哥计议，来得却好。”韩回春道：“有什么事计较？”媚春道：“昨晚有二客来我家，一个是道士，一个是酒生。那道士饮酒，至更深去了，留这酒生在此。岂料这厮身边藏着一裹肚银子，我看起来，约有百余两，决是歹人偷盗来的。日后倘露出事来，牵累我吃官司怎了？”韩回春道：“有我在此，怕他怎地。此人今在何处？”媚春道：“睡着未醒。”

韩回春悄悄上楼，仔细看了，一时间两眼直视，跳下扶梯，奔入厨房，拿了一把厨刀，飞身出来。媚春见这般凶势，谅非好意，一手扯住衣袖，拖出轩外，道：“大哥，这

却使不得，须带累我。”韩回春道：“待我杀了这厮，再与你讲知端的。”媚春慌了，哀告道：“我的亲老子，害杀我也！”抵死拖住不放。韩回春道：“你不知，这杀材是李秀店中酒生陈阿保，因贪官赏，出首林住持，害彼乘夜而逃，存亡未保，又累李大哥监禁在狱。我几番要开除了这厮，无处下手，今日狭路相逢，岂可轻放？待我砍这厮驴头，替恩人报仇，然后自行出首，便偿他命，亦所甘心！决不累你。”媚春道：“好痴汉子！人命关天，岂同儿戏？你为恩人雪恨，杀他抵命，虽是丈夫气概，少不得貽累我吃官司，好没分晓！凡事要虑始虑终，方才行得，岂可如此躁暴？”韩回春踌躇一会，点头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我所不辞，但貽累于你，心中不忍。然事已至此，放之亦难，与你怎生作个商量。”媚春附耳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足可雪恨。”韩回春甚喜，掷刀去了。媚春暗与保儿照会。

少顷陈阿保醒来，移桌傍床罗列肴馔，对坐饮酒。正饮间，忽有人扣门，媚春停杯下楼，不移时复上楼来，满斟热酒，殷勤相劝。阿保一连吃了五七杯，推辞不饮了，正欲举箸吃饭，一霎时头晕眼花跌倒床上。原来媚春令韩回春买了蒙汗药，藏于酒内，把阿保麻翻，昏迷不醒。媚春解下他腰间银子，收拾细软衣饰，先上轿去了，其余粗重家伙，尽皆弃下。随后韩回春与保儿反闭大门，径往韩回春家里，和媚春将银子两下均分，另取三两散碎的赏与汤保，乘夜雇船渡江，往和州而去。

再说陈阿保被药迷倒，至次日午后方才苏醒，甚觉口中烦渴，呼唤茶汤，并无一人答应，腰边摸时，裹肚也不见了。急忙奔下楼来，方见灶下无烟，神前缺火，媚春、汤保

等皆不知何处去了。阿保心知被赚，捶胸大哭，一脚踢下大门，喊叫：“贼妇盗银逃遁，地方快来救应！”奈此处是一条冷巷，四围空地高墙，又无人家，那得人来劝解。阿保独自叫了一回，猛然醒道：“这事分明是杜道士害我，且去和他讲理！”鬍头跳足，气哼哼走入玉华观里来，见了杜子虚，一手扭住，喊屈连天。众道士围将拢来，问其缘故。陈阿保将同嫖失银之事，哭诉一番。隔房一个殷道士最有识见，怕到官坏了本观体面，将阿保劝进本房，宽解道：“虽然杜伯实不合同你去嫖，兄亦欠了主张，岂有带百余两银子，至衙衙中作耍的道理？那妓女们心肠，比强盗又狠三分，见财起意，用药迷人，窃银逃遁，这是常事，兄也有一半的不是，假使当官追究起来，令表叔只须求谢仆射老爷指头阔一条纸儿，送与执行官，天大的事也就罢了。你那时叫做失贼遭官，重受其害。不如在小房消停数日，待我劝令叔出几两银子，暗嘱能干积年缉捕人役，查访娼妇去向。若有了消息。这一百两银子稳取还你，不须愁烦涉讼。”

陈阿保听了，也不答应，却如木雕泥塑，呆呆地坐着不动，一日茶汤并不入口。傍晚殷道士整酒相待，阿保只是不饮，滚倒床上睡了。众道士叫声惭愧，各自散去。独阿保睡不着，暗恨命薄至此，不能消受。待要与杜子虚结扭到官，又虑势不相敌；待要寻娼妇下落，并无一些踪影可问，只索拼此一命对付这道士罢了。呜呜咽咽的，哭到三更，解下束腰带悬梁自缢。次早殷道士进房，只见陈阿保悬于梁上，急急放下，已气绝无救，呜呼哀哉死了。

殷道士将门锁上，径奔杜子虚房中报知，杜道士惊惶无措，忙求解救之策。殷道士问：“陈阿保有什嫡族至亲否？”

杜子虚道：“他止有姐夫巴富，别无至亲瓜葛。”殷道士欢喜道：“只消恁般如此，必然瓦解。”一面令杜子虚去寻巴富，一面暗中打点衣棺伺候。

不多时巴富来到，殷道士满面春风，迎入三清殿后侧轩内，盛设酒肴款待。酒至半酣，殷道士方说出陈阿保身死之故。巴富惊讶流泪道：“有此不测之事，何不早言？显见得谋财害命是实了。”殷道士笑道：“休恁般说，银子偷去了，或能再来，死者不能复活。明人不须细讲，今日之事，并无欺盖，一则一，二则二，守与战，任凭尊裁。”巴富道：“有何见谕，亦求明说。”殷道士袖中取出六锭白银，指着道：“这是三十两银子在此，实是我等所出，足下若肯海涵，不到官告理，奉引为谢。不然，真只还真，假只还假，留此银子衙门使用，不到得问了杜伯实的死罪。两下准备打官司便了。”自古财动人心，巴富见了这六锭大银，心就软了半，笑道：“据公所言，似非谋害，但是一条人命，岂止于三数而已？杜老丈又系至亲在上，不敢较论，乞添至五数就罢了。殷道士道：“定剑赠与烈士，便添十两，不与了别人，再有他说？”两下和议定了，殷道士方开锁进房。

巴富问：“阿保可有夜声啼哭？”忽抬头见门傍上有一个小匾，写着“一炼居”三字，巴富收泪叹息，道：“天定之数，不可逃也！”告诉：“阿保梦中，大王批十六字于脸上，福善祸淫四名。适才闻那妓女名为媚春，今观仙居名一炼，正应着‘宝归二春，禄终一炼。’大数前定，禄命难逃，不必必了。”巴富还不知韩回春同谋，故为二春的话。当日收殓尸首殡葬，延僧超度毕，殷、杜二人送那四十两银子上门相谢，两下欢天喜地而散。街坊上人闻陈阿保身死，

个个讲说没福承受赏银，出首好人的看样。

有诗为证：

朴嫩穷檐压酒徒，横心愿外获青蚨。

烟花巧计猛于虎，财尽囊空一命无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杜都督夫人蒋氏，因朝廷籍没家财，和冯桂姐抱头痛哭，夫人晕绝数次救醒，桂姐道：“老爷不合放了林长老，害却性命，又抄没了家产，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”蒋氏哭道：“死生由命，成败在天，不必怨他，只索苦守罢了。”程刺史回府，一路心下不平，差公人到都督府打听，已知抄没情由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朝廷好没分晓！用这班狼心狗肺之徒，残害忠良，眼见得国家将亡了。”闷闷不乐。于是，择日买地将杜都督棺木安葬已毕，时常差人馈送些礼物周济，杜夫人一家，赖以度日，但二人形影相吊，凄凉万状。自古道：“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”自杜成治死后，亲戚故旧渐次疏了，家童奴仆尽皆散了。

昔贤观至此，有《行路难》古风一篇叹道：

金扈九酝斗十千，玉盘三品轻万钱，投杯推案不复御，吞声踟躅宾筵前。人生运命本在天，贱贫富贵总适然。雨云何事易翻手，自古谁人能独久？九华一彩族黻帷，便持红颜欲长守。青霜一旦委天衢，桃李纷纷今在否？君不见，昔日柏梁铜雀台，豪雄汉魏争崔嵬，梁倾雀堕复平地，黄昏白日飞尘埃。

又有古风一首劝世云：

炎凉态，君莫讶。春深草木俱献妍，秋残枝叶皆凋谢，天道一似趋势利，达人勿将冷暖诧。廷尉属张吏部何。宾客门前日觉多。一朝罢官居寂寞，车马不来鸟鹊

过。只有明月超世情，不照绮筵照绿莎。绮筵有银烛，蓬户御隙光，劝君勿作锦上花，渴时一滴等沧浪。

光阴迅速，顷刻过了月余，冯桂姐觉容颜清减，精神恍惚，终日思睡，每作呕吐。蒋夫人急请医人调治，医士诊脉，称赞是喜。蒋氏欢喜道：“老爷在时，每为无子不乐，幸得桂姐遗腹作喜，皇天有眼，可怜见杜门不该绝嗣，倘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了都督为人一世。”及至临月，又不见动静，夫人心下忧疑不决，日日愁烦。直待到十七个月，乃是太清元年，二月初七日亥时，方才产下一个男儿，生得面方耳大，目秀眉清。此夜红光绕室，异香不散。夫人心下大喜，弥月之后，取名叫作过儿。夫人抚惜他，胜似亲生，不提。按下一头。

且说林澹然自赚出关门之后，回到东魏，举目见民物如故，风景依然，心下感叹不已。一路晓行夜住，随缘超化，不比在梁地惊惶，这一回安心走路，但是心中计念杜都督，不知回复武帝事体若何。一连行了数日，却好来到河东府广宁县地界。当日看看天色晚了，登至石楼山下，前后打一看，并无客馆饭店；况值微微雨下，路滑难行，一步步捱着，寻个人家借宿。走了数箭之地，远远见竹林中闪出些灯光来，林澹然近前看时，却是一个庄院。但见：

一周遭矮矮粉墙，三五透低低精舍，后面有蒙蒙茸茸，柳岸横连芳草径；前头见苍苍翠翠，竹屏相傍小柴扉。几弯流水，滔滔不竭绕围墙，一带石桥，坦坦平铺通侧路。篱边露出骄骄媚媚野花开，户内忽闻咕咕 啐龙犬吠。房廊不大，制度得委曲清幽；空地尽多，种植的桃梅李杏。果然浑无俗土气，唯有读书声。

林澹然放下包裹，上前扣门，柴扉开处，走出一个童子来，问道：“谁人在此扣门？”林澹然稽首道：“弟子是云游僧，错过宿头，大胆欲借宝庄暂宿一宵，未知容否？”童子道：“我这里是读书之所，房牖窄狭，不敢相留。师父别处去吧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今晚天雨难行，如贵庄不能相容。就借檐下捱过一宵，明早即便去了。”童子摇头不允。

正说话间。屏风后转出一老者来，生得苍颜古貌，须发皓然，手扶竹杖，问道：“何人在此说话？”童子未及回答，林澹然向前深深稽首，道：“老衲是云游僧家，要往太原进香，打从贵地经过。因贪走路程，错过了客馆，暂借贵庄歇宿一宵。盛使不容，在此闲话，老丈休怪！”那老者笑道：“师父何出此言？出家人着处为家，暂宿一宵有何不可。”书童咽喉道：“游方和尚，做强盗的极多，太公不可留他。”老者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遂留林澹然进侧厅内坐下。茶罢，老者道：“适间小奴不知事体，出言唐突，老师莫罪。”林澹然合掌道：“山僧扰扰。心下不安，焉敢见怪？请问老丈高姓尊号？”老者道：“村老姓张，贱字完藻。请问吾师高姓，贵乡何处？”林澹然一一答应。张老命安排晚饭，相待毕，命书童执灯，送到厢房内歇息。

次日，林澹然起来，立欲谢别。书童又送出茶汤来，少顷又请到厅上吃斋，太公出来相陪。林澹然起身拜谢欲行，张太公道：“师你慢行，老朽观师父是一位有道行的高僧，意欲屈留尊驾，盘桓数日，请教禅礼，万勿推却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感蒙老丈萍水相逢，如此厚受，岂敢推托？但是无故搅扰檀府，于理不当。”太公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只是有慢，休怪。”自此留林澹然一连住了三日。太公朝夕

相陪，或谈佛法，或讲坐功，相待甚是殷勤。

林澹然每于静夜打坐时，听得西首轩子里叫疼叫痛，呻吟之声不绝，心中疑惑，又不好相问。当日正和太公午后闲话，只见书童搀着一个黄瘦后生，从侧轩步出草厅上来。林澹然看那后生，年可二旬，生得容颜清丽，气宇不凡，只是身无血气，病势恹恹，头上包着一个皂给包头，身上穿一领白绫绵袄，白绢裙拴着腰，手扶了书童肩膊走出来。林澹然起身问讯，太公扯住道：“老师，不敢劳动，小儿病躯，不能见礼。”二人拱手，太公道：“太郎且睡睡将息，为何又出来闲走？”后生道：“我的心烦体倦，睡着转觉难捱，暂且闲步消遣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好一位郎君，为何患病，如此狼狽？急急医治方好。”太公垂泪道：“老朽年过六旬，止有这一子，名为张找，生平朴实温雅，颇肯读书，有志上进，未定妻室，尚未毕姻。寒舍在城中居住，那日节届中秋，小儿在书室，夜间玩月，因触景吟诗一首道：

银汉冰轮满，娟娟万里辉。

姮娥如有意，引我上云梯。

朗吟数遍。贪看月色，至夜静欲睡，倏见一女子推门而入，生得千娇百媚，年方二八。貌赛西施，对小儿道：“郎君独自寂寥，妾乃姮娥，引君上云梯去也。”小儿年幼不能定情，与之缱绻。朝去暮来，约有两月，不期容颜瘦减，举止异常，老朽再三究问，方知端的，因此心慌，谅是妖魅所迷，打发在此小庄避之。不想那女子复来缠扰，镇夜如醉如痴，半迷半醒。这几日身子越觉沉重，多是不久于人世了，老朽不舍，特出城来伴他。连日因心绪不宁，屈留尊驾，闲谈排遣。”说罢流泪不止。

林澹然听说，不觉伤感，答道：“这一位好公子，怎忍被妖邪所迷？老丈何不请术士遣他一遣？”太公道：“前者在城之时，何日不烧符念咒遣送，并没一些灵验，无法可处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山僧从来不信邪祟，今闻老丈所言，世间亦有此辈妖魅乎？老丈不必愁烦，这妖孽小僧定要结果了他，救大郎性命，方显区区手段。”太公拱手道：“若得老师法力救命，感恩非浅，但这妖怪亦有神通，急忙里怕收他不得，反遭其害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不妨，临时自有妙用。”太公口虽称谢，心中还疑惑不定。

当晚林澹然向太公取利剑一口，铜铃数个，令扶大郎别室安寝，分付合庄童仆，不可大惊小怪，暗暗藏灯伺候，只听房中铃响，便可进房来看。太公听说，一一措办了，自和几个家童各执器械等候，命书童掌灯引林澹然进大郎房里来。澹然到房里挂了铜铃，床间藏了利剑，停灯几上，掩门和衣在床假寐，放下帐幔，暗暗念佛。等至夜静，不见响动，心里想道：“莫非这怪物通灵，预知俺在此，不敢来了？”

渐交三更时分，正当万籁无声，忽然起一阵冷风，逼得透骨生寒。风过处，呀的一声门响，一个女子袅袅娜娜走入房来。林澹然隔帐看时，那女子如何？但见：

丰姿绝世，艳质怜人，浑如腻粉妆成，宛似羊脂琢就。凤眼朦胧，勾引人魂无定；蛾眉淡扫，巧传心事多般。轻盈态度，低头微哂有余情；娜袅腰肢，叉手抱来无一捻。津津檀口，相傍处私语生香；脉脉春心，偷送时娇羞婉转。声音细嫩，分明似金笼里学语雏鹦；性格聪明，合当做绣榜上风流女史。便是画工须束手，纵令

巧笔也难描。

这女子熄了灯，款款走近床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可意的哥，你今夜为何不待我先睡了？”双手掀开帐幔，来摸林澹然身上，道：“怎地不脱衣裳，和衣而睡？”林澹然只不做声。那怪又道：“亲哥，我和你同心合意，似漆如胶，并不曾有半点儿差池，你为何今日有不瞅不睬之意？莫非是怪我今夜来得迟了些个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解衣，摸上床来，将身子逼着林澹然，伸手来替林澹然解衣带。林澹然将手摸着那女人左手，就如春笋一般，纤纤指甲，滑润如脂。那怪笑道：“我也道亲哥决不嗔我。”又将手来摸林澹然胯下。林澹然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休得无礼！”即将那怪左手中指，喀的一声掐断了，一手紧紧捺住，一手摇动铜铃。那怪挣扎不得。

门外人听得铃响，一同持灯执棍，呐喊奔进房里来，近床看时，那怪却现了本相，是一个玉面狐狸，生得毛光爪利，两眼灼灼有光。众人大惊。看官，你道这狐狸精，既能迷人，必会变化，为何被林澹然拿住逃遁不得？原来这狐狸属阴，感受月华，积累成精，每遇月夜戴死人骷髅拜月，则能变化为人，雄者变男，雌者变女，全凭前爪捧头化形脱体。当夜却被林长老掐断了中指，一来十指连心，负着疼，急忙里捧不得头；二来心慌胆落，当不得林澹然力大如山，威风凛凛，用力捺住，故此逃遁不去。

此时林澹然令人将灯向前，用左手将狐狸提起来，右手仗剑，喝道：“你这孽畜，不知迷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！碎尸万段，不足以偿其恶。”说罢，正欲砍下。那狐狸双爪捧住宝剑的柄儿，口吐人言，哀求道：“老爷饶命！小畜虽犯淫

条，合当斩首。但有一桩大事，未曾完得，负真人付托之重，虽死亦不瞑目。”林澹然听了“真人”二字，便收住剑，将剑尖儿指着狐狸，笑道：“孽畜害人，万死犹迟，有何大事未完，负谁人之托，编这般巧言骗俺，指望逃生？俺断不是屈杀你也。”

狐狸垂泪道：“小畜受生以来，寿延五百余年了，朝暮吐纳修炼，不是一日功夫，到得这变化地位。老爷听我细诉衷曲，且莫动手：三十年前，在本地独峰山五花洞里藏身，洞前有块大青石，光润洁净，每常在上跳耍。至夜间，石上便有三道金光，从中冲起。小畜谅下边有宝，欲击碎来看，将石击至千下，不损分毫，惊骇不敢再动。后来山前土地庙里，来了一个年少的全真，小畜不合化为女子，夜去调戏，欲采他真阳修炼铅汞。那全真毫不拒却，留我吃酒，谈笑至更深，小畜正欲近身迷谗，被那全真将手一指，小畜便露出原身，无处逃躲。全真对我道：‘汝亦是成气之物了，我岂害汝？不必惊惶，我有一事托汝，汝须牢记。’小畜叩头问故，全真道：‘我有书一封与你藏着，等我一个道友来，即当付与他。’小畜问道友是谁，全真道：‘是一位释门中人，姓林，法名太空，号澹然，生得魁梧磊落，见时切切不可有误！’就替小畜摩顶受戒，勅我不许乱性迷人，异日再来超度。说罢，化一道清风而去，原来是一位仙人。小畜整整待了三十年，不见有什么林长老相遇，不觉旧性复萌，又做出这般行径，撞在爷爷手里。小畜破戒迷人，一死不辞，可惜误却真人重托，不曾会得林长老，送得书也。”

林澹然和太公等听了，甚是骇然。太公便道：“这位长老正是澹然林爷。”狐狸方敢抬头一看，失惊道：“呵呀！

今日方遇得爷爷，万幸，万幸！”林澹然释剑放手，道：“那封书可在何处？”狐狸道：“神仙所托，紧紧藏在身旁，不敢少离。就于胯下小袋中取出来，献上林澹然。澹然接过来看时，一个小小封儿，封筒上写着“褚真人传示”。拆开看里面什么话时，却是一幅笺纸，写着八句诗道：

混沌生伊我，同修大道身。

无羁登昊阙，有欲谪凡尘。

历尽风波险，迁归情净真。

天书藏璞石，入手可凌云。

后又有符一道，下注云：“依此符样，画于五花洞石上，将左手叩石三下，此石即开，天书可得。”林澹然看罢，心中暗暗称奇。

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毕竟林澹然果得天书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